

聯俄別倫、別爾生等遺稿
盾
譯



回憶 簡書 識難



著等生爾別·倫別·歐陽

譯 盾 茅

行印社版出藝部

目次

我的回憶	……	牆威·別倫·別爾生	……	一
游美雜記	……	波蘭·顯克微支	……	一五
英吉利斷片	……	德國·海涅	……	二七
集外書簡	……	腦威·易卜生	……	三七
「蜜蜂的發怒」及其他	……	比利時·M·梅德林克	……	五三
憶契訶夫	……	俄國·蒲窩	……	七七
擬情書	……	羅馬·渥維德	……	八九

我的回憶

腦威 別倫·別爾生著

〔別倫·別爾生是腦威作家別瑟尼·別爾生 (Bjornstjerne Bjornson) 的兒子。別倫也是一位作家，在他本國，也頗有名。一九二二年尾，腦威正有一運動，要把老別爾生的住宅歸公家收買，作為紀念偉大的自由主義者作家老別爾生的「國家圖書館」；這當兒，別倫·別爾生發表了他的回憶錄「我的幼年生活」(Mit Livs Historier: Fra Barndommens Dage)。這本書寫了老別爾生的生活以及交遊，比任何其他同類的書都要親切些。〕

〔這裏譯出的一段記述了當年自由主義的老別爾生如何被他的同國人視為洪水猛獸。這和一九二二年頃的紀念「圖書館」運動對看起來，是非常有味。別倫·別爾生此書尚無英文全譯，但有片段的英譯，此處一段據一九二三年三月三日美國 "Living Age" 所載英譯轉譯。〕

父親買了住宅洛根 (Loken)，我們很得意。這屋子位於大園子的中間。前面右方就是那海灣。有一個公共浴室，看相極不討人喜歡。上面，山頂頭，有育爾勤·赫夫帝 (Jorgen Hefve) 的別墅，外觀是很不差的，但是我們永遠不會見過那邊有一扇窗開開來，而且那大門也老是關得緊緊的。不會見過那邊有人影兒。在我那時的想像中，這別墅就代表了克立斯坦尼亞 (Christiana)。我們那時跟克立斯坦尼亞沒有關係——換句話說，克立斯坦尼亞是和我们作對的！(一)

(一) 克立斯提尼亞是腦威都城，那時腦威人正把老別爾生看作洪水猛獸。

我們的住宅簡直可說是一座茅屋。下面有一間大的廚房，有白粉的牆，長春藤爬到了牆頂。一切是惹歡喜的，明爽的，我們孩子們可以任心趁意跑出來跑進。房屋四周，散散落落有些老樹，牠們原是野生的，各就風向和陽光的便利而選定了位置；園子也是不加人工而自然繁茂。有很多的蘋果以及別的好蔬菜，可是我們和我們的小伴們佔了口福時，母親的廚房也要受到影響的。

那時候的日子多麼有趣！這是個廣闊自由的世界；我們把那高籬笆的後面算作阿美利加，朝東去，我們算作俄羅斯，而在那土角下面的地段，我們夢見了夏日炎炎的南方。想起那時候的日子來，我只覺得光明，只覺得快樂。我們這住宅落根是美麗的童話世界。而且恰在這童話生活過到熱鬧時，我們連童話大王本人也達到了。（二）有一天夜裏，大風雨拔起了一棵很老的樹。這樹剛剛橫躺在庭前草地上。那些綠的樹葉子垂頭喪氣地多麼可憐！那老樹是亨斯·克里斯丁·安德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把我的弟弟抱在他懷裏，把我安置在他膝頭。他對我們說，誰知道這棵老樹的故事呢。沒有人知道。於是安德生就講給我們聽，聽下的青草見這棵死樹有怎樣的感想；他又講到天上的雲，特別是那些烏，望着那死了的老樹怎麼感傷。

亨斯·克里斯丁·安德生把園子裏的一切都講到了，講得很多。現在我還覺得他好像就在我面前——好像看見了他那個大頭，他那肩膀，跟他的長長的身材怪不勻稱似的。還有他的嘴巴，多麼會講，多麼會裝腔。我特別忘不了他那神妙的微笑，和他那眼睛裏的閃光，當他把那棵老樹講成了有靈性的活物，躺在那裏好像在預死掙扎。

父親引導安徒生出去看本地的美麗風景，我們孩子們也跟着同去。走了一會兒，我們都站住了，看下面那遼遠無邊的大海。我的父親嘆息道：「噢，我的好朋友，可不是美麗麼？」安徒生回答：「是，是的！多麼美麗呀！」

突然他看見路邊有些青花，他快活地叫道：「啊，看哪！這些花可不是姣豔極了麼？」他特地下車，採那些花，他捧了那些寶貝再上車來時，他的臉色是得意洋洋的。

就在這位安徒生寓居克立斯坦尼亞的時候，有名的戲院導演和名角斯忒爾斯托姆（Sjernerum）和他的夫人也來拜訪我們了，這兩位，也一同和我們出去遊玩。到了翁塞福斯（Hansfos）裏歇客店的時候，我們過夜的房間一定得特別布置，使安徒生的臥房非經過另外一個房就沒有第二條路逃出。安徒生是當年怕有賊，怕有人暗算他的。我的父親和斯忒爾斯托姆住了安徒生那臥房的一邊的一間，斯忒爾斯托姆夫人，我的母親和我，就住了另外一邊的一間。

大家都上床睡了以後，突然間，斯忒爾斯托姆聽得一聲怪叫：「鐵上帝的名——」兩邊房裏的人都大吃一驚。有一個長長的彎着腰的人，手裏擎着蠟燭，站在房中央。這人的頭上裹了一方白布；身上只穿了長的睡衣，脚上是拖鞋。那廠部長的勾鼻子好像堵蔽了大部分的燭光。他穿過了我的父親和斯忒爾斯托姆所住的房間，開了那通到別室去的門，木頭似地站在門檻上。大家都爬起來，驚異地朝他看。

輕輕兒，但是很迫切地，安徒生的聲音問道：「你們是不是擎得穩，我睡在那邊不會有危險麼？」每個人都切實担保他不用害怕，担保他睡在那邊平安。於是，跟他來時一樣的飄忽，他回到他自己房裏去了；但是，照他第二天自己所說，他還是整夜不曾合眼。「你知道的罷，」他告訴道，「時時有著危險；難說難說。」

我還記得安徒生去世，有一天下午我的父親怎樣跟幾個朋友談起了他，還有那新時在船上的，有種
聖格 (Grieg)，也有伊呂卡·呂 (Erling Ly)。我記得父親是這樣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安徒生對於大自然的莊嚴美麗有神奇的敏感。有一次，他在地中海面一條汽船上。那是個美麗的夜晚，幾千的星眼在太空閃爍，遠遠的潮聲打着非洲海岸的，送到了船上。那時我一個人在甲板上，」安徒生說，「至少是我以為甲板上只有我一個人了；而我極想找個也同我一樣感想的什麼人，跟他談談。後來我到底找出了一個老阿刺伯人蜷伏在船尾，我就走到他跟前。」

「阿刺——我叫了一聲，指著天空那些星。」

「那老頭兒站起來，舉起一手高過了他的頭，也回答了一阿刺——」

「我們彼此都理解。我那時是快活的。」

我的父親又接著說：「安徒生的想像常常超過了他自制的範圍。在他的故鄉奧登塞 (Odense) 敬他為名譽市民以後不久，我在哥本哈根 (Copenhagen) 遇見了他。那時他正為訂新本哈根的新報紙把他放在故鄉所受到的榮耀當作特別要聞，很有點不大高興。但是他立刻把他的悶氣撇開，當他哈哈地講給我聽，他在故鄉奧登塞那旅館的上等房間裏碰到的那件事，這上等房間是奧登塞市府特為他特給他定好了的。他說：

「我那時快活得，感觸得很，為的那故鄉給我那麼多的面子；我竟然忘記了洗看一看我的臥床底下有沒有什麼陌生人躲在那里，我又不敢爬起來看。叫人給的繩子又離開我的床太遠。我在床裏坐

了起來，那時我的心卜卜地越跳越快，於是乎，在近邊的桌子上抓到一本書，我就往床底下擲過去，還頓聲叫說「我知道你躲在裏邊呢！」但是事實上，床底下並沒有半個人呀！」

我記得父親說時，那些大人們都哄然笑了。可是我不笑，因為那時我年紀很小，我老實也是胆小的。

在洛根和在學校裏，我是自願的，即使有小伴，也只不多幾個。克立斯坦尼亞城裏人跟我們合不來。我那時不懂得到底爲了什麼，只知道這是跟父親有關，父親是在鼓吹著一些我那時想也沒想到的主義呀。

「當真麼，爸爸，」我問他，「說是你寫了那隻『不錯，我們愛我們的祖國』的歌兒麼？」

「你倒聽聽你的兒子怎麼說，加羅林！」我的父親就要喚我的母親了。「真是在那里做夢呢！對的，那歌兒是你老子寫的，樂曲是李却特（Richard）作的。加羅林，孩子們在學校裏學了些什麼來？把成績報告單拿來給我看看，我的孩子。」

謝謝天，剛巧有客來了，救了我一個關口。母親站在那邊，用了會意的眼光瞧著我。我們的過失是歸她認賬的，那些時候我們的行爲，姪姪及歹都歸她負責。是時，加羅林極辦一切。她是我們的親愛的母親，也是我們的伴侶。她是可愛的，溫柔的，精明而又好脾氣的，老是疲倦，但常常從容不迫做了一件又一件。她是我們和那邊書房裏的父親中間的一個聯繫的環兒。

在那些時候，我覺得什麼都有趣，又除了那城裏和學校。那個城，（克立斯坦尼亞，）似乎別無所事，就專是蹲在那里等候有什麼機會給我父親更多的損害。我碰到過很多的事，使我有理由作如是的想法。有一天，有幾個孩子追我，用石頭擲我，並且罵我：「你這狼，狼養的。」

我哭著跑到一個警察跟前。

「你叫什麼名字？」警察問我。

我把我的姓名告訴了他。

「那麼你就是那個自以為了不起的那傢伙的兒子了？」

這句話是我從警察那裏得到的全部慰安。這句話現在聽來也許覺得很怪罷，但那時的情形確實如

此。

「媽媽。」有一天我問，「幹麼爸爸的頭髮也要隨你修呢？」這當兒，我的父親騎坐在一張椅子上，而母親正忙著修髮。

「我來告訴你罷，我的孩子，」父親回答。「城裏的人，有一大半是跟我不對的，我上城裏去往往會受到他們的侮辱；有一次我要去剪髮就觸了霉頭。這就是我甯可站開些的緣故了。你懂得麼？」

「但是爲什麼他們是那樣的？」我問。

「因爲在他們看來，我是太自由思想了；他們呼我爲奸詐者。你懂得這個字的意思麼？」

「不懂。」

「加羅林，你解釋給他聽罷。」

父親站了起來，換去了他衣上的短頭髮，就自顧到他的書房裏去了。母親什麼也沒有解釋給我聽，只說「進去，溫習你的功課去。」我遵照母親的命令進去溫習了，但是我總覺得什麼地方有點兒不對勁。

從那時起，每逢我不得不在國民戲院裏再排上那「國民公敵」的時候，我的思想就要回到我在克

斯坦尼亞那些幼年時代，(一)而且後來我父親七十歲生日那天去拜訪了(二)——回來告訴我，而這個故事，我也一點不以為奇了——

「我們坐在他(易卜生)書房裏的時候，他忽然對我說，『我回想到一件事，我記得愛倫斯在呀，你無論如何總是最和我接近的一個。在那齣劇本裏，你知道的——就是那齣到公共浴場的醫生那一篇——』」

我的父親一時想不起來。

「你知道那齣到病菌的一篇罷？」

「不知道，」我的父親說。

兩個人都有一會兒不說話。

「『國民公敵』呀，」易卜生突然說。「我寫那『國民公敵』的時候，我是想着了你的。自然你不是他那醫生似的平常人，然而你是你。」

我的父親從易卜生家裏一逕回來就告訴我這個。

被人家弄得我自己也理會到我已「國民公敵」的兒子——這樣的專我自幼年時代，就是與克立斯坦尼亞，簡直是常常碰到。我不大察這件事和我的母親討論，至於父親更不曉得，自從海提起過。我記得有一次竟有一個住在下邊碼頭上的人上來找我問我到底是不是別爾納的兒子，並問答了「是」的時候，那人立即轉身，吐一口唾沫表示他的輕蔑我，而且叫道：「真是活見鬼了！」

「有些時候要是有人生氣地同我的父親說話，那麼我的父親就一定大以爲怪。」

「一加羅林，你別聽聽這件事哪。」有一天父親從城裏回來對母親說。那時我站得很近，我聽得到的。「我下去到約納·曼德的鋪子門前，我正站在那裏的時候，有一個年青人走過來，——我提高了嗓子對我說——那時旁邊還有別人——那年青人對我說，「我是一個學生，叫做米特林(Mittler)」時，我斗胆問你好哇？」你想想：我是太受感動了。一個有勇氣的朋友，那年青人，我可以發誓：我將永遠不忘記他的名兒了。」

我的父親永遠不忘記。米特林和我父親的交情一直繼續到老。林故世。米特林故世的時候已經是瑞典的一個大地主。

那時候我計三歲，歐那爾(Ogner)八歲時，勃爾格妮娃德(Borghen)三歲。我們的第一頭達尼是生在洛根的，不到一年就死了。天快黑下來的時候，我們都坐在那裏等候那結果。達尼像睡著似的就死了，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忍住他的哀痛。父親寫一點給報紙，「我們的可愛的小達尼昨天死了。」這結果是他收到了一些無頭信。中間有一封信的寫者說他要打聽達尼是不是一個舞女。爲的她的可愛竟那樣公開給大家。父親和母親對於這件事印象很深，他們永遠不忘記。

因爲父親在克立斯坦尼亞不結人緣，母親吃盡苦頭也是很多的。有一天，葉特爾將軍家裏有宴會，母親遇見了常住在克立斯坦尼亞的丹麥海軍大將摩勒的夫人。當我的母親被介紹給這位夫人的時候，這夫人就問道：「你的丈夫就是那個寫文章的別爾生罷？」

我的母親承認了這事實，那位高貴出身的夫人就說道：「他是那樣一個普通的人，真是太難

了。」

我的母親立刻回答：「如果只是不通世故的話，那至少你是把他看得比別人好一些。」
既然像這樣的事常常要碰到，那自然還是守在洛根，讓那高籬笆和關閉的園子門將我們和城裏隔開，倒覺得舒服得多呢。

我第一次到意大利時，只有二十二個月大。那時父母已有好幾個月不在一處。是我的母親帶我到意大利——在那些時候，走這條路據說不是容易的。每逢路上住客店，衣櫃的大抽屜就是我的床，他們說我睡醒來不看見母親，從來不哭的。一路經過了許多盤問，我們到了熱那亞（Genoa）。母親打電報給父親，但這電報，父親永遠沒有收到。一定是教廷覺得這電報可疑，沒收去了，有什麼可疑呢，天曉得罷哩。

於是，在從熱那亞到奇徹塔·味妓阿（Civitavecchia）的船上，母親的護照找不到了。她失望了；一位老教士想要安慰我們，給我們罐頭食品。全船的人都關心著那護照的失落。這位帶著個小娃娃的年青端莊的少奶奶很引起了衆人的同情。船將近奇徹塔·味妓阿的碼頭時，情勢是急迫極了，當巡丁們上船來了時，船裏每個人都焦急異常。沒有了護照，我們只得原船回去，而母親身邊的錢又很少。碼頭上沒有別瑟尼。這位少奶奶急得掉眼淚，而她臂彎裏的小孩子倒嘻嘻地笑。

所有船裏人都幫忙尋找，每個角落裏都察看過了。終於那護照和別的紙張一同找著了，原來是船上的艙房先生忙中有錯。至於母親在羅馬城裏怎樣找到了父親，那又是另一樁故事了。

另外一次我們到意大利是一八七二年八月的事；母親告訴我，那時父親對她說：「加羅林，我們決定到意大利去罷；只我們兩個人去。我一定得做點事出來，可是在這裏什麼也做不出來呀。」

「不，別瑟尼，」母親回答，「不帶孩子們同去是不成的。丟他們在這裏克立芝坦尼亞不行的。」

是我們看見他却是一直以後的事。其間，我們又一次到過羅馬。這次，我們住在加波·勒·卡色（Capo le Case）、維塔德、基察（Monte Piccio）不遠。歐那爾和有一位教員麥文和意大利文的教師，他曾在加里波利部下打過仗。他有一大部軍也似白鬍子，戴一頂黑帽子，帽簷很闊。我和歐那爾兩個都崇拜加里波利的，那時傳言他要來羅馬做代表，在期待他來以後，歐那爾就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是有個腦癱孩子在盼望他。歐那爾這封信裏又說加里波利在腦癱已經成爲人人心目中的理想；馬、牛、羊、都取名爲加里波利的。

「加里波利要說這小牛肉來激怒他了，」父親笑著說。

但是最奇的是一封回信竟寫來了。這件事發生時，我們已經回到腦廠在家裏了。我們看到了是加浦（Caprea）的郵印跡，我們幾乎快活到站不穩。雖然向來是不許我們闖進父親的書房的，那時我們竟衝進去了——歐那爾領頭。父親正在書房裏讀來讀去，這是他工作時的習慣，但當我們進去時，他就站住了，眼光釘住了我們，好像我們是從別一世界來的。

「一封回信——一封加里波利寄來的信，我以爲，」我大胆說。我們覺得只有父親才可以首先閱讀這封信，別人都不能配。

「你莫說——」接過信去，父親這樣回答。然而一點也不錯！信是這樣：

「Caro Finar: Io veggio subito a Roma: G. Garibaldi。」

（親愛的歐那爾：我立即要到羅馬了。加里波利。）

這封信現在裝了個電筒在奧萊司奧特（Autostat）我們這裏。

於是我們再到羅馬。轉眼就是加里波利進羅馬的日期到了。先已有大的告白張貼在各處，宣告他來

難得的日子。我記得有一頭鸚鵡老是叫著，「他不要，他不要——錢——錢。」

這是說加里波不肯接受國家統他的錢。他住在他的前庭，很清苦。羅馬城裏人心激昂極了。到處有軍樂隊。時時刻刻聽得到那「加里波」的進行曲。有一天，我和許多人站在那西班牙式的樓梯過道上。說是加里波要在這天死，可是沒有到。終於是他不給那一天了。全羅馬的人都聚集在車站上了。政府却爲了某種原因決定請加里波的換個地點進來。人人都朝軍樂聲音來的方面拼命擠去。簡直擠得人透不過氣。我們不能擠得近些，但是到底瞧見了他了。他可說是短小的身材，略微有點駝，穿著他的紅褲子，戴一頂闊邊灰色帽子，扶著他的兒子墨羅底站在那里，旁邊是克利斯比（Chrispi）。周圍全是穿軍服的和紳商要人。

「萬歲！萬歲！」幾千萬條喉嚨喊著。有許多人激昂得落眼淚，我也是其中之一。關於我現在釘住了那個這個人的生平，我的父親早已告訴我許多許多，因而我不能忍住我的快樂的眼淚。當時這番景象得有大手筆來描寫才行。後來，在匹阿獄。巴柏里尼的旅館——加里波的住在這裏，他到月台上來答謝繼續不絕的歡呼，他用了深沉的然而圓潤的聲音簡單地說：「晚安。就請回家去罷。睡得好好的。我感謝你們。」

父親說，那一天要是加里波的要取消意大利王室的話，那王室立刻不能存在的。但是加里波卻相信那時候要完成意大利的統一，最好還是要一個王室。

我也看見了那老年維都傑·歐麥納萊（Vittorio Emanuele）。他說不上是高個子。他的臉是最奇怪底色彩的混合，頰上肉垂很厚。我覺得他同大鬍子在那樣一張臉上毫不關重要了。父親告訴我，從前攻克羅馬那一天，國王坐了馬車進城，沒有人唱歌，也沒有樂隊，完全是出人意外的。國王親自到加里

波的車裏，邀請他進王宮，這件事給羣衆的印象很深。

加里波利的生日到了。那時他住在城外，誰願意去看他就可以去。軍隊是預定了要在他面前走過受他檢閱，但是我們趕在軍隊之前就到了。雖然我們到得那麼早，可是路上已經站滿了人。真是潮水一般不斷地流過了加里波利的屋子！我們終於得了機會進去，走入一間小廳。加里波利就坐在那廳裏，身體微醺，因為他有風溼病。但是他的氣多麼神奇，還有，他的一雙眼睛！終於我們就在他面前了。同我們去的那位老戰士（就是做過我們的教師而且是加里波利舊部那一位，）和加里波利握手，並且掛著歐那爾給他看。於是他抓住了歐那爾和我手，微笑着。於是我們再走，讓出地位給我們後面的人們。

我記得加里波利的政治態度給父親的印象怎樣深。「他是一位十全的民主政治家，」父親說，「但是他爲了全體的福利而擱起了他的心目中的理想。」（一）他不是那種專要自己的名字高於一切的野心家。」後來，父親參加了那在阿真底諾戲院（Teatro Argonino）裏舉行的「加里波的歡迎大會。」所有的自由黨的領袖都坐在戲台上，父親也在內。歐那爾和我在台下人羣裏。給台上人拍照的時候，父親站在一面意大利國旗後邊。

「在這樣的場所，」父親後來說，「我覺得我只配鑽到老鼠洞裏去。」

〔完〕

游美雜記

波蘭 顯克微支作

（亨克·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在一八七六年遊了美國。他的遊記最初用了“Lives”筆名發表在「波蘭新報」（Czerwony Polska），自一八七六年五月到一八七八年三月。後來集為單行本。他的遊美日記跟他後來的一遊非州雜記一同為波蘭小學博覽會課本的教材，在波蘭很有名。）

「顯克微支遊美以前是一位革命的民族主義作家。他從美國歸來後，他就從「現實」轉到「過去」，專用波蘭歷史上的「光榮」的史實來寫「安慰」的小說，使他同胞暫時忘記了眼前痛苦。有人說他的歷史小說對於當時失了自信力的波蘭人很有裨益作用，但實際上不是「興奮」而是「麻醉」。

「這裏的幾個就是他的「遊美雜記」的譯出。論其內容與世俗世情一已節頗有表見他那時的思想如何。——譯者。」

紐約的旅館

大理石、黃銅、地氈、大鏡子——這些鑄成了紐約的旅館。在紐約旅館裏跟銀行和郵局分享了城中最後建築物的榮譽。除了客房以外，旅館內還有許多大廳和舞廳。甚至專供旅客們接見賓客和消磨工夫。這都有些帝王宮一般的富麗。我住的中央旅館牠本身就是一座不算小皇城……

飯堂就是一個極大的分隔成無數小房間的大廳，可以容納幾百人，裝飾得非常奢侈，但是俗氣。大理石柱子，金面牆壁，雅緻的花花做濃妝艷飾，……

繼續到房裏的門。

一天三次，所有的旅客都齊集在這大飯堂。在美國的旅館裏，飯錢是包括在房錢內的，並不另外取費。每一個旅客每天可以止飯堂吃五頓，儘管裝一個飽，不用額外化一個子兒，但是大多數的旅客只吃了早飯，午餐和晚飯。在飯桌上，不認識的人們也像老朋友似的有說有笑，可是一吃完，就各人走各人的路了。許多女客沒有男人陪伴着就進來了；甚至大姑娘也單身旅行。這些女客的服裝我在歐洲從沒見過。沒有一個女人是戴帽子的，因此，一個旅館裏開飯的時候，——特別是晚飯，那情形就極像歐洲的過時過節大饗宴。旅客們從不給侍者小帳。侍者全是尼格羅，這是風氣；而且有各色人種的侍者比白種人的侍者也要廉價些。每一張桌子有兩個或三個尼格羅伺候；他們的頭就像是黑的公羊的頭。他們很懂規矩，又很服從，做事靈敏而迅速，配着他們那裏椅子和白領帶，即使稱不得華麗，至少是很別緻。

菜肴不怎麼講究。這是美國的風俗，劃一不二的在每個客人面前放着大羣的瓷碟子，有湯、有雞肉、魚、雞蛋、布丁、番茄、番薯、冰、草莓、蘋果、桔子、和咖啡。凡是你想得起的食物都有一點點了。配或一套放在你面前了，但是對不對你的胃口却不管了。你的黑色的侍者站在你背後，像一個執法者站在犯人背後。他繼續不停地在你的杯子裏加滿着冰水。不論你問什麼，他的回答是一定不移的「是，先生。」這風俗的結果就使你在最好的館子裏也只能喫到些冷的和走味的東西。美國的烹調是世界上最壞的烹調。

百老匯路

這裏的建築極像倫敦。一座從牆腳直到屋角全是大理石，旅館旁邊，也許站着一座粗磚的小屋，而

在小屋那邊也許又是一大塊空場，——這兒新近有過火燒。明天，這空場上也許就會發現了新的建築；要是這新的建築也逢到一次火燒，那麼第三次的新建築也許立刻又出來了……

教堂的門都關着，因為不是休息日，生意忙，沒有時間做禮拜。不論如何，教堂的建築是不足道的，不古也不宏大。都像是草草造成的。教堂四周有些小小的墳園。墳園的隔壁有喪事代辦所或墓碑匠的鋪子。

生意興隆，但是商品的陳列不入調。往往在華麗的貨樣窗簾前放着大堆的雜亂的廢物。這城是泥濘的，骯髒的，道路鋪得不好的。過街的時候，你腳也許常常會陷入黑的水溝裏。那是為的有一個陰溝塞住了，水倒灌上來的緣故。滿街的垃圾，——破新聞紙呀，踏爛的蘋果呀，桔子皮呀，路中央和邊道上全有。好看的馬車和街車在你身邊走過，然而破舊的貨車滿裝着小箱子的也到處混在一道。豬糞在街上亂跑，牠們的耳朵上有被野狗咬傷的疤痕；豬糞之多，叫人吃驚，特別在冷街上。總而言之，我生平從沒見過這樣一個雜亂的都市，而且我一定得承認，雖然華沙的市政當局一向是竭力想贏得世界不整潔都市競賽的頭獎的，可是跟紐約一比，那就差得遠啦。

芝加哥

在紐約因為牠的雜亂而失望以後，芝加哥給我的印象却是愉快而堂皇。這是個氣象萬千的都市。街道廣闊，建築高大結實而且設備周到。路兩旁的步行道相當的比路面高，而且用平整闊大的石板鋪成，引起了我的讚美。一切都是大規模的，芝加哥叫人感到是巨人築造給巨人住的都市。這是新奇的。你看就覺得這是個新的面目最新式的都市。我從前讀過一篇理想中的未來都市會館描寫文章。芝加哥

就叫我回想到那篇文章。

我繼續發見了一些從來沒有聽得過的設備。橫跨馬路，有一些鐵線，掛着各種各樣的字牌。到了晚上，夜色蒼茫，鐵線是看不出來了，那些字牌就像懸空飛揚……

大鋪子鋪面的燈火亮得像一個巨大的火堆。我挑了隨便路上的第一條街信步走去，一直線走。在幾處地方，忽然房屋的長陣線中斷了，一大片空場，堆滿了斷磚碎瓦——這是芝加哥大火燒的遺痕。於是我再向前，就會踏進了一個新的區域。剛剛完工，叫人一眼看到就覺得這又是個碩大的新城。我再朝前望去，我的目力所及但見密密層層的建築木架，但見未完工的大房子有着空即大的窗洞，但見高牆重重，像梵天山一般的磚石，再過去，便又是剛剛完工的新的街道了，車輛喧闐，行人的擁擠，以及煤氣燈的耀亮，都又一次告訴我們新的偉大的都市像鳳鳥一般從灰燼中再生。

風俗和人情

首先，我以為一個德謨克拉西的政府不一定就附連着一個德謨克拉西的社會，其次，歐洲雖有好幾個德謨克拉西的政府，却實在並沒有德謨克拉西的社會，

拿法國來作例罷。自從大革命以後，法國政府之爲德謨克拉西的政府已經沒有人起疑問了罷，然而大家會同意說，雖然牠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可是牠沒有德謨克拉西的社會。牠的風俗和人情不象德謨克拉西的。牠的醫生，商人，政府公務員，勞工，農民，兵士，教師，和銀行家，真正在社會上地位平等麼？是不是這些階層各自分開，劃然有界就跟印度的階級限制一樣的麼！

在美國，那就不同了，社會也是德謨克拉西的，正和政治一樣。在美國，德謨克拉西不但是一種制

度一種理論，並且是實際生活。

社會的德謨克拉西根源於重視勞動。在各種勞動同樣被重視的一個國家內，要把勞動的人們分爲高階級和低階級是不可能的。我們歐洲人沒有——而且不能有美國人那種把一切勞動同等看待的概念，在這一點上，美國人斷然比歐洲人進步。在我們這裏，儘管我們職業上人人平等而德謨克拉西，但假使一個上層階級的人不得不用他自己的勞力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他的同階級的人就要看他低了。於是他就喪失了他本來的階級地位，他跟他本來的圈子裏的一切關係都會斷絕，而落進了所謂下層階級裏。在美國可不是這樣。歐洲所謂社會階級這一個字的定義，美國是沒有的。職業雖有不同，然而一個鞋匠可以跟一個律師一樣是紳士身份。

這是因爲輿論並不把鞋匠對於社會的服務跟律師對於社會的服務視爲截然不同而且有高低之分。這一個對於勞動的新奇的态度就是新世界的社會爲什麼不分成割然不相混犯的階級的根本原因。這供給了我們一個鑰匙，使我們了解那初看時很不能懂得的阿美利加德謨克拉西。這對於勞動的態度，又起於歷史的和經濟的根因。歷史的根因是美國的社會本由移民而成，而這些移民本來屬於體力勞動階級。他們回顧着他們的父祖用手來謀生的時代，因此他們習慣地只以人們實際服務於社會的能力來品評人們了。經濟的根因也是同樣易明而且合於論理的。跟這國家的廣大領土比較起來，人口可就缺得很。體力勞動因此視爲珍給了。用一句商業上的話，需要超過了供給十倍，於是結果不但提高了勞動者的物價報酬，並且也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

其次，自治制度——這是傾向於把現行的社會實踐和理想烙印在公共設施上的，——也使得這種過於勞動的態度引到了政治生活方面而且把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吹入了政治生活內。這在教育上尤其顯著。

雖然我們歐洲人早已承認了教育勞動者是重要的事，但事實上我們的精力和金錢却專法於中等學校和大學校而不是初級小學。事實上歐洲的一般民衆簡而被屏在中等學校和大學校的門外，而且因此公共教育在主意和目的上都成爲上層階級的專利，結果使現存的階級界限愈趨於尖銳，——這是不用我來說的。

在美國，那就完全不同了。美國的教育目的不像歐洲似的只注意在科學的進步而亦注意於職業的一般文化。當然美國也有高等教育機關，但是公衆的注意却大體集中在初級學校，——這是最大多數的人民完成了他們的教育的地方。因爲這個緣故，可以說科學在美國比較的進步少，但是教育却遠比歐洲發達。教育在英國好比一條大河，人人得從此汲取他所需要。讓我再補一句，美國的初級學校教授的課程比歐洲的也要多得多，我們歐洲的初級學校的課程只是學習讀寫而已，美國的却除讀寫以外還教授了數學，地理，自然科學，和公民。閱報和自由的社會交際（一切階級的人民中間的自由社交，）又使得這種初級學校的教育課程延長到一個人的終身。

結果就是你在美國看到的人全不像波蘭或法國的農民那樣眼界狹小，——除了新移過去的奴隸。每一農民，機器匠，馬夫，或水手，能夠很開通地談論到內政，外交，紙幣和硬幣之相對的利弊，以及幾乎一切與公共福利有關係的問題，除了文學和美術。他們這些知識是從初級學校，從報紙上，以及選舉運動時得來的。他的見解並不常常深刻，有時只煥染了這一類人的愚笨，然而一無所知的人你實在難得碰到。我這話一點也不誇張。一般的美國人是沒有學問的，可是腦力發達的人，我們在歐洲到處看得見的有教育與無教育階級中間的大裂口，在美國可就沒有，這是爲什麼美國既有政治的德謨克拉西又有社會的德謨克拉西的第二原因。讓我再指出第三個原因來。

在歐洲，上層階級之所以別於下層階級者，尚不僅在職業，財產和教育，而也在態度的風雅。這所

請「風雅」好比一種嬌貴的花草，只有放在暖房裏才能夠發育；具有這一個條件（暖房）的只限於最少數的人。在這最小的圈子裏，我們已經達到了英國人甚至還沒夢想到的發展的階段。就是爲這緣故，美國人常常以他們那粗俗的態度，他們那煙草的嗜好，他們那把腿架在桌子上或窗沿上的習慣，以及別的許多使我們看了覺得野蠻的習慣，叫一個新到美國的歐洲人感覺不快。

一個人不能了解美國的德謨克拉西，或美國的生活一般，除非直到他認識了這三個根因：對於勞動的重視，沒有顯著的教育上的差異，以及沒有顯著的舉止態度上的不同。我還記得幾個月前偶然看見了一件事情那時候我的驚詫。一個馬夫載我們到一個百萬富豪的府上。到了以後，他並不守着他的馬，在門外靜候，却和我們一同走進客廳，在沙發裏坐了，就跟主人的女公子隨便談閒話。這一套，在歐洲人的立場上完全不可解。那時我還不懂英語，當然不曉得他們談些什麼；但是我們那馬夫的動作看來是他們那主人的世界內最自然不過的事呵。馬夫也是個紳士，他的職業是養了馬出租並且載他的顧客到他們要去的地方。馬夫跟別的市民完全是平等的呵。

像這樣的事現在我不再詫異了。我看出了那美國的百萬富豪在態度的風雅上比歐洲同樣身分的人要低得多，然而那美國的馬夫他的社會習慣却比我國同樣職業的人要高上十倍還不止。

要是有人問我，到底是那一種社會制度能夠產生更完全的文明呢，那我將毫不遲疑回答道，是美國的那一種。在歐洲，文化只是那享有一切專利的特定社會階級的貢獻品。其餘的民衆是爲了這特定社會階級的便利而存在的。只這一特定階級的份子才有特權去享用科學，詩，藝術，以及知識生活——一句話，凡是一切使得生活真正完美的東西。……這一上層階級著作，發言，構成輿論，刊行報紙，鑲畫畫苑，充實了圖書館，創造了戲院，總而言之，是這一個特定階級組成了一個文明的人羣，浮在（好比是）

一個低級的民衆的大海上，這些民衆過的只不過是物質生活，沒有文化，沒有學問或高級的經驗。

在美國，知識和文化多少可說是屬於一切人的。所謂態度、風雅這東西，雖然在美國確沒有達到歐洲的那樣完全，但是比歐洲更爲普遍地傳播着。這一切都是使得美國德謨克拉西的。讓我再加幾句：如更高、文明不是快樂之源，那我們就應該扔開牠而回到我們人類前茹毛飲血的時代；但如果文明是像我們一般所承認是一種福利的話；那麼我們必須承認在美國的人民全體享有那福利的機會確比歐洲任何地方爲大。

美國的婦人

美國的婦女跟歐洲的比起來，是比較的不勤勉，比較的對於家務，家庭經濟，烹調等等，少些興趣。這也許就是美國的烹調爲什麼那樣不入味的緣故了。喜歡好衣服却比別處更爲顯著，我從沒見過——甚至在巴黎大街上也沒見過，這樣多的值錢的太太們的長袍，像我在紐約的百老匯路，或是在舊金山的克爾尼街所見。據我在各處的觀察，裝束的時新，是人人一樣的。一個女用人或農婦的衣服跟一個百萬富豪的闊太太或是高級官吏夫人的衣服式樣是同一的時式；所不同者，只是那料子有好歹。美國太太們的酷愛裝飾算是特別發達，因爲美國的男子通常是不大注意衣飾的。

當我寓居南加利福尼亞的時候，有一個法國的馬戲班到我所住的那個小鎮上來。當然是鄰近四周的人們都趕來看馬戲了。當時的景象在一個歐洲人看來，實在是奇特的。農婦和鎮上的女人都穿了最新式的服裝，和日炙黑的男人手挽手的來看晚上那一場的表演，那些男人呢，不穿褲子，也不穿背心，只穿了一塊棉布的襯衫，褲腳管塞在靴筒裏。但這只說明了這是一般的風俗。只要他的夫人打扮得非常入時，就

麼丈夫的審美本能也就夠滿足了；他只要這樣。

這地方的美國婦女不大懂得文學，詩，和美術；她們的不懂外國語又限制了她們對於外國作家的知識。作育「天才」的注意比起歐洲來要差得多了。我從沒遇見過一個美國女人能養。一點點音樂知識倒是大家有的，（一個批評的聽者自然覺得太不入調，）可是淺薄得很。美國婦女缺乏耐力，因此音樂趣味和一般的審美本能也都缺乏。我考察過許多私人家庭中的音樂，我從沒發見過一張亨特爾（Haydn），莫薩爾（Mozart），悲多芬（Beethoven）蕭賓（Chopin）或是列士忒（Liszt）的唱片。我所能找到的，只是華爾支，“Palkas”，「前進經過喬其亞，」——還有，巴達息斯卡（Bardarzewska）的「少女的祈禱。」

歐洲方面通常的猜想是：美國的婦女比堪禁任何處的婦女都要解放些。我個人也盼望找見大羣的婦女幹着律師，醫師，事務員，甚至於書記。我還幻想着也許我會遇到幾位在各種科學方面傑出的婦女。……大部分的小學教師是女的；但是如果所謂婦女解放是指婦女的從事於公共事業和高深學術的研究，那麼，你就覺得美國的婦女實在還不及歐洲的來得進步。

但是解放的可能性是有的。美國人有一種可貴的特性：凡是可望改善人類的狀況和增加進步的事情，他們都願意去試一試。在我們國家內，所謂輿論者是根源於狹小的上層階級的，往往一個新的理想會引起那麼大的反對爭辯的風潮，以至於非有大勇氣者不敢對於古老的成規提示什麼改革或變更。在美國，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在美國，公衆的意見對於一件新事情表示了贊許的時候，就不必求得政府的承認。

我想說的是婦女解放這件事還沒到了美國。美國的婦女們並沒比波蘭的婦女多負些顯著的社會工作

的責任。在歐洲，婦女大批服務於郵政局和電報局，在公共機關和私家機關內當眼房。這在美國是非常之少的。在美國，只有教習是婦女們唯一的已經大批侵入了的園地。

並沒有什麼東西阻礙着美國的婦女去獲得法律的或醫藥的教育；但是很少女人去利用這機會，歐洲方面傳佈的關於美國女子教育的報告是大大地誇張了的。是有這些女子教育機關——例如伐薩（Vassar）高等學校以及其他各處同樣的學校。我們以為這些就是大學校了，——像德國的大學校，——但是實在這些不過是高級一點的附宿舍的中等學校，那裏邊的課程實在很不完備，很不高深，比紙上所規定的差得多。

普通教育的時代，男女是同學的固可憐，大多數的男子後來都是在特種學校或是從實際經驗內學會了職業技能。婦女們並不追求這些高級的課程。這一點，我以為是很自然的。婦女們之不大大批地參加美國的各项職業以及社會事業，就因為一般的狀況並不鼓勵她們去那樣做。

事實強於理論，即使並沒有政府的力量在阻止這些理論的進於實踐。在一個婦女的數目多過男子，而且千幾千婦女永遠嫁不出去，——或者是即使她們嫁了人，也還得繼續自己謀生，——這樣的國家內，婦女們自然要儘可能的鑽入各種職業部門去，而且要阻止她們也不能。婦女的解放因而也就成爲勢所必至。

但在美國，情形是剛剛相反的。美國人向少地方富庶，土地以及舒服的生活是易得的，勞動條件價却高。任何人一天工作了六小時便不但是夠養活一身，且可以維持一個家庭。……結果就是美國的婦女要比歐洲的婦女有五倍之多的結婚機會，而且結婚後可以受丈夫的供給。在舊世界的人們懶於弄積餘的行業似的弄進了科學並不爲的理懸的緣故而是爲的科學能給他一條生活的路。在美國呢，自謀生活的

必要尚未加在婦女身上，所以那邊的太太們覺得還是坐在搖椅裏消磨時間更爲有味。

(完)

英吉利斷片

德國 海涅作

〔海涅 Heine 的英吉利斷片 English Fragments 在一八二八年發表於一個德文雜誌，海涅自己也就是這叫雜誌的編輯人之一。後來在一八三一年集爲單行本，有重要的增添。這裏所譯二則係從 1831 所編譯的英譯本「海涅散文抄」裏轉譯的。〕

倫敦

我見過世界上使人驚奇的最大的奇蹟；我見過了，而我此時比從前更加驚訝，——我的記憶裏此時依然粘住著那些如林的石頭房子，那些以這如林的石頭房子爲目標的奔流似的臉，活人的臉，臉上是他們的一切的各式各樣的情熱，他們的一切的可怕的爱，憎，飢餓的衝動，——我在這裏說的是倫敦。

叫一個哲學家到倫敦去罷，可不要叫一個詩人去！叫一個哲學家去，放在在查爾斯（Charles）轉角，那他所學得的，就會比他從最近來布齊（Buzz）市場上所有一切書本子裏學來的更多了。當入潮在他周圍洶湧時，就會有一個新思想的海在他面前起來，而且那激動人臉之潮的「永恆的精神」也將感發了他；社會協和的最深藏的祕密也將突然顯示給他，而他就會聽得世界的脈搏分明在跳，他將看得很清楚，——因爲，如果倫敦是世界的右手罷——而且是世界的活動的有力的右手呢——那麼，我們不妨把從交易所到唐寧街（Downing Street）這一段稱是世界的大動脈。

可是不容叫一個詩人到倫敦去！這個純然的什麼都認真，這個原然的劃一不二，這個機械似的運

謝儀到下面的花柳冰窖去了。

在我們的親愛的德國，却是多麼比較的愉快而且比較的安靜呵！這裏是多麼夢境似的舒服，而且像以色列人的安息年似的一切都輕溜溜地滑過呀！哨兵們悄悄地換了防，軍服和房子在和平的太陽光下曬著，燕子在旂竿的基石上飛翔，肥胖的諸議官太太們站在窗口微笑，而在那些有回音的街道上呢，總有足夠的空地面給兩條狗打架，而且給人們隨隨便便站住了閒談著戲院，並且低低地鞠躬——呵！那一鞠躬多麼低低地呵！——當其時有什麼小貴族的破落戶或者「準」破落戶，破爛大街上橫著顏色的緞帶，或者是什麼擦粉的鍍金的御前武官，大模大樣走過，而且大刺刺地抬抬手回了禮。

我曾經決定主意不讓那倫敦的浩瀚——那是我久已熟聞的了——驚怪了我。但是我的經驗正同一個決定主意不理會鞭打的可憐的小學生一樣。事實是：雖則他希望從那慣常的鞭子慣常地打在他背上接受了慣常的一下，然而他却吃著了一下最不慣常的狠狠的一抽，在一個不慣常的地方，用的是一根細韌的樹條。我預期著偉大的宮殿，可是我却見了小小的房子。可是那些小小房子的十分劃一以及無限止的延展却給了我驚異的印象。

爲了天氣潮溼和煤煙，這些磚頭的房子都變成一律的顏色，就是棕色帶暗綠。建築的樣式又是一律的，普通是兩對或三對窗寬，王層高，屋頂裝蓋著小的紅瓦，這叫人想到新拔了出血的牙齒。因此，那條廣闊而十分方正的街道的兩旁就像綠飾著無盡長的營房。這事實也不是沒來由的；因爲每個英國家庭雖然只有兩個人却仍舊必須自成爲一個獨自的堡寨，於是有了錢的投機家就適應這需要，把整整一條街全都建築了這種樣式的住房而零拆出租。在城裏的主要街道呢，——那邊是倫敦的商業最繁榮的地點，那邊是老式房屋夾雜著新式的，而且那邊，房屋的前面是蓋滿了名字和招牌的，好幾碼長，大都是鍍金

的而且浮腫，——前所說的那種「對」的特點可就不大惹眼了。——當假是不大惹眼，因為其鄉人的眼光不斷地被那些陳列在櫥中出賣的新奇耀眼的貨品所吸引了。而這些貨品之所以發生了那樣的效果，尚不僅因為英國人能夠把他們所出的貨品件件都製得精美，而是因為每一件奢侈用品，每一星樣的燈和每一皮鞋，每一茶吊子和每一女人的衣服，都因為辦得這樣誘人而且這樣「盡善盡美」放在陳設的藝術上就有一種特殊的風趣，——在色彩的紛亂，也在裝飾的繁多門類；即使是最平常的日用品也因爲陳設得宜而放射著奇異的光輝。平平常常的食物也用牠們由陳設得法而來的新的光芒吸引了我們的注意，甚至一月生魚罷，也放得那樣可愛，因而牠們那鱗片上閃閃的虹彩也在對我們引誘；生肉鮮豔得像著了色似的，擺在素淨的或彩色的瓷盆上，圍繞著芹菜，——是的，一切東西都像繪畫似的，叫我們想起了弗命支·米列司（Franz Meiss）的豔麗然而講究的繪畫。只是那些人兒却不像那荷蘭三片裏人兒似的有趣；他們賣著最可愛的玩意兒，却擺著「付最板板的精緻，他們的衣服剪裁和顏色也跟他們那房子一樣的劃一不二。

市的對面，他們叫做「西頭」的，——那邊是更貴族的和不大勞碌的人們的住區，這個「劃一不二」就更加顯著。然而這裏有的是很長很闊的街道，所有的房屋都和宮殿一般大，外表上只覺得沒有一樣不是出色的，除非我們存心不提到這裏的房屋也像倫敦城裏所有的上等房屋似的，牠那第一層窗子外邊全裝著鐵條的護欄，而且在底層也有鐵欄保護著一些地下室前進口。倫敦城的這一區內也有大的方場，那邊，如上所述，房屋圍成了一個口字形，中心是花園，鐵欄圍住，圍裏有石像或是別的神像。在一切這些方場和街道，我們的眼睛決不因爲有了窮人的破屋子而跳一下的。到處有富人和貴人在高處瞧著我們，然而同時到處有窮人穿著破爛衣服含著眼淚蜷縮在僻巷裏以及黑暗潮溼的小弄裏。

異鄉人要是在倫敦的大街上徘徊，而不找機會直進入民衆的住區，那他就幾乎看不見倫敦的悲慘。只有在一些黑巷口，這裏那裏都站得有一個衣衫襤褸的婦人，瘦胸前抱著個吃奶的孩子，用她的眼光求乞。也許這眼睛仍然是美的，你看到這眼睛裏，你就看透了那卑劣的苦難的世界。普通的乞丐是老年人，他們站在街角掃清邊道——這在泥濘的倫敦是十分必要的——討一個「銅子」的報酬。是在凄涼的黃昏時光，「貧窮」和她的同伴，「惡行」和「犯罪」，從牠們的隱藏處爬了出來。牠們愈加畏避光天白日，就是牠們的苦難悲慘跟那照耀四處的財富的驕傲愈加對比得惡毒。只有「飢餓」間或在白天裏把牠們從牠們的洞裏趕了出來。那時候，牠們站在那裏用沉靜的然而說話的眼光，乞求地瞧著那些匆匆地走過——忙碌而且丁丁地金錢響的富商人，或者，瞧著那些遊惰的貴人，像一個食傷病的神似的，騎了他的高頭大馬過去，時時對下邊的民衆瞥一眼，——那是貴族的漠然的一瞥，似乎那些民衆就是一羣螞蟻，即不然，至多也不過是一羣低賤的傢伙，他們的喜樂或悲哀跟他貴人全不相干。是的，英國的貴族像天生的高級東西似的，翱翔於固著在泥土而不可分離的無數小百姓之上，還以為他們那小島不過是暫時立脚之地呢，他們還把意大利視為他們的夏宮，巴黎視為他們的社交的「沙龍」，而且全世界都是他們理應繼承的產業呢。他們大刀闊斧幹下去，不知何所謂憂愁與苦難，而他們的黃金就是一道符咒，使他們的最大的野心能夠充分實現。

可憐的「貧窮」呀！當別人漲飽著可鄙的富裕的時候，你的飢餓一定是多麼難受呀！而且當有人隨便切一點麵包滑到你懷裏的時候，你用那潤溼那麵包屑的眼淚一定是多麼苦呀！你用你自己的眼淚毒了自己。你使你自己跟「惡行」和「犯罪」聯盟，你這辦法是對的。不法的罪人他們心裏常常有更多的人性，比之那些冷酷的規規矩矩的尊貴的市民，——是在他們的白心裏，滲滴下惡的勢力但也有善的勢

力。我看見過臉頰上塗著紅的惡行然而心裏却有神聖的清潔的女人。我見過這樣的女人——我大概還能再看見！

II 威靈頓 (Wellington)

這個人，當世界上的偉大人物運氣都不好的時候，他獨不幸而碰到好運，而這一點使我們生氣，使他成爲可恨。我們所見於他的，只是一個蠢貨戰勝了一個天才——阿失·威靈頓 (Arthur Wellington) 勝了，而拿破侖·波那帕脫 (Napoleon Bonaparte) 不能翻身——從來沒有一個人被命運之神更可笑地戲弄似的寵愛過，像他 (威靈頓) 那樣；好像命運之神就爲的要暴露他的虛空的渺小，這才將他高高地擡上了勝利之盾。命運之神是一個女人，而也許，依女人的聰明，她對於那顛覆了她從前的寵兒的那個人祕密地記著恨，雖然那顛覆還是由於她自己的意志。而她又讓他在加特力散解放問題 (Catholic Emancipation question) 上又一次得了勝——是呀，就在這一次鬥爭中，喬治·甘寧 (George Canning) 跌倒了翻不得身。要是那位倒楣的倫敦特萊是他在內閣裏的前任的話，那麼也許他會受人愛敬；然而他是那尊貴的甘寧的後任，他是那位很有人流淚很有宗教拜的偉大的甘寧的後任，——而他得勝，甘寧却跌倒了不得翻身。要是沒有這樣不幸的好運，威靈頓也許可以稱是一個大大人物，通過；人們也許不會恨他，也許不會太嚴格地評衡他，至少不會用那評衡一個拿破侖或是一個甘寧的英雄的尺度去評衡他，而結果也許不會發見他是多麼渺小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渺小的人，而且，連小人物也說不上的人兒。法國人有一句再毒辣也沒有諷諷，說波列拉克 (Polignac) 是一個不出名的威靈頓。當真呀，我們從一個威靈頓身上撕去了那赫赫有名如陸軍大

將的軍服，剩下來還有什麼？

在這裏，我給威靈頓勳爵用了最好的辯解——用這字的英國的意義。然而我的讀者聽得我莊嚴地自白我從前曾經無所不至地讚美這位英雄的光景會詫異罷。這是一個好故事，我願意在這裏講出來。

我在倫敦的理髮匠是一個激烈份子叫做懷德先生 (Mr. White)，一個可憐的小小的人兒，穿一套破舊的黑衣服，破舊到幾乎閃著白光；他又是這樣的瘦，甚至他的臉從正面看去也像是個側像，而且他胸中的「氣」即使還沒歎出來也可以看見。這些歉氣的成因是老英國的不好運氣以及不能繳付國債。「咳！」我常常聽得他嘆氣說，「爲什麼要英國人操心去過問誰在治理法國以及法國人在他們自己家裏幹些什麼？但是，先生呀，那貴族和教堂却害怕法國革命的自由的信條，而且，爲的要壓倒這些信條，約翰牛必須化錢流血，而且負債。我們已經從戰爭裏得到了我們所要的一切了——革命是鎮壓下去了，法國的自由之鷹已經被剪掉了翅膀，而教堂也很有把握相信這些自由之鷹沒有一隻能夠飛過海峽來了；那麼，應該是貴族和教堂負責付清那一筆爲了他們的好處却不是爲了窮人的好處而欠的債，——咳，可憐的窮人呀！」

無論何時，懷德先生一提到「窮人」，他的嘆氣總比平常更深長，於是來了尾聲，——他訴說著麵包和啤酒這樣貴，而窮人必得餓著肚子爲的裏喂飽那些肥胖的爵爺，獵狗，教士，而且，只有一著；說到這句話時，他一定要磨他的剃刀了，當他發瘋似一將他的剃刀在皮條上一來一往拖磨著的當兒，他咬緊牙齒自言自語道，「爵爺，教士，獵狗」。

但是他那激烈的咆哮特別厲害地針對著威靈頓公爵。無論何時他一提到威靈頓公爵，他就什麼都罵得出來的，他一面給我上肥皂，一面他自己嘴上也全是忿忿的泡沫了。有一次，我喫驚不小，當他剛好

刮臉刮到我頸梗子的時候，忽然破口罵起威靈頓來了，他一邊給我刮，一邊就喃喃地說道：「只要他攔在我的剃刀下，像這樣，那就好了；我就免了他自己磨煩用刀扶頸子，像他的同僚而又同鄉的倫敦特萊（Londonberry）那樣，這傢伙就是那樣結果了自己，在干脫（Kear）的腦司·克拉（North Clay）——該死的，這傢伙！」

我早已覺到這位先生的手在抖著，我生怕他也許興奮中把我當真當作了威靈頓公爵，我努力想平他的氣，而且，打算不知不覺地把他弄伏貼，我喚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我說起了威靈頓公爵已經增進了英國的光榮，我又說起他一向就是別人手裏的無知識的工具，而且他愛吃牛排，而且他——天呀，天曉得我說了威靈頓多少好話，當那把剃刀刮著我的喉頭。

最使我難過的，是想到阿夫·威靈頓會和拿破崙·波那帕脫同樣地盛名不朽了。這就等於邦底烏斯·勞拉脫（Pontius Pilate）道人的名兒不見得比耶穌的名字較為被人輕易忘掉。威靈頓和拿破崙！這是個奇怪的現象，人們的心會同時想起了這兩個名字。這兩個人的不同，再大也沒有了，即使就他們的外貌講。威靈頓，這笨拙，上了漿水的麻布似的肉體中有一個灰色的靈魂，他的死僵的臉上有木強的微笑，——然而在這人旁邊人們又會想到了拿破崙的容貌，他是身上每一寸都是天神樣的哪！

他的容貌永不會在我記憶裏消掉。此刻我依然看見他，高高地騎在他的馬上，他那大理石的威嚴的臉上那對不朽的眼睛沉靜地往下邊看著，看著他的衛隊分列走過，——那時他正將他們調往俄羅斯，而那年老的榴彈兵抬眼看他，這樣可驚地忠心於他，這樣意識地嚴肅，這樣視死如歸——

“The Caesar, mortuus saluanti”

我常常忍不住自肚子裏懷疑，究竟我當真見過他一面麼？我們可不是算得真真是他的同時代人麼？於是乎我就覺得他好像像是從「現在」這小小的鏡框上撕去，而且更傲然更威嚴地消失在「過去」的淡光中了。甚至他的姓名在我們現在聽來也像甚古代的名字了，跟亞歷山大和凱撒等等名字一樣地古而英雄的了。這已成爲各民族間的結合的名字，當西方和東方碰頭的時候，他們由這簡單的名字而感到兄弟般的友愛了。

這個名字能夠發生怎樣的效果和魔力，我有一次在倫敦的埠頭上感覺到了，是在印度碼頭，我正站在那兒，有一條東印度人號剛剛從孟加拉來了。這是一條巨人似的船，滿載著印度人。那怪異的樣式和人羣，古怪色彩的服裝，難懂的表情，異樣的姿勢，生野而別緻的外路語言的捲音，以及他們的歡呼，他們的笑，他們那有點柔軟的黃色臉上忽起忽落的嚴肅，他們那似乎憂悒地朝我望著的黑花似的眼睛，——這一切，激動了我的情緒就好像受了幻術一樣。我好像突然被搬到悉希刺最德 (Schelherzade) 的故事裏了。我覺得闊葉的棕樹，長頸的駱駝，金飾披身的象，以及別的寓言似的樹木和野獸，一定就要跟著出現了。那管貨人正在船上，他同我一樣不大懂得那種異方話，而他那正牌的英國人的褊狹也不能充分告訴我，他們是怎樣可怪的民族，幾乎是亞細亞洲各地的摩哈默德教徒，甚至也有深黑膚軟頭髮的非州人，全都圍集爲一族。

對於一個全心靈厭倦了精神喪失的西方，一個憎恨著歐羅巴像那時的我那樣的人，這東方的片段在孤眼前與高采烈地而且變化多端地移動著，就是一服提神的安全劑，我的心至少享用了這安全劑的幾滴了，——那是在陰悶的漢諾威 (Hanover) 或是普魯士的冬季夜裏所那樣長期渴望的呀，因而很可能的我以爲這些異邦人跟我很親愛，而且要是我能夠對他們說幾句友誼的話那我就多麼快活。從他們的眼

睛的深處也顯然表示了他們很喜歡我，而且他們也想對我說幾句使我高興的話，續的是彼此都不懂對方的語言。後來，我忽然得了個主意，要用一個字來表白我的友情，我虔敬地伸出了我的兩手，好像是驚喜那樣，我喊了那個人名字，「摩哈默德！」立刻這些異邦人的深色的臉上都佈滿了喜氣了；他們恭恭敬敬交臂致謝，並且回答我的敬意齊聲喊道：「波那帕脫！」

集外書簡

腦威 易卜生作

（這裏是選擇了一九〇八年腦威的定期刊“Samtiden”，一月號所登的材料，是根據了同年十二月出版的美國定期刊“Poet Lore”，冬季號所載 Arne Kildal 和 Louis E. Bailey 的英譯轉譯的，這是易卜生書信集裏所未收的新發見的材料。原共十七封信，時間最早爲一八六三年八月十日，最晚爲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寫信的地點有克立斯坦尼亞（腦威都城），有羅馬及德國的慕尼克（Munich）等；受信人有五十年代第一流的批評家克萊門·彼得森（Clemens Peterson）及別爾生等人。

（這是從易卜生（H. Ibsen）未享大名到既已成爲腦威文壇權威那一段時間內的散散落落的十七封信。現在選擇了十封，姑總名爲集外書簡云。）

一、給克萊門·彼得森（Clemens Peterson）

一八六三年，八月十日，自克立斯坦尼亞發。

克萊門·彼得森先生：

尺牘一道，我是永遠不能成功的了，最大的緣故就爲的我自己了然於我在這一道上也許正合著你所指摘的——這在我看來以爲未免粗疏——關於我的散文一般的特性。雖然如此，我一定要寫幾行給你，謝謝你，誠意地而且懇切地謝謝你對於我的作品的評論。我謝謝你那些我也同意的話，（你評論中間稱讚我的部分，我也不除外，一總謝謝你，）可是我也謝謝你那些——要是將來有幸識荆時我至少想跟

你討論討論的部分。我特別要謝謝你，因為我見到你畢竟並不像我直到現在為止所想像的那麼跟我反對；這在我這面所關匪輕，可不容易解釋給你聽讓你明白，——你是不知道我在這兒感到怎樣可怕的精神上的孤獨的。我的「朋友們」對於我的意見可也並不於我有害；就我自己而言，我在一切爭點上都比我的朋友們看得明白，——而這，不用說，也並不於我有利的。現在，我正在寫一個歷史劇，五幕的，但是用了散文寫，我不能夠用韻文來寫這歷史劇。你隱約說過我是打算摹倣別爾生（Bjornsn）的，你這話稍稍有點兒不公平；我的「鄂斯托拉特的英格爾夫人」（Lady Inger of Orust）和「海爾格蘭的戰士們」（The Warriors at Hegalund）是在別爾生尚未寫過一行書的時候就脫稿了的。（注意：也許我寫「戰士們」的時候，那「兩戰之間」（Between the Battles）已經存在，但是我並沒而且不能得見。）至於那「愛的喜劇」呢，（Love's Comedy）我可以切切實實對你說，如果一位作家有不得不在情感上題材上獨闢蹊徑的話，那就是開始寫那「愛的喜劇」時的我。

我將依照你的好意勸告，將「英格爾夫人」送到皇家戲院去；但願這件事照規矩辦去就能成功。我忍不住要寫這幾行給你表示我日感謝，因為我有個深深的私感，以為你的並沒將我的作品冷丟在一邊便已經是大大地幫忙我了。

老蒙厚愛的

亨利克·易卜生。

克萊門·彼得森是那時候的第一流批評家。從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六八年，他給“*Fædrebladet*”（雜誌祖國）撰稿。他的評論文頗有相當勢力，很能夠左右輿論。他評過易卜生的一些初期作品，語意頗見袒護，此信中所提及的「愛的喜劇」就是經他評過的。此評頗長，載於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八日

七種圖說。又信中所說的散文劇本（易卜生那時日在作寫的）就是那「妾人」（The Pretence）。（譯Arne Kildal 和 Louis F. Bailey 的原註。）

二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四日，自羅馬發。

克萊門·彼得森先生：

這回聖誕節將有我的一篇詩劇出現。我十分迫切地請你得便撥冗看一看。在國內的潦倒和無望，逼得我反躬自省而且檢省事物的情境；是從這，我那詩劇的情緒和內容發展出來的。你有一次寫信給我說，韻文的形式背後伏着象徵的意味是我的根本色的表現格式。我常常想着你這句話。我自己亦以為然，而因此機緣，我那篇詩劇就水到渠成了。但是我免不得又是蹙手重了蹙。我請求你，——你可否不用什麼放大鏡來把這一方面提出來。我的老鄉們之能否接受我這詩劇以及我納入在這詩劇裏的真理，將依你的評論而決定；但自然我也極願意避免任何殉道的事項，能避的時候總是想避一下。

在腦威的那些雜誌對的評書匠不懂得這一層。因此我迫切地講求盡可能地立即而且強有力地就你所見到的或是我配受的一切上頭給我幫忙。要是你還有什麼沒有寫進你那公開評論去的意見告訴我，——這個，我確信其必有，而且歡心地等待着，中，那即便還是寥寥數行，我也必銘之至；我感着不能忍受的孤立的寂寞。

你的誠懇的

亨利克·易卜生。

此信中所提到的詩劇稿是「勃蘭特」（Brand），但此劇並未在那年的聖誕節出現，直到下一年春

一八六七年三月七日，自羅馬發。

克萊門·彼得森先生：

雖則將近一年以來，我不敢認托知己總是用第三人稱的地位來表示我對於你評論了「勃蘭特」以及由此而我實獲益——等等的感謝，然而這確也不是沒有由衷的銘感，然而一旦你在你我匆匆一面之後寫的乃是不相稱的親密，那就使我有點不好意思了。我斷然自知，在我對你的聲訴中，確沒有那樣的「矯情」；不過你所這樣指稱的這個個性，至少是那麼真實地腦感人的，以至我能容易易看到這是一個腦感人給了你機會去觀察去評衡。雖然如此，我還是冒昧對你表示我謝謝你的批評——謝謝你那已經寫了出來的，也謝謝你所沒有寫到的。前者曾經是我個人的大大的快慰，而且多少在社會上於我有利；至於後者呢，當然未曾給我什麼快慰，可是正因此故而亦與前者同樣地可為我自己反省之資——這一件事要是忽視了，那是該打的。

但是更有在評論了「勃蘭特」以及我的其他著作以外我要謝謝你的地方。我要謝謝你此外所寫的每一個字，而且我盼望你在我的新作裏將認出我已經本質的地前進了一步。我要謝謝你此外所寫的每一個字，而且我盼望你在我的新作裏將認出我已經本質的地前進了一步。

有人告訴我，你有一次說過你不相信評論了我的書會有什麼用，為的我大概未必依從人言而求進步。我當然不會依從那些徒有虛名的權威的指導，因為如此則我將不忠於我的眼光，而且這樣盲目地依從你的指示，我敢斷定於你也沒有什麼愉快。但是我這裏剛才所說的前進一步，却就已含在這事實中，——就是從今以後無所謂「要怎樣」的問題而是「必須怎樣」的問題了。而我之得以跨過這廣闊

的坎子，是出於你的幫助，因此我現在謝謝你而且將要常常謝謝你呵。
盼望你在這幾行字裏不至於看到除了我們因有其實算得泛常的交誼而一通私函以外尚有什麼過或不
及的其他。我是——

永遠謝謝你的

亨利克·易卜生。

這封信裏所說的「新作」指「Peer Gynt」〔譯原註〕

四、給別瑟尼·別爾生 (B. Björnson)

一八八二年，三月八日，日羅馬發。

親愛的別爾生：

我好多天來老是想着我應當寫信給你，請你領受我的至誠的銘感，因為你那樣坦白地而且誠懇地起
來給我辯護。在我被那麼多方面攻擊的當兒。以我所知你那種大無畏的領袖羣倫的心胸而論，你這回的
仗義，當真只能算是一件小事。但是無論如何，正因為今兒的事沒有不得不使你出頭表明態度的理由，
而你竟毫不遲疑，投身於紛爭，所以我請你確信我將永遠不忘記這一回事。

我又記到你在阿美利加的時候曾經說了我許多好話。這個，我也謝謝你，並且讓我趁便告訴你，當
你在海外的時期，我是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那時候，我剛剛異常地神經過敏，我常常覺得一趟美洲
的旅行似乎是不安全的冒險的事兒，又而況我聽說你在那邊生了病，而且正當你有回來的消息時我見報
載海裏有風浪。於是我瞿然憬然，深感你之於我——比我們其餘一切人——所值如何的格外多了。我覺

得，要是你偶遇不測，要是這麼一個巨大的災禍降於我們的國家，那麼一切創作工作的樂趣勢必將從我離去。

次夏將是“Synove”出世後的二十五週年。我旅行經過發爾特斯（Valors）的途中讀着這部書。我盼望這個可紀念的年頭將照牠配受的份兒好好地記念一回。如果那時情勢適如我願，我也想回國參加那紀念的。

有一件事我必須告訴你。也許你從“Kagulator”（報名）或從別處你已經知道了我在一年前寫給主筆勃納爾（Berner）那封信的內容。我那時沒機會跟你商量；但是我料想來你不會對於我那封信的內容或者對於這聲請事項本身有什麼實質上的反對。在我呢，以為我們的文學的資產長此沒有什麼保障是一件不可忍的不公平。現在我又寫了信給勃納爾，把我——衆人中間一個的我——約計得的我的損失數目附了去。這筆數目，單就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那兩處的一兩座皇家戲院算來，就有二萬五千克魯納（Krone，錢幣名，每枚約合大洋五角半）左右。傀儡家庭是照契約給我報酬的，在哥本哈根就給我掙了九千克魯納。你的劇本在那邊演的要是有契約的話，至少每篇劇本該你的報酬不會少於一傀儡家庭。算算那總數該有幾多。而況還有在德國演的！

一位作家要能夠爲了思想解放而服務而以全部精力，不分心去工作，必須他的經濟地位多少是獨立的。彼劣黨公然阻礙我們的作品傳佈，而且戲院們有拒絕排演我們的劇本的。如果我們將來有作品公世時不被迫着去顧慮這方面，（按指經濟條件——譯者。）於人民是最有益的。

因此我盼望你不吝不贊助我所取的這個步驟。我要求的，只是公道，沒有別的。
尊夫人前請代致意；你這面，請接受我的多謝又多謝。

亨利克·易卜生。

易卜生和別爾生曾有一時「絕交」，但在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易卜生先向別爾生問候，並附以「燈檯標」——易卜生的訪問的卡片上附言是贈給別爾生夫人的。

這封信開頭所附說的別爾生給易卜生的辯護，是關於「羣鬼」一劇。別爾生遊美演講是一八八〇年秋到一八八一年五月的事。勃納爾（Hjogard Berner）是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八年間挪威國會中「左派」（自由急進派）最有力的議員之一。「D. A. Rider」是當時「左派」的機關報。易卜生給勃納爾的信要求他動議增加作家們（當然易卜生和別爾生都在內）的年金以補償著作者所得國家法律保護（例如外國可以照條件演他們的劇本）所受的損失。贊助這請求，勃納爾曾提議——並且用其他種種方法鼓勵。把易卜生和別爾生的年金增加為每年二千四百克魯納，以報酬他們對於國家服務，並為補償他們因現行版權法之不完全而只有小數的版稅收入。國會中「右派」的議員有幾個一方面對於易卜生的作品有利於國家這一語大起異議，另一方面堅以為易卜生和別爾生的收入損失其故不在腦感之缺乏版稅法而在丹麥之沒有版權法，為的他們兩位的作品，大都在丹麥印刷發行。（譯原註）

五

一八八四年正月九日，自羅馬發。

親愛的別爾生：

謝謝你新年的賀年信。而且請恕我直捱到今天，才給你回信。你千萬不要以為我在那時間內對於那件事老是遲疑不決。我無所用其考慮的，我接讀了你的信當時就定了答覆；這就是我的答覆了——

我既不能，且不願，担任克立斯坦尼亞戲院的主腦職位。我的舞台經驗以及對於國內生活的回憶都不是什麼能夠鼓舞我起來再作一度嘗試的。要是我自覺得倘担任了總理一職便能對於我們的戲劇藝術有什麼利益，那我大概一定會對於這件事感到責任心而且義不容辭；然而在這一點上，我大大地失望。我們的舞台幹部習氣很深，未必能守紀律和絕對服從；而況且，還有一個報館老是準備着給不逞份子撻腰去反對領導者。這是主要的原因，為什麼我們不能像別人在那些無政府傾向不大發展的國家似的辦到真正的指揮如意。我以為我未必能夠把這種惡習改得好一點；因為此種惡習跟我們整個民族的人生觀關係太深了；而況我對於戲院實際事務的興味又是太少。因此我無論如何決不担任這件事。

但是，親愛的別爾生呀，主要一點可是這樣的：委員會所要的人絕對不是我。這除了你更沒有別個。你之不肯貿然接受這個職位是否十分堅決，當然我是不能輕下斷語的；然而要是你有幾分活動意思的話，我實為大局慶幸。自然，不論怎的，我料到你拒而不受乃是在嚴密考慮以後的。

不過不問你自己的進退到底如何，却不能不向關係方面約定你的兒子得在這戲院辦事——如果他本人願意。去年我跟他通過兩回信，所談是別的事，可是我更加確定了我的信念，以為他就是能夠做到我們所最需要的一位專門的戲院職員的。至於蘇羅特 (Schroter) 呢，可留也不妨留着，——這是假定你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委員會的任命的說法。

此外，我一定要說，我不很深信此時克立斯坦尼亞的公眾真感到需要一個好的戲院。在鐵服利 (Tivoli) 擺場子的小歌劇班子和馬戲班幾乎常常能叫趕市的民衆喝采，以及在學生和店員的『愛美』 (Amateur) 演劇時觀衆所表示的興趣，這在我看來以為都是暗示着文化的一角，而這一角還是沒有把真正的戲曲藝術十分深通了的。為這緣故，我覺得克立斯坦尼亞戲院廢了歌劇是可惜的。歌劇要求於觀

乘的文化程度比戲曲的很少些。所以歌劇盛行於駐防的大城，商業都市，以及凡是有無數貴族羣集的地方。但是從歌劇的羣衆可以漸漸發展出戲曲的羣衆來。而且對於舞台幹部，歌劇也有一種訓練的效能；在官杖之下，個人是不得不自願完全服從的。

你信裏的另一件事我要在日後再答覆了。至誠地謝謝你那些照片。請代我們敬候尊夫人。也致意呂愛斯 (Lies)。我十分關心地等着要曉得你對於那戲院事件的最後決定。多謝。多謝而且喜歡你的『長手套』 (A Gantlet) 和『牧人歌』 (Pastor Song)。你親自將牠們排演起來罷。餘容後談。

你的誠懇的

亨利克·易卜生。

別爾生沒有接受那職位，但是他的兒子別倫·別爾生 (Bjørn Björnson) 在一八八四年九月受任爲克立斯坦尼亞戲院的舞台經理，鮮羅特仍爲全院首腦，從一八七九年到九九年。這一八九九年，國家戲院的新屋落成，別倫·別爾生被任爲總理，直到一九〇七年。此後由著作家威廉·克拉格 (Vilhelm Krag) 任了經理。〔譯原註〕

六、給霍福萊教授 (J. Hoffory)

一八八七年二月四日，自慕尼黑發。

親愛的教授：

從柏林回來以後，我差不多天天想到要寫信給你。但是天天總有點雜務羈絆，到現在乃奉華函先賜，這是我非常銘感的，

昨天我寫信給費·包爾契夫人 (Mrs. Von Borch)，我通知她，除了關於校對方面還有幾處明文規定條件而外，我不反對她的『野鴨』 (The Wild Duck) 的譯本從原定的呂克拉姆 (Reclam) 處移歸費 (Fischer) 君出版。

至於談到『英格蘭夫人』呢，那是一篇舊作，大約十年前有愛麥·克林根佛爾特 (Emma Klingensfeld) 的德文譯本。由此間「慕尼亞」泰哇度·阿克爾曼 (Theodor Ackermann) 書店出版。現在這譯本尚有銷路，因此另來個新譯本。話在目前就談不到了。

承示及「羅士馬莊」 (Rosenstolz) 的德文本在柏林會那樣的受人歡迎，我也是非常的高興。

我十分盼切地等着你的關於「羣鬼」的註釋，我預先向你道謝了。

這次我到柏林遊訪，以及遊訪中所見所聞的一切，我認爲是大人的而且真實的個人幸福。這在我的身心上，有不可思議的滌舊啓新的效力，這一定將要在我此後的作品裏留一印跡。

我請你，親愛的教授，接受我，最至誠的感謝，爲的在這一切中你的助力重要而且多；我同樣最至誠地謝謝勃拉赫姆博士 (Dr. Bahrn) 和歇倫台爾博士 (Dr. Schlenker) 以及其他一切凡是我有幸得與晤談的各位先生。

你的破聘爲教授，我早在丹麥報上讀到了，現在我敬致最熱忱的祝賀。從今以後，你將和另一個政治社會發生關係了，但是我料想來在許多方面的你的科學的工作還是要和北方諸國繼續有關係罷。

現在就止於此，再談。

你崇拜賜多多的

亨利克·易卜生。

霍福萊是一位丹麥學者，從一八八七年起擔任柏林大學的北歐語文教授。易卜生寫這信是在從柏林回來以後，他在柏林曾出席於正月九日的「羣鬼」第一次上演，兩天後，柏林文化界同人請他到一個盛大的歡迎宴。（譯原註）

七

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自慕尼黑發。

我的親愛的教授：

最懇切地謝謝你的兩封信，就是我在作答的。

白羅塞威脫（Brandewer）的譯本我訪着牠好久了，當我聽得謠傳有這樣一個譯本在預備；但是我直到最後還以為牠的出版不能那麼快。白羅塞威脫和呂克拉姆兩人在我面前完全沒有露過一點口風呢。

在這樣情形之下我聽說那柏林版將儘力趕出來，我的快慰自然是加倍的。我也覺得很對不起費恩君，我羨望他競爭者不至於使他受到很大的損失，——如果他能夠立刻宣布他自己的正式得原作者許可的譯本馬上就可以出版。

關於我的最近的照相，——我所認為最好，但已經買不到的，——現在據說還可以有幾張，允許我明天送到，我一到手就馬上寄一張給你。

我請你儘管應用我的信札，只要你覺得牠們對於你手頭的事最能效勞；而且額外我要謝謝你那有助力的引言，那是幸蒙你曾經提起過許我來參加一份意見的。

『皇帝和加利利人』（Emperor and Galilean）並不是我在德國寫的劇本的第一部，但也許是我在德

國知識生活影響下所寫的劇本的第一部。一八六八年秋，我從意大利來到德國，在德勒斯登（Dresden）住下，帶着有『青年團』（The League of Youth）的草案，這年冬天我就把這『青年團』寫了起來。住在羅馬的四年工夫內，我會經做過歷史的研究並且記下了那『皇帝和加利利人』的一些要點，可是並沒擬定什麼明白的計畫以備實行，那自然那劇本可說是簡直沒有動筆過。那時候我的人生觀仍舊是民族的斯坎底那維亞的，而亦因此我覺得用起外國題材來就不順手。於是以後我在德國經驗了那偉大的時代，——戰爭時期以及戰後的發展。對於我，這一切在許多點上成爲轉化力。直到那時爲止的我對於世界歷史和人類生活史的見解全是民族的。從那時起，可就擴大而爲種族的了。於是我可以寫『皇帝和加利利人』了。這是在一八七三年春完稿的。

蒙你告訴我，在柏林，人氣還是於我那麼有利，我高興極了；並且又暗示及，也許我有機會把我的「劇本在旭司比爾院（Schauspielhaus）上演，這也同樣使我很快樂。我的近作——如果有新東西脫稿了的話，倘能在那邊上演，固所欣願也。

至誠地謝謝你一切的犧牲精神的友誼，同樣謝謝凡是那麼忠誠地而且不懈地關心我的事業的各位相識者。如果我一向是不得不靠仗自己的話，那我真不敢說我的成就該有多遠？請你確信我在感謝中是深深地認明了這一點的。

多承愛拂的

亨利克·易卜生。

此信中提到的白羅塞威脫的譯本就是『野鴨』的譯本，在一八八七年由呂克拉姆出版。

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自慕尼黑發。

我的親愛的教授：

自從回來以後，每天想念着您以及柏林的別的朋友們，每天總想寫幾行給你。但是當我出門那期間已經擱積了那麼一大堆的事務信件，甚至到現在還沒有通通料理清楚。

今天我還只得姑寫寥寥數行請你接受——而且請你便中轉達——我的最至誠的謝意，給我們那許多的至交，他們都是我一生最榮耀的時期——在柏林的一星期間，給我做臉的。我回顧這一星期，我覺得一切都如在夢中。幾乎使我惶惶不安。

上星期柏林後一星期我在威瑪（Weimar）過。那邊也正演着『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演的十分出色。劇中人物的扮相和表情跟他前比爾院的竟是作怪地彷彿。

然而這邊的溫格爾（Wangel）一角演來還沒十分細膩到家。而林格司托蘭特（Lyngstrand）一角也沒有像那邊的一個那麼無比地把劇情和劇中人物的身分擺得精姿正確。不過扮『異鄉人』那一位，我以為而且深信不能有比這邊的再好的了——這是個高高的清瘦的身材，一張鷹臉，一對炯炯射人的黑眼，和一付叫人驚佩的沉着而蒼涼的嗓子。

我已經把我的藏書通通點查過了，可沒有找到那有序文的『愛的喜劇』第三版，——後來的印本上把那序文刪去了。因此我幾天前寫了信給書記長拉爾森（Larsen）請他代我弄到一本就寄給你。我盼望他會辦到的。

我接到了從維也納寄來的各方面的信，從這些信中，我看出了歌倫台爾博士的講演對那邊有了強烈的效果了。但最奇的是這些通訊和宣告並非發自德國人，反倒是從匈牙利人和波蘭人的圈子裏起來的，

了。
祝禱你。

你的至誠的

亨利克·易卜生。

海倫娜·拉孚是一個德國的藝術家，在哥森薩斯（Goschenass）和易卜生相識。（譯原註）

十

一八九二年三月三十日，自克立斯坦尼亞發。

最親愛的拉孚女士：

惠函在我生日那天送到，請許我回答你最親熱最至誠的我的感謝，也謝謝你惠贈的你那幅美不可言的畫兒，那是前幾天收到的，給我說不出的無量快樂。這畫兒現在掛在我書房裏一個好地位，地位是這樣的好，他每時刻在我眼前，他那遼闊的海景的畫面時刻叫我看着心懷恬暢。——而且，時時刻增增了我的渴思晤見那位創造了這幅美麗可愛的藝術品的親愛的嬌小姑娘的願望。而她在創作這畫兒的時候也在遠遠地想着我罷。呵——我但願有機會當面對你伸致我的感謝，照我所以為最應該怎麼謝謝你的，惟見面致謝。海是我所愛的。你的畫兒把我引到我所愛的思想和情緒裏了。是的——你確實已經用你給我的東西使我的生活充滿豐富了。——可愛的蘇爾維格（Solveig）將掛在這海景畫兒的旁邊，一並排在那裏着，我就說着，我這塊兒的，而且整個的，在我眼前了，——而且，在我心靈裏。

這幅畫兒到你送來，原本就比文字和彩色更記念，我的心靈湧起那熱烈熱烈的對於慕尼克相同想。極想再到那邊去住呢。為的我是——一心一意向着那邊的呵。然而人生中有那麼許多事不能從心所欲。

你使用腦威語文的本領已經很到家了。你難道從沒想到來這裏歇一個夏麼？不想在山裏或者泛舟海上夢一回清整瀟灑的夏夜夢麼？

這件事請你便中給我個回音。最親愛的拉孚姑娘。你高興來麼？倘蒙你時賜數行——當然不敢多擾——那我是說不出的受用了。

多蒙厚愛的你的真摯

亨利克·易卜生。

拉孚女士在一八九〇年易卜生的生日接了一幅畫當作賀禮。這是一幅少女的頸部的速寫。易卜生收到後立即起了個名字：蘇爾維格。信中斷云，即指此畫。（譯原註）

「蜜蜂的發怒」及其他

比利時 M·梅德林克作

〔梅德林克 M. Maeterlinck 寫了好多本散文，其中有短論、漫談、Sketch 等等。現在從 a. Teixeira de matos 英譯的「The Double Garden」中選譯〕「蜜蜂的發怒」(The Wrath of the Bee) 和菊花 (Chrysanthemums) 兩篇，又從 A. Sutra 英譯的「The Buried Temple」內選譯「過去」(The Past) 一篇。〕

一 蜜蜂的發怒

自從「蜜蜂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Bee) 也是梅德林克所作；——譯者)出版以來，常常有人要我闡明蜂房的一個最駭人的神祕，——就是蜜蜂的不可解說的突然的而且有時拚命的發怒的心理狀況。事實上，現在還有一大堆惡意的不公平的「神話」銀圍了那些黃色的蜜仙住所。最勇敢的客人到園子裏走近了那盛開着金花菊和春蘆草和那些「光明的女兒」——閑閑然喧鬧的養地的營兒，也不免放輕了脚步而且不敢聲張。用心周到的母親們不使她們的孩子走近蜂房，正像她們不讓孩子們走近了濃煙直冒的火或是「亞特」(毒蛇)的窩一樣。而養蜂的新手呢，戴了熟牛皮的手套，蒙着面網，身包在濃煙裏，(一)站在那神祕的都城面前時，也未始不像那些身臨大戰的人們似的捏着一把冷汗呵。

(一)就是他帶着能發濃煙的燃料，因為煙是驅走蜜蜂的有效武器。——譯者。

這些傳統的恐懼到底有沒有多大的理由呢？蜜蜂當真是危險品麼？能不能將牠馴伏？走近蜂房是否有危險？碰到蜜蜂發怒的時候，我們應當逃呢不逃？這些問題凡是畏畏縮縮開始養蜂而起手學習的人們都熱切地問着。

蜜蜂這東西，通常是既不膽怯，也不好勇狠闖，倒是有點心性浮躁。對於某種人，牠有不河堤灘的憎惡；而且牠也有牠的不高興的日子。生例如大風雨將來的當兒，——那時候牠就極端的容易動怒。牠變得分辨得清楚而且最敏感的嗅覺；牠受不了濃香和惡味，特別是人類的汗臭和酒精的氣味。牠還不能夠被馴伏的。——馴伏——這字是正當的意義講；然而，那些我們不去拜訪的蜂房會對於牠們苛刻而且不信任的話，那麼我們天天留心着的蜂房也會很快地習慣了人的慎重而賢明的光顧。末了，要使得我們能夠幾乎一點點地不吃去調弄那蜜蜂，則尚有若干小小的方策，這是要因地制宜的，而且只能從實際經驗裏學到。彼此就應得揭露牠們發怒的大秘密了。

(Pc Part) (續)

蜜蜂這東西，本性上是膽怯和平，而且這樣長點心，蜜蜂這東西，永不馴伏，不聽弄你這等話。——但當牠一回到牠那蠟脾的國度裏時，牠們是否仍舊保持牠那溫和的忍耐的性格或者變而為暴燥而可怕的危險，那就全要看牠的祖國是否富饒或貧乏而去了。這又是當我們研究這些好精神而神秘的「人民」時我們人類邏輯的先見完全失敗之一端。在我們看來好像是當然的——蜜蜂們理應用死力以防守牠們的那樣辛苦地聚積起來的財富。——一個蜂房像我們在好的養蜂場所見，這城裏的無數的小房內充溢着那種甜美的飲料，好比幾千的桶兒從地窖裏一直堆積到屋頂小閣，金色的石鐘乳似的流過那些襪褶的牆

而且遠遠地透到外邊，愉快地把那些張開了的花萼的不久長的芬芳相應和，而蜜的更持久的香氣又擴起了已被時間結束了的花的記憶。然而不然。蜜蜂的住所愈富饒，那就牠們在這周圍作戰的熱心愈低減。試開一個富饒的蜂房罷，如果你小心地用這煙把那些守望的哨兵趕進城去，那麼其餘的蜂民就絕不會和你爭奪那些戰利品了，那是蜂們從前從美麗而晴暖的季節的一切微笑一切愛嬌裏獲得的。

試一試看：我擔保你不吃虧，如果你只揀那分量沉重的蜂房下手。你可翻轉牠，弄空牠；那些彷彿惶惶的小東西完全是不傷人的。什麼道理呢？敢是那些可怕的女將軍喪失了胆量麼？不是害饒使牠們變得怯弱了？是不是牠們也像我們那些繁榮的市鎮裏的太享福的人們似的，把防禦危難的責任委諸於那些守門的不幸的傭兵？不然。從未見蜜蜂的勇氣因飽暖而低減。反之，蜂國愈富饒，則牠的法律施行得越其嚴厲而緊密，一個聚積着逾量財產的蜂房裏的一位勞動者比另一貧乏蜂房裏的勞動者更為勤勉。還有些別的原因雖然我們不能夠完全領會，但似乎亦頗可信，如果我們不嫌解釋得太野以為那些可憐的蜜蜂一定被我們那可怖的舉動怔住。驟然間看見了牠的大住宅被拉開了，被倒翻了，敞開了半邊了，牠大概以為是一個免不掉的天災降臨了，牠就覺得若去抵抗未免不智，牠不抵抗，却也不肯飛開。似乎牠本能地已經在那破壞中看到了牠未來的住所，而這，牠希望用那燬壞了的市鎮的材料再建起來，牠放任了現在的，就爲了牠要留用於將來。或者，還有，也許牠像那寓言中的狗似的，——「那隻把主人的牛頸掛在牠頸上的狗，——知道一切是不可補救地喪失了時，便寧願爲了搶奪牠的一部分而死，痛快地吃一頓而後和生命告別？我們不能準確地曉得。我們還不能約知我們人類兄弟們的最簡單的行動呢，如何會洞見蜜蜂們的動機？

然而，事實是這樣的：由每次加於那蜂城的舉動所得的大證明，由每次蜂們看來好像是不能逃避的困難所發生的結果而言，往往是一嘗那發昏的病症在營營攪攪的蜂羣中傳佈開了以後，蜂們就立刻飛在牠們房上，兇猛地撕開了冬藏的純聖的蓋膜，一頭鑽了進去，把全身都浸在那甜桶裏，一口氣吮吸那百花之釀，貪婪地吸，併醉地吸，直到牠們的圓環形的身體放長了脹大了，跟打足了氣的皮瓶一般。這樣飽了蜜汁的蜂就不再能夠把牠的腹部彎到可以放刺的角度了。這當兒，牠就變成了所謂「機能上的」不能傷人了。普通都以為養蜂人用了噴煙器將在外收集蜜汁的戰士們弄醉，弄得半死半活，然後利用此昏迷的無抵抗，直搗那無量數的正在睡覺的女將軍們的宮闈。但這個意見是錯誤的。開頭放的煙是趕逐城門口那些守卒進去而已，這些守卒們老是在那裏看望而且時時刻刻想打架的；接着再噴射兩三道煙，則是在勞動者（工蜂們）中間引起恐慌的；是這恐慌引誘起蜂們的不可思議的貪饒，而這貪饒造成了蜂們的無能為力。就是這樣的事實說明了人可以不戴手套不蒙面網而把最危險的蜂城開開來，被視牠們的房，搖掉那些蜂，將牠們放在腳邊，將牠們堆起來，像挖玉蜀黍的玉米似的將牠們拉出來，舒舒齊齊收了牠們的蜜，在嗡嗡的如雲的被掠奪的蜂勞工們中間不會有受到一刺的危險。

五

但是，誰要是那樣去碰碰貧乏的蜂城，他可就該死了！慎莫招惹那些貧乏的蜂羣呀！在這裏，煙失掉了牠的魔力，你剛剛噴着第一道煙，還沒噴完，立刻就有一萬狼藉而暴怒的惡魔從城裏衝了出來，立刻制服了你的雙手，刺盲了你的眼，攔得你滿頭滿臉。據說是除了熊和斯芬克司（Sphinx Atropos）其他沒有生物能夠抵擋那鐵甲軍的忿怒。這時最要一着：切莫掙扎。這狂怒將會波及鄰近的蜂國；而且那滴落的毒液的氣味也會把周圍一切蜂羣激怒起來。除了立刻躲進叢莽去，更沒有

別的安全的方法。蜜蜂比黃蜂不記恨些，也寬宏大度些，蜜蜂不太窮追牠的敵人。如果連這也不可能，只有絕對的不動也就能夠使牠們靜下去或者自己飛開。蜜蜂畏懼而且攻擊任何突然來的動作，可是動了時也就立即邀得牠們的救免。

貧乏的蜂城，與其說牠是在活着。倒不如說牠一天一天在死滅，而正因為牠們房裏沒有蜜，所以懼對於牠們不起作用了。牠們不能像那些幸福的部落中的姊妹似的狂飲一個飽，而亦沒有重振家業的野想以分散牠們的作戰的意志。牠們的唯一的念頭是死在那被侵犯的城門口，牠們是苦惱了的，提心吊膽慣了的，然而牠們敏捷，牠們沒有顧慮，牠們用了末之前附的英武勇敢和決心死守牠們的國土。

因此，小心的養蜂人在動手開一個貧乏的蜂房以前，必先得孝敬那些饑肚子的蜜僮。他的孝敬是一個有蜜的空房。牠們馬上攢住了這禮物了，於是乎用煙來幫忙，牠們就自己喝脹了肚子，餓得發昏，那些富饒蜂房裏的有資產的「市民」同樣地無能為力了。

六

人們還可以找到更多關於蜜蜂的發怒以及牠們那簡單的禁忌的資料。這些禁忌常常是這樣古怪，以至鄉下人一向——而且現在還是——把牠們歸源於道德的根因和深湛的神祕的直覺。例如，有一個信，以為這些真潔的採蜜荷者（蜂）受不住一個不貞者——特別是犯了姦情的人，走近身。要是這些和我們同居於此不可思議的大地上的最有理性的東西，當真會那樣操心到一個通常是很無害的不檢者，這才是可怪了。實際上，牠們不轉這種念頭；但是，全生涯都倚賴於百花之爭芳競豔的牠們，憎恨我們的儉了香氣去，却是實情。我們會相信真潔比戀愛少發出些氣味來麼？難道這就是吃醋的蜜蜂們之所以怨恨麼？難道這就是那「神話」——說蜜蜂深恨風流放蕩的人——的來源麼？若果如此，那麼這一個「神

「話」必得歸入其餘許多「神話」的一類裏去，這些「神話」爲的意在推崇自然現象常把人類的情緒送給了蜜蜂的。然而最好是儘可能地少把我們小小的人類的心理混入我們所不容易明白的一切事物，最好是只從外面——在我們人這邊或在物那邊——去尋求解釋；因爲說不定倒是外邊有着我們還在等候的絕對的天機呵。

二 菊花

每年，在十一月，——在「死的時間」——跟在背後的多實而莊嚴的秋日，我虔誠地到有緣幸見的地方去拜訪菊花。也在別處對菊晤談，在旅行中或在偶爾勾留的住處，但得欣然幸遇，地點是不關重要的。實在，菊花是花中最普遍最花色多的一種了。但是牠們的花色多和驚人的變化，又是像時風之多而善變似的可以說是跟不可思議的隨心及化的伊甸園聲息相關。在同一時間，一個神祕的聲音——甚至像是穿綉的，飾着累絲（filigree）的，戴着珠寶和金髮鬚的，給了時空的「通行口號」，而於是菊花，溫順似絕代佳人，在各緯度各地域，服從了那神聖的命令一齊綻開。

隨便走進那些結晶的博物館之一，也就夠了；那邊，牠們的有些像殘宮的珍麗在秋季的和諧的錦繡之下獻酬。我們立刻把握到「年域」的至高無上的理想，突然插入的美，以及精不到於奮力，在這特異的世界裏，——這世界即便在奇怪而特性的花的世界中也還是奇怪而特性。而且我們自問道：這新的理想，在太陽、大地、生命、秋、或人類等方面，遮莫是淵深玄妙而且當真必要的。

於是昨天我去讚美「年歲」的溫柔而燦爛的花節，——這是十二月和正月的雪像一條和平的靜寂的夜的闊帶子分隔着那些在二月裏找光明再萌芽（雖然不大看得出，可是已經有力，）而開始的許多花節以前最後的一次。

在遼闊無邊的透明的圓穹下，牠們在，——牠們，百草枯黃之月的尊貴之花；在莊嚴的會場裏，牠們在，——牠們，端莊的小小的秋之小仙，牠們的舞姿和態態都似乎只要一句話就會肅然凝止。牠們而且懂得愛護牠們的眼睛，在欣然的第^一瞥時，就明白了牠們一向是活動地而且盡心地繼續着牠們的無定的理想進化。試一回溯牠們的卑謙的出身罷；試看最初的可憐的毛茸，還有那猥瑣的柳條的深紫或紫紅的大馬色花，至今堆滿了落葉的大路旁邊以及我們鄉間園圃的隙地，倘或見牠們儼然微笑着，牠們來比較比較這些大雪團似的，赤銅盤或球似的，古銀碗似的，白玉和碧玉的璧璫似的，將十幾匹奇妙驚人的花瓣都似乎要將「冬」所祕藏於沉睡的森林的胸懷中的一秋之六形^一和其色^一歸世界盡量露；隨牠有多少要我們點品也點不出來，我們想也想不到的新奇花樣一一來罷；我們只管欣賞只管讚美便是了。

比方說，這裏就有神奇不可究詰的星之一族：有平扁的星，有裂射芒角的星，有鬆薄透明的星，有厚實而多肉的星，有銀河，也有跟太空那些星座相等的地上的星座，這裏，有承接露珠的輕倩的羽毛，這裏，有使我們的夢幻也自愧不如的奇極入化的詩意的縹渺的髮兒：——是敏慧的精巧的懷然若持的髮兒；是狂放的奇幻驚人的髮兒；是甜蜜的月光，黃金的叢莽，發火焰的旋渦；是微笑的絕豔的女郎。

鬚兒，是驚惶逃走的水泉女仙的鬚兒，是熱情的「酒神的女祭司」的鬚兒，是靈眩的「鮫人」的鬚兒（二），是端肅的聖真的鬚兒，是天使們母親們牧羊神們以及戀人們的顫顫的手指輕輕撫摸着的活潑天真的嬰孩們的鬚兒。而於是，這萬胡亂地還有些不能歸類的鬼魔：——刺蝟、蜘蛛、有捲毛的苦苣、波羅蜜、櫻毛、薔薇、貝壳、燻霧、噓氣、冰著和雪花，紛紛亂逃的火星、囊、閃光，一切有鬚毛的軟綿綿的多肉的東西，肉冠、剛鬚，送葬的火把，炮仗，迸射的火舌，熊熊然火焰和喧曠的湍波。

三

既已列舉了「形」，現在就來了「色」的檢討的問題了，——這是「秋」不給其他的花草而保留給菊花的。「秋」豪奢地把黃昏和夜的一切影色，把收穫季的一切文采，都給與了菊花。——「秋」給了時有森林之雨的一切土赭色，有平原之煙霧以及圍圍之霜和雪的一切銀色的新奇異彩，「秋」更允許菊任意汲取衰草和凋林的取用不盡的色的富藏。「秋」允許菊妝扮自己，用了金的 *gold* (金條名)，青銅的古錢，銀的扣子，紫銅的鈕片，「侏儒」的羽冠（二），搗成爛末的琥珀，火焦的黃玉，蒙垢的珍珠，生煙的紫玉，闢紅若將化灰的赤晶，——被把風掃集於谷底和山路邊的一切將死然而還在閃閃放光的珍寶。但是「秋」却堅持一個條件，就是菊必須忠於那一切「珍寶」的老主人，必須穿了那生產牠們的褐色而關罔的「秋之月」的號衣。「秋」不許菊背叛了那些老主人而穿起「春」和「黎明」的那種靈氣洋

(1) *Sphinx*，猶曰獅身人面，其實牠們據說是有翼的。希臘神話，謂 *Sphinx* 為女身，居水中，美極善歌，歌聲極能迷人，舟子聞之，往往迷途而自探於水。

(2) 侏儒，曰 *gnome*，北歐神話中一種小小的居於地下的精靈，善工。屬於此類之「小鬼」多得很，視其為何物（如木石水泉等）之精靈而各異其名。——譯者。

澤的服式。要是有時候「秋」居然讓菊穿了淺紅，那麼牠的條件是，這淺紅必須是從祈禱於墳墓前帶着面網的玉容慘淡的少婦的冷冰冰的嘴唇上借來。「秋」最嚴厲地禁止使用的，是一夏一的色彩，——太蓬蓬勃勃，太健康，太心滿意足，太豪華的色彩。「秋」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那與高采烈的朱色，那興奮的豔紅，以及那傲慢的耀眩的紫色。至於藍色呢，從黎明的淡藍到海洋的深藍，從羅來紅日到 Bourgas 和穀花的，全是被死力地排斥了的。

四

然而，謝謝大自然的偶一疏忽，花之世界內最常見而且最被嚴格地禁止的一種顏色——差不多在花繖、花瓣、花萼這城裏只有那含毒的大戟的花冠是戴着這一種顏色的，——綠色（專留給幫襯和營養作用的蕪子戴的這種顏色），却滲進了那看守得很緊的境界了。眞真的，牠（綠色）是像一個叛徒，一個間諜，一個灰色的奸細似的，靠着謊話偷偷地混進來的，牠依然是夜的冒充的色彩，像海洋的深碧，牠只在花瓣尖頭不大明顯的所在這才露出牠的本來面目；牠是態度曖昧，怔忡心焦的，牠是彷徨遊移而且躲躲閃閃的，但牠的存在也是不能否認的。牠既已進來，牠就站住了，牠就儼然居之不疑起來；牠將一天一天的更穩固更堅決起來；而且，從牠這用計開拓的口子，一切的快乐以及一切的被驅逐了的三棱鏡的光彩都將湧進這處女地，——都將在那邊爲我們的眼睛準備好不經見的感受。這是花國內一個大風潮，一個值得紀念的勝利。

五

這樣把一種謙卑的沒有用處的花的奇異多樣的「形」和描寫不盡的「色」來自娛，——這件事，我們一定不能以爲是孩子氣；同樣我們也一定不能像拉·勃呂葉爾（La Bruyère）有一次描寫那個鬱金皇

或梅子的愛好者似的對待那些想把菊花說成更美麗或者更奇異的人們。你記不記得拉·勃呂塞爾的有趣得狠的章節？

「愛花者在郊外有一個園，從日出到日落他的時間都化在那園子裏。你看見他站在那邊，你總以為他已經生根在他的鬱金香中間，在他那「相依如命的寶物」前面。他的眼睛睜得大大，搓着手，俯身下去更親切地看；他從來不會見過牠這樣好看；他快樂得出神了，他離開了那花，走到那「東洋」，於是又走到那「寡婦」旁邊，從這裏走到那「金衣」，再前去走到那「拘如塔」(A. J. J.)，終於回到牠這「相依如命的寶物」前，他站定了，牠疲倦透了，坐了下來，忘記了他的午飯；他看着那鬱金香，讚賞牠的姿態、影、色、光澤和邊緣，牠的美麗的形狀和花毒；但是上帝和自然却不在他心上，因為上帝和自然未必勝似他那鬱金香的球莖。那是給他一千個克朗(金幣名)他也不肯割愛的，雖則要是一旦鬱金香不吐蕊了而且石竹成爲一時風尚的時候他會無條件地送給你。這位理性的——有一個靈魂而且冒充什麼宗教的人兒疲倦了，他中午餓了回到家裏，可是很高興他那一天的工作；他見過一些鬱金香了。

「另外談起水稻的健康的外貌，談起豐盛的收穫，談到葡萄熟年，那你就會知道他所關心的只是水菓，你所說的話，她一字也沒懂得；那麼轉而談到無花果和甜瓜罷；你告訴他，今年的梨樹結菓真結得多，甚至樹枝彎彎地掛下來，幾乎折斷，梨子多得很，可是你這番話他是完全不理解的，因為他的唯一的癖好是梅樹。即使是梅樹，你也莫談你的梅樹，因為他只喜歡某一種梅樹，聽說起此外別種的梅樹他就要嗤之以鼻；他帶你到他的梅樹下，小心翼翼採了一枚他這比衆不同的梅子，剖開了，給你半枚，他自己留下半枚。驚嘆地說，「多麼甘美呀！你喜歡麼？這不是仙品麼？你在別處找不出同等的來。」而於是他的鼻孔一張，他在那謙虛的外貌下忍不住他那股高興和驕傲。多麼奇特的一個人呀，決不能稱揚

他讚美他到適如其份的，他的名姓將傳之後代！讓我看他的風采和容相，當他還活在世上的時候，庶幾我可以研究這麼一位在活人羣中獨是這麼佳種的梅子。所有者的儀態和姿態。」

哦，拉·勃呂葉爾錯了。我們準備原諒他的錯誤，爲的是他那時代作家中唯一的朝着十七世紀的意料之外的花園而着奇大的窗戶的一人。這原諒是，（一點也不誇張，）全諒了他那有點拘執的花兒匠，他那有點瘋癲的園藝家，這才我們有了我們「絕佳的花園，以及更多種的更豐富的更甘美的蔬菜，還有我們的比從前更好喫的水菓。例如，在菊花周圍，發着靜聲有着那現在最上等的花園子裏也有得成熟在那裏的珍貴藥品，掛在袂有精心而大量的精架時聰明地約束的在路樹後中間。不滿百年以前，牠們是出名的；而我們之幸有牠們就全虧了那一夥專在小處着眼的人們的瑣細心思和不可計算的勤勉，這一夥人全是有點偏執，多少有點可笑。」

是這麼着，人們得到了差不多一切的財富。在自然方面，無所謂孩子氣這回事；誰要是對於一花、一草葉、一蝴蝶的翅、一鳥巢、一貝壳，有了熱心，那他所心神專注的小物件就是常常含有偉大的真理的。改造一花的外貌改造成功了，這事本身並不是了不起的，要是你願意這麼說；但是，試一沉思罷，——不管是怎樣短促的沉思，你總會覺得這件事是大工程了。是不是我們居然破壞了或是違背了那深處的——也許是本質的而且無論如何是自古即然的自然律麼？是不是我們超越了那太輕易接受着的制限？是不是我們的利祿的意志竟直接侵犯了永恆勢力的永恆的意志麼？難道我們不是把一種單純的力的觀念昭示給世人麼？——這力，爲的牠既然能夠轉變物事的自然秩序，那就幾乎是超自然的？而且，雖然不好意思壞着太野心的夢想，是不是這可以讓我們盼望或許我們會設法去免掉或者破壞別的一些較非「自古即然」的，更接近於我們的，而且別是一種重要性質的規律？因爲，簡單一句話，一切物皆有

關聯，一切物皆互相遞傳；一切物遵守同一的不可見的原則，被制於相等的不測之變；一切物分有同一的精靈，同一的物質，在可怖的和奇怪不可思議的問題裏；而在花這一物上所得的最謙卑的勝利也許有一天會展示給我們一個未之前聞的無限……

六

因爲了這種種，我愛菊花；因爲了這種種，我用了兄弟般的關心看着牠的進化。在我們熟悉的其中，菊花是我們生活長程中所遇到的最溫順，最肯聽勸誡，最易應付而且最專心聽話的一種植物。牠開的花澈頭澈底包孕着人類的思想和意志：花即實是人了，可以這麼說。而且，如果植物的世界將來有一天會對我們宣洩了我們一向在等候的一句話，那也許就是從這曠園之花這才知道植物生活之第一秘密，正如在另一「界」中也許是從那狗——我們家室中幾乎有思想的守衛，——這才知道我們能發見與獸生

三 過去

一

我們的過去，遠景重重的在我們背後拖延。牠睡在地平線上，像縮在煙雲中的一座廢城。不多幾個尖峯標示了牠的境界，卓然高聳於空間；不多幾個重要的事件像寶塔似的突出，有幾個上面還受着光，別的一些都在遺忘的重壓下半坍了而且慢慢地消解。樹木是凋落的，牆是破裂的，黑影慢慢地籠罩一切。那邊一切似乎都是死的，僵硬的，只除了「記憶」——慢慢地在起着分解作用的，——曾以虛幻的光芒照亮了牠一忽兒。而除了這只能從我們的漸就微弱的回想所能引起的活態而外，一切都似乎絕對地

靜寂，永遠寂滅，被一道決不能渡過的現在與未來之河所分隔。

實際上，「過去」是活着的；而且，就我們多數人而言，「過去」替之「現在」或「未來」給我們更深沉更熱辣的生活。實際上，這座死城常常是我們有生之年的溫室；而且，相應於人們回顧時的心境，有些人將在這「死城」裏找得了他們的一切財富，而另一些人則將在那邊丟掉了他們所有的。

二

我們對於「過去」的概念等同於我們概念中的戀愛、快樂、命運、公道，以及大多數茫然的然而並不因此而見得並不力驗的精神的機構。這都是我們所服從的偉大的力。我們的觀念是兩人做就了遞傳下來給我們的；即使當我們的第二意識覺醒的當兒，我們會傲然自信從此以後將不再盲從一事一物，然而，開始非常謹慎地去考查這些觀念時，又將浪費時間去詢問那些大聲的抗議（爲的牠那受人譁聽的權利被忽略），而且將要不理睬別的一些站得雖近可是也永遠沒說過一句話的。而通常，甚至我們還沒發見有這些別的在。牠們是在我們身上，而且屬於我們的；牠們等候我們向牠們說話。雖則牠們不聲不響，牠們可不是不做事的。牠們混在叫囂不休的羣中，牠們冷靜地指導了我們實在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因爲牠們是比之牠們那些自視不凡的姊妹們更近於真理，所以牠們總是更朴質得多，而且也是更美麗得多。

三

最爲頑強的現成觀念中間，就有一些是主宰着我們對於「過去」的概念的，而且是使得「過去」成爲一種「力」，像「命運」一樣不可抗而且嚴酷無情。這「力」，實在已經變爲一種反作用的「命運」，伸手跟那狙伺在頭頂的「命運」提攜，構成了我們鎖鏈上最後的一個環子。這兩個，一個是拉我們倒

選，一個是趕我們向前的；兩者同樣地具有不可抗的橫暴凶猛。然而「過去」的橫暴凶猛也許是最可怕而且最驚人。一個人可以不信「命運」。有許多人從沒受過「命運」神的進致，然而沒有一個人會夢想去否認「過去」的壓力。或早或遲，「過去」的壓力的效果必然要被感到。即使是不肯承認「未可知」的人們，也將承認「過去」（這是他們的手指頭碰得到的）在他們那已經事過境遷而無可為力的範圍內所具有的一切神祕，一切影響，和威嚴的干涉。因而使得「過去」成爲牠們那荒涼的奧倫帕斯（一）的幾乎唯一——因而亦是最可怕的神道。

四

「過去」的力，實在是那些壓住了人使人憂悒的最沉重的力中之一。然而，却又沒有比這更宛順而且更親切地去依從我們所能那樣現現成給出的方向，竟至我們只知道這宛順於我們多麼有利。實際上，如果我們想着牠的話，「過去」之於我們，簡直和「現在」一般，而且比「未來」耐嚼嚼得多了。像「過去」一樣，而且比「未來」的範圍大得多，「現在」的存在是我們思想的一切，而且是我们所操持支配的一切。然而「過去」呢，不獨我們的物質的「過去」——那邊有些破敗處或者我們能補救——長留我們的眷念，而且我們對於那些斷絕了補救的殘念的「過去」部分也還是時時在心上的，而且尤其撇不開那些我們認爲最無可挽救的「過去」。

五

「過去是過去了，」我們說，但這是真的，「過去」常常在我們面前。「我們不得不負荷過去的靈

擔，「我們歎息着說，但這是假的；是「過去」負荷着我們的重擔。「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將過去摺掉，」而這話也是假的；最少的一點意志力就能將「現在」和「未來」派往「過去」去旅行而將我們吩咐要摺掉的統統摺掉。「不可消滅的，不可挽救的，不可變易的過去呵！」但這句話並不比其餘的正確些。在說這樣的話的人，不可變易而且不知道怎樣去挽救的，倒是「現在」。「我的過去是糟糕的，是可憐而且虛空的，」我們又說：「回頭一看，我不見有片刻的美，快樂與愛；除了可憐的破敗我更無所見……」而這也是假的；因為當你的眼光落到那邊的時候你明明看見你自己擱在那邊的東西。

六

有「現在」然後有「過去」，而且「過去」是不斷地和「現在」一齊變動着的。我們的「過去」包含着我們的記憶中；而這饑餓我們的心與腦且又不斷地被我們的心與腦所左右的這個我們的記憶，是世界中最變易不定，最缺少獨立性，最易感染的東西。我們和「過去」的主要關係，——真實地留存着而且成爲我們的一部分的，——不在我們所做過的或遇到過的事變，而在那些已往的事故當其遭遇的刹那間在我們因激發產生的道德的反應，即牠們所助成了的內在的某種東西；而這些反應——使我們的有主權的靈魂被「自我」得以產生的，又是完全被我們那對於過去事件的態度所支配，而且又是隨着我們內部發生兩道德本質的變化而變化的。然而每逢我們的情感或知識前進一步的時候，這道德的本質就會起一次變動，因而那最不能變動的往事——那好像是永遠雕刻在「過去」的青銅白石上的往事，頃刻之間就會完全變了面目，就會回生而活躍，把更多更大而更勇敢的勸告帶給我們，而且在牠們升起來的同時把舊的拋棄了出來了；而於是乎，從前曾是一堆廢墟，深埋在黑暗中的，立即變成了鬧烘烘的城市，陽光又照在上面了。

我們有一個隨隨便便的習慣，把若干事件放到背後去。我們放逐牠們到我們記憶的地平線，把牠們安置在那邊以後，我們就對自己說道，牠們成了那集合一切人類力量不能拭去一淚或使得一花抬頭的世界中的一部分了。然而，我們一方面自認這些事件已經超越了我們支配的範圍，另一方面我們仍舊以最古怪的自相矛盾相信牠們對於我們能完全支配；但實在呢，牠們所能對我們起作用的范围只限於我們自願放棄權利不對牠們起作用的界限以內。只在那些道德的成長已經停止的人們的身上，「過去」這才能自樹權威；到一個人的道德的成長已經停止的當兒，——而且不等到那當兒，這才「過去」變成了威嚴無比。從那時起，我們當真有一「不可挽救的」在我們背後了，而且我們的已往行爲的重量當真沉甸甸地壓在我們肩上了。但是當我們的精神和個性的生命尚不間斷地流着的時候，那「過去」就只好在我們頭上盤旋，不敢下手；可是一旦我們抬頭朝牠望了一眼的話，那牠就跟哈孟雷德指給波樂紐斯看的陰雲（一）一樣地慄慄——牠就借形爲希望，爲恐懼，爲安定，爲惶惑，那我們就完全擺脫不了呢。

八

我們的道德活動一旦軟弱了時，那些已往之事就立刻衝出來，攻襲我們；誰開了門讓牠們進來佔有了他的，誰就是該死。牠們每個爭先搶後地用最優勝的技術去粉碎他的勇氣，以便將他屈伏。不論我們的「過去」是快樂與尊貴的呢，或是悲哀與罪惡的，總之，倘不作爲一個邀請來的客人而反倒像一個攔住

(一) 哈孟雷特第三幕第二場，哈孟雷特用演戲來諷刺了他的母親和叔父而且決心要報父仇之時，他指給波樂紐斯看那雲，隨即他奉召入宮見他的母親（王后），但他又意志動搖起來了。——譯者。

我們的食客似的讓他們進來，那總是個太大的危險。結果若不是沒有結果的懊惱便是不生作用的悔改；而此種的悔改與懊惱同是不祥的。爲要從「過去」中間抽出些可寶貴的來——而且那邊是有我們的大部分財富在的，那我們就必須在我們最強健最有定力的時候走進去；我們進了那「過去」的領域，我們在那邊挑取了我們所要的，斥退了其餘的，我們制馭牠們，沒有我們的命令決不許牠們進我們的門。像一切靠着我們的精神力纔能生活的東西一樣，牠立刻就懂得服從我們了。開頭，牠也許還要竭力頑抗，牠有作僞和祈禱的方法。牠想要誘惑我們，用諛詞欺騙我們。牠將拉出一些永遠過去了的徒亂人心的希望和快樂，一些死了的破裂的情愛，自表功的責罵，已經寂滅的愛和憎，一些浪費的忠心和已經朽殘的美；牠將把從前曾是我們生命所寄的熱力之一切奇妙的精華攢在我們面前；牠將指陳那些現在徘徊於「廢墟」之上到處招惹的憂愁和奄奄將滅的幸福。但是我們勇不顧而去；我們將揮手驅散這一羣的回憶，甚至要像那位智囊攸力栖茲在息米列亞之一夜（二）仗劍阻止那些鬼影，——甚至連他的母親也在內，爲的她不是他所要召來問詢的，——不許牠們走近那立刻能使牠們（鬼影）回生而說謊的黑血。我們將直赴我們所需要諮詢的「愉樂」，「懊惱」，或「追悔」；我們將直赴我們所要謹嚴地考查的不義之行，爲的倘使還能補救的話就得補救，或者不能補救的話，則此已往過誤（我們已經不復爲牠的犧牲）的景象也正好給我們一種必要的力，而這力一定能使我們免於再犯那仍舊伏在我們身上伺機再發的不義行徑。

九

（一）攸力栖茲（Ulysses）即荷馬史詩「奧德賽」中之主角。此處所引，見「奧德賽」卷十一，正當攸力栖茲將離塞納的覽島而先入冥間探問前途休咎；所謂黑血，即召鬼來的黑羊的血。——譯者。

是的，即使我們的「過去」包含着一些現在用了我們最大的努力也不能達到之罪惡，——即使那樣，但如果我們一想到「時」與「地」的遇合以及每一人類生存的闊大的平面，當我們覺得再沒有誘惑再沒有地上的力能夠引我們去犯同樣的罪惡時，這些已往的罪惡也就從我們生活中褪色了。自然，世界並沒忘記掉牠們——外界所忘記或寬恕的，只是一點點兒，——而且牠們的物質的効果仍將繼續，因為外界的因果律跟那支配我們意識的因果律不同。然而，在我們私人良心的審判席上，——這是對於我們內在的生活唯一的有決定力的審判，正因為牠是唯一的使我們不能逃避牠的判詞而且牠的評斷直震撼到我們的骨髓的，——可就不同：在那時，我們從那比之我們犯行的當時更高的平面來看我們的過惡時，這些過惡就變為不復與我們有關係，除非牠們或者將來會使我們陷於更多的困苦；而且牠們也沒有再抬頭權利，除非我們又一次自願撲入牠們所駐守的暗谷。

在過去曾經有過不義的行徑，而現在各條路都已閉絕，再不能找出從前被他犧牲過的人來加以安慰。——有着這樣「過去」的人的疚悔苦痛一定很嚴重。為要掠奪一些必然經不起打擊的可憐蟲而濫施權威，或者冷酷地加苦痛於多情之心，或者僅因誤會而置自獻的柔情密意於掉頭不顧，——這些事，也必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重責，而且一定會在我們內心引起不易忘却的悲痛。但是，凡此種種疚悔和苦痛之是否不可排遣，却又全視我們的整個的道德的歸宿是否被這些重責所屈壓或能超越過牠們而決定。我們的已往行為是不大會死滅的；因而我們的許多已往的不義之行總有一天會復活，要求其應得，而且開始其「合法」的找補。牠們將見我們的外部生活處處能受牠們的進攻，然而在牠們能以達到我們外部生活之中心的那個內在的東西時，牠們必須先一聆受我們所已作的內心審判的判詞；而這些從深處（那邊的「因」與「果」的關係是永遠平衡的）出來的神秘的使者所取的態度又依那判詞的性質而定。如果

我們確曾從我們所獲得的意識的頂端而自省自艾而下此判詞，那麼，牠們（神祕的使者）就不會威脅那些突然從四面八方湧進來的「高等法官」（正義感）了，牠們倒是好意的來客——差不多是我們盼望中的朋友，牠們靜靜兒走近我們身邊。牠們近來時就認出了面前這人已非復牠們所要找覓的惡傢伙，而且牠們帶來的也不是憎恨，叛逆，失望，或者貶逐與殺戮的罪罰，而是使人高貴，慰安，與淨化的思想和懺悔了。

十

愉快和康健者之所以異於憂悵和孱弱的人們，全根源於同一原則——自信與毅力之有無。因而我們的能夠把我們已往所爲或所忍受再回憶，是比我們真真做了或忍受了，更重要得多。從事件本身上看，沒有一件「過去」的事似乎是快樂的；而「命運」之特惠者當他回想已逝的歡樂歲月之舊塵時，也許會比終生困苦的不幸者更有理由自悲。從前種種之不復再在，就使人想着了妻感傷；特別是所謂從前種種者是很快樂很華麗。因而我們的憂悔的對象——不論是圍繞着已然的往事呢，或者是圍繞着或然的「悔不當初」，——多少是人人相同的，而且我們的悲哀也多少應得彼此相同。然而並不如此；我們的悲哀或者佔領我們的心，無有間斷，或者只在長期的間歇中時一出現。所以，一定是已往事件本身而外更有一物在起作用。此一物就是人們對於往事的態度。這世界上的生活勝利者們——他們不空費光陰在自已當頭橫建起想像的不可補救與不可變動，他們在這一天一次永久有新的將來的世界上似乎是每天早晨新生過一次，——他們本能地知道：凡表面看去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決不復是那樣地存在着，而凡表面看去已是完了的東西倒是在繼續自己完成着。他們知道，時間從他們取去的年月仍舊在運行，在牠們的新主人下仍舊對舊的服從。他們知道，他們的「過去」永久在動；知道那失望的衰朽的罪惡的「昨天」仍

將在「白日」的路軌中回來，滿是快樂、天真，和青春。他們知道，他們的意義還沒烙印在已過的日子中。他們知道，只要一個堅決的行動或思想就儘夠推翻那一「建築」全部；他們知道，無論那延展在他們身後的陰影有多麼長遠和闊大，只要他們做一個喜悅或希望的手勢就能使這陰影立刻學樣而且甚至返照到最卑的童年之衰細小前久遠的廢墟，而從此一切的塵朽中抽取意外的珍寶。他們知道，他們對於已往一切的行動可以翻案。他們知道，那些已往行動自身亦將撤消牠們的判決詞以便重新判定那現在已經變相而且被賦給了新生命的「過去」。

在搖籃的摺縫裏，找到這本能的人們是幸運的。然而沒有這本能的人慎勿摹仿他；可不是人類的智慧是負責教導我們怎樣去得到自然所靳吝的有益的本能麼？

十一

莫讓自已催眠在自己的「過去」中；而且，如果我們發見這「過去」像一張漫天網似的行將籠罩了我們的生活，而並不是在我們眼睛底下刻刻在變動，如果那「現在」養成了習慣去拜訪牠（過去），——可不像一個好工匠似的爲要執行「今日」的命令所加於他的勞作而到那邊（過去）去修補一下，但是像一個太被動太迷信的朝山教徒似的只懶惰地默然滿足於美麗的寂滅的廢址，那麼，我們的「過去」若是愈光榮愈快樂的話，我們就應該愈加懷疑地對牠。

而我們也不應該屈伏於那命令我們對「過去」給與深厚敬仰的本能之下，如果這敬仰能引起我們不敢擾亂牠（過去）的平衡的惶恐。與其有一個妄思越趨干涉「現在」的學威赫赫的「過去」，還不如一個平凡而安分守在黑影中的「過去」好些。與其有一個曾在渺茫古昔的長鏡上驕傲地雲花一現的「現在」，還不如一個庸庸碌碌的塊然孤獨的然而活著的「現在」好些。我們在此刻對成敗未定的目標窮前

跨出的一步，比之向從前有過的耀眼的勝利趕上數千百步，對於我們實在重要了很多。我們的「過去」除了將我們托高成爲現在的我，並且即在此現在的地點將必要的經驗與武器，必要的思想與喜樂的情緒，給我們取用爲武裝而外，沒有別的使命。如果，在這要緊關口，牠（過去）倒從我們身上取去一些，倒將我們的能力吸取了一份去，那麼，不論牠是怎樣地光榮的「過去」，牠還是無用的，與其有牠，還不如沒有。如果我們任憑牠牽掣住我們所將取的一個動作，那就是我們的滅亡在開始了；而且「未來」的華廈將立刻化而爲墳墓的形狀。

比這快樂而光榮的「過去」更危險的，是被那獨霸的太迷人的幻影所佔住的「過去」。許多的「有生」曾在可愛的回憶之葛藤中死了。而然而，要是死者回到地上，我想像起來他們——看見我們還是未蒙那利那的閃光所照到的他們，將用那一定是他們所獨有的智慧，對我們說道：「擦乾你們的眼睛。從你們的眼淚，我們得不到安慰；反使你們精疲力盡，也使我們精神耗廢。你們離開我們能，將我們放逐出你們的思想罷，直到你們想着我們時能夠不再洒淚在我們仍寄於你們身上的生活——這樣的一日爲止。我們樂意的，只是你們的回憶；可是你們誤以爲你們的惋惜能夠感動我們。是你們所做的事證明給我們看，我們未被忘記而且被引以爲榮呢；而這，使你們不自知覺而且不因什麼必要就轉向著我們。每次我們的灰白的形象沮喪了你們的生活力時，我們就覺得我們是再死了一次，而這再次之死比之我們第一次的死更加感、爲真切，更加難以取消；你們太常常懸吊我們的墳墓了。你們以爲是給我們回復了我們的生活，勇氣和愛情，而其實是奪去了我們的生活，勇氣和愛情。」

「是在你們身上有我們，在你們的一切生活中我們的生活是寄；而當你們變得更加偉大時，甚至忘記了我們時，我們可也跟著變得更加偉大，我們的黑影像囚犯看見牢門大開時似的透一口長氣。」

「如果我們現在我們現今所居的世界知道有什麼新的東西，那麼首先第一就是當我們也像你們似的在理上的時候所作的有益於你們的一事——就是不會計較出那削弱了生活之力和信任心的回憶所造成的罪惡。」

十二

尤其重要的：我們莫妬羨別人的「過去」。我們自身的「過去」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且專為我們自己創造的。別人的「過去」沒有一個會能合式於我們，沒有一個會能將只有我們自己的「過去」所能教導我們的真理教導我們，或者將只有我們自己的「過去」所能給與我們的力量給與我們的。不論我們自己的「過去」是好的或壞的，陰暗的或燦爛的，牠總是一組無比的「傑作」，牠的價值除了我們自己沒有第二人懂得；而且沒有一個外來的「傑作」能夠相等於我們所成就的行動，我們所接受過的親吻，我們所遇會使我們感動到那麼深的美的事物，我們所曾遭逢的苦難，我們所曾排遣不開的懊惱，以及逗我們微笑逼我們流淚的愛。我們的「過去」是我們的，現在是我們的，將來也是我們的。而在這不可知的宇宙之間，凡屬「有生」，——從最幸福的到最不幸的，沒有一個能夠預言，要是他將別人的遺跡來代替他所不得不終身相守的自己的遺跡，那他的損失會有多麼大。我們的「過去」是我們的祕密，而歲月的聲音公開宣佈了牠；這是我們一生中最高神祕的意象，而看守這意象的，是「時間」。這意象是不死的；增之或減之者，厥為虛渺的「無物」；這意象仍能變得光耀或幽暗，仍能微笑或飲泣，仍能表示憎或愛；然而而牠在無量數意象的圍繞中永久是一認便得。牠代表了從前的我們，正像我們的願欲和希望代表了未來的我們；而這兩個面孔合起來就可以教訓我們使知目前。

莫妬羨「過去」的事實，寧可妬羨那舊日的回憶所織的包圍了這「聖人」(過去)的精神的外套。

而這「外套」雖然是用快樂或憂愁織的，雖然是從貧乏的往事或從豐富的往事抽出。可仍然是同樣地可珍惜；而且看見牠照耀着一個生活的人們，一定不能指說牠那閃閃活躍的珠寶和亮星到底能在一個小閣的客廳的塵積中找得呢或是在一座皇宮的玉墀。

沒有一個「過去」是會空虛或卑污的，沒有什麼事件是更悲慘可憐的；悲慘可憐伏於我們歡迎牠們的方式。要是你確實未嘗遭受風波，那倒是任何人經歷中從來未有的最卓越的奇遇。而且此「無有一所照映在你身上的光，也是同等的卓特。實際上，大多數人們所受影响的事件，機緣和可能，以及激情，多少是彼此全相同的。有的或許比其他者更炫耀些；牠們所伴附的境地或許不相同，然而此不相同比起以後的內心的反應來，却小得多了。同樣未完全的沒有特色的事件落在肥沃的心田或腦海則得輕重相稱的道德的反應，但落在另一環境時就將震擾了一羣人。

人有見了展承在他眼前的無數人的過去生活而不能輕易決定何者是他自己所願的，要是他不能同時目睹這些不相同而無系統的事件的道德的結果。他難免會錯或大錯。他也許選中了一個光溢着無比的快樂與勝利像奇珍異寶閃閃放光的「一生」；但同時他的眼光也許曾經不經意地掠過另一個表面像是空虛可是確確實實裝足了明淨的情感以及高尚而有後效的感想，——因此，雖然眼看上去毫無足奇，但能使人生快樂的，莫過於牠。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凡是「命運」所給與或所不肯給的，能夠被思想徹底改革，就像一個大勝仗或是大敗仗會使局面一變一樣。思想是靜默的；牠並不擾動我們所見的虛幻路上的一粒小石子；但是在我們祕密的生活所遵行的較為真實的路的交叉口，牠却悄悄地建立了一座不可毀壞的金字塔；而於是乎，每一事件——乃至宇宙本身現象，都將突然取一新的方向。

在栖格夫里的生活中，(一)最重要的關節不是他鍛鑄那神奇的寶劍這一刹那，也不是他屠了毒龍拒退當路的神道這一刹那，甚至不是他在火焰山上遇愛這一炫目的刹那，然而却確實是當他和命運的判決相肉搏，他那一隻被他的神祕的犧牲者的血所染紅的手偶然曳近他的脣邊，他的眼和耳就突然開朗，——這小小的孩子氣的姿態，這了無足奇的一刹那。在這刹那間，他懂得了周圍的隱藏着的語言，偵出了那獻上惡之力的侏儒的詭詐，而且一下裏就知道去做那不得不做的事了。

(完)

(一) 栖格夫里 (Sigurd) 是著名的日耳曼史詩「尼勃龍根歌」(Nibelungen Lied) 內的英雄，但此英雄故事又演成

北歐的「小尼德」(Ynglinga Saga)——譯者。

憶契訶夫

俄國 蒲甯作

〔I. 蒲甯 (Ivan A. Bunin) 一八七〇年生，詩人、小說家；九十年代末期他是高爾基所組的被稱爲“Znanic”派的一員。(按“Znanic”是高爾基他們所主持的出版機關。)他最初的作品，主要的命在法國。前年的諾貝爾文藝獎是他得的。〕

〔本篇譯自英文的「對於契訶夫的回憶」(Reminiscences of Anton Chekhov)，美國出版；共同憶文三篇，一爲高爾基所作，又一爲庫普林 (A. Kupin) 所作，——他現在也是白黨作家，餘一卽蒲甯此文，高爾基和庫普林的，都有人譯過。〕

九五年向盡，我在莫斯科認識了契訶夫。那時我們並不常常見面，要不是我還記得有幾句很特色的談片，那我不以爲值得記的。

「你寫得多麼？」有一次他問我。

我回答寫得少。

「不好，」他說，他那低而深沉的語音幾乎是嚴厲的。「一個人必須……不顧惜自己地……工作了生。」

於是，停頓了一下以後，沒有顯然的接連，他加着說：

「一個人寫好了一篇小說時，我以爲他應得把開頭和結尾都刪去。是在那頭尾處，大多數的小說家

都愛說謊的。而且一個人必須寫得短——盡力寫得短。」

接着我們談到詩了，他忽然興奮起來。「告訴我，你喜不喜歡阿萊格舍，托爾斯泰(Alexey Tolstoy)的詩？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演劇角色。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就穿上了晚禮服，而且他從不脫下來。」在這些觸到契訶夫的幾個愛談的小題——例如一個人必須「不顧惜自己」地工作，必須寫得簡單而且沒有絲毫不真實，——這幾次偶然的會晤以後，直到九十九年春以前。我們沒有再會見。

九九年春我到亞爾泰(Yalta)住了幾天，有一天黃昏時我在碼頭上遇見了契訶夫了。

「爲什麼你不來看我？」是他的第一句話。「明天一定要來呀。」

「在什麼時候呢？」我問。

「早晨八點鐘光景。」

也許是看見我有驚訝的神氣罷，他加着說：

「我們起身是早的。你不麼？」

「我也早起，」我說。

「那麼，你一起身就來罷。到我們那裏喝咖啡。你喝咖啡麼？」

「有時喝。」

「你應當常喝。這是一種神妙的飲料。我工作的時候，一天到晚不喝別的只喝咖啡和雞湯。早上喝

咖啡，中午喝雞湯。要是不喝，工作就受妨礙。」

我謝謝他邀請我，我們默默地走過那碼頭，坐在一條長凳上。

「你喜歡海麼？」我問。

「是」，他回答。「可是海太冷靜。」

「我就喜歡牠這冷靜，」我回答。

「這就怪了，」他沉吟着，從他的眼鏡看着遠處，想他自己的思想。「一定是妙的，做一個軍人，或者一個年青的大學生……難坐在人堆裏聽樂隊演奏……」

於是，像他常常那麼的停了一停以後沒有顯然的連貫地加着說：

「要形容海是很難的。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個學生在作文卷上形容了海？『海是闊大的。』只這一句。神妙，我以爲。」

有人或許以爲他說這句話是矯情的。但是契訶夫——矯情麼！

「我承認，」有一位熟知契訶夫的人說，「我這見過和契訶夫一樣誠實的人。但是像契訶夫那樣樸實，那樣不裝腔不矯情的人，我却從沒見過第二位！」

這是真確的。契訶夫喜歡一切凡是率真的，有生命力的，健康愉快的，只要牠們既不流於粗野亦不至於無聊，他都喜歡；他不能容忍矯偽的學究，或是那些把掉弄文句成爲習慣以至不能夠換一種樣子說話的書蛙蟲們。契訶夫在他的作品中，簡直不大諱到他自己或是他自己的見解，而這，使得人們以爲他是一個沒有主義或是對於他空同類沒有責任感的人。在生活上，也一樣，他不是一個自我主義者，他不大講起他的喜歡或不喜歡。然而他的所好和所惡都是很強烈而且持久的，而「簡樸」就是他最喜歡的一端。「海是闊大的。」……這話，在熱愛「簡樸」而深惡套曲與裝腔的他看來，就是「神妙」的。他說到軍人和音樂那些話，表示了他的另一特性：即他的矜持。從海到軍人那一轉，無疑地是他那秘密地渴慕着青年和健康之心所鼓舞的。海是冷靜的……；而契訶夫愛生活和快樂。在他晚年，他這對於快樂的渴

事，——即使是最單純的快樂，——常常在他談話中流露出來。這是流露出來，不是表白出來。

一八九五年在莫斯科我所見的契訶夫（那時他三十五歲）是一個中年人，戴着次鼻眼鏡，穿的得模實，頗高，舉動敏捷而莊重。他歡迎我，但是是這樣不慌不忙的，以至於還是小夥子的那時的我以他這不慌不忙為冷淡。……一八九九年在亞爾泰呢。我見到他已經大大變了樣；他瘦了，他的臉色更憂悒；他的與人不同處還是和從前一樣大，然而這已是一個有了年紀的人的樣子了，——一個經歷得多而且從憂患中養成了莊重的有了年紀的人的樣子了。他的語音比前更柔和了……在別的方面，他還是從前在莫斯科時那模樣；態度誠懇，談話活潑，可是更樸實更簡短，而且，他一邊談一邊自顧自想他的。他微微仰起了臉，從他的眼鏡看着那海，讓我去儘量捕捉他思想上的聯系。在碼頭上會見他以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他家裏去。我很記得我和他在他家園子裏過的那個陽光明盪的早晨。他興致很好，笑着，而且讀給我聽。他所寫的唯一的一首詩，（照他說，他從來就只寫了這一首。）「馬，兔子，和中國人，給兒童的一則寓言。」（他是給他一個朋友的孩子們寫的，見他的通信中。）

有一次，胖胖的中國人們，

走過一座橋。

在他們前面，

翹起了尾巴的兔子們跑得飛快。

突然那群中國人喊道：

「停止！嘩！呵！呵！」

兔子們將尾巴翹得更高點，躲進了叢莽。

這一個寓言的意思是顯明的。

誰想要吃兔子的話

每天早上起床，

必須聽爸爸的話。

這一次拜訪以後，我就常常到他那裏去了。契訶夫對我的態度也由此而變了。他對我更托熟，更懇切。……但是他還是那樣矜持。因為他是不但對我，即對於最親密的人也是矜持的，所以我相信他這矜持非起於冷淡，而起於更重要的多的什麼東西。

那可愛的白石房屋在太陽光裏耀亮；那小小的園子，是契訶夫親自種植照顧的。——他愛一切的花、樹、和獸類；他的書房，掛着不多幾件畫片，有向外看去看得見烏脫香·斯波河（Uchansh）谷和藍色的海角的大窗；我和這位不但他的才華使我心折並且他那沉著的音調他那孩子似的微笑也使我心折的大朝夕過從乃至數月；——這一切將永遠成爲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回憶。他待我以友誼，有時幾乎是友愛的。但是我所說過的他那種矜持，即使在我們最親密的時候也決不解除。他對什麼都矜持。

他很幽默而且愛笑，但是他只在別人說笑話的時候笑他那可愛的不裝腔的笑，他自己一點笑容也沒有地說着最有趣的話語。他喜歡玩笑，喜歡題諷號，喜歡跟別人搗鬼……甚至在他去世以前不久他覺得略爲好一點的時候他的幽默還是忍不住。他用了多麼巧妙的幽默叫人家笑！他隨意落出一兩個字，映着眼睛……他的信札，雖然格式完備，却也是充滿了愉快的幽默的。

但是契訶夫的矜持表示在許多別的事上的，却證明了他性格的力量。沒有一個人曾經聽得過他出怨言，雖然沒有第二人比他更有理由出怨言。他是大家庭中的一員，這大家庭生活很艱難。他不得不在能

便是最熱烈的創作衝動也會冷卻的條件下爲了金錢而工作。他住在一個仄小的分租的房間。據桌角而寫作，在全家的談話和嘈雜中，而且常常有幾個客人坐在他周圍。他有許多年是很窮的……然而從沒吐露過一點嘆窮的怨艾。這并不湊他對於生活的要求少得幾乎沒有；相反的，他憎恨生活的卑微和貧乏，雖然他自己過的生活是高貴的斯巴達式（刻苦儉樸）。他有十五年之久患着消磨盡精力而且終於致死病痛，但是他的讀者永遠不曉得。這不是大多數的作家所能辦到的。當真一句話，他那種忍受痛苦和視死如歸的大丈夫氣概是可讚美的。即在抱病根很深的時候，他也能夠把他的痛苦隱瞞到幾乎看不出來。

「你身上不大好罷，安都夏？」他的母親和姊妹看見他整天閉了眼睛坐着，就這麼說。

「什麼？」他就安靜地回答，睜開了眼睛；沒有戴眼鏡，他這雙眼兒是非常的朗澈和溫柔。「呵，沒有什麼。只是一點點兒頭痛罷了。」

他熱烈地愛文學；談論作家們，讚賞莫泊三、佛羅貝爾，（Flaubert）或托爾斯泰，他是頂高興的。他談起上舉的莫泊三他們時，特別興高采烈。談起萊蒙托夫（Lermontov）的「塔曼」（Taman）時亦然。

「我不明白，」他就說，「怎麼只不過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就能寫了「塔曼」！呵，如果一個人能夠寫出那樣詩篇和一個好的喜劇——那麼，就可以安心死了！」

但是他的談文學，跟那些三句不離本行的作家們的偏執、淺薄、阿私之談，是大不相同的。他是只和那些愛文學甚於其他一切藝術而且那「愛」中不雜有利害觀念只是純潔地愛着的人們談論的。

「你不應當把你的作品讀給人家聽，在出版以前，」他常常說。「而且最要緊的是，千萬莫聽從任何人的指點。如果你把作品弄得亂七八糟，也讓你自已負責。莫泊三以他的偉大會經把寫作水平提得

這樣高，以至我們難以下筆。但是我們不得不寫。特別是我們俄國人不得不寫，而一個人寫作時必須勇敢。有大狗，也有小狗，可是小狗們不應當因為有大狗在面前就灰心喪膽。大狗小狗都得叫——用上帝給他們的嗓子叫着。」

在文壇上進行的一切，他都深切地關心着。他憤慨於那些阻礙文學發展的愚魯，虛偽，矯飾，和自言不慚。但是雖然他憤慨，他決不暴躁，而他的憤慨並不是爲了個人。常常聽說從前的作家們看見別人成功而深喜，並不嫉妬。所以，要是我懷疑着契訶夫會有一點點的嫉妬的話，我就覺得還是不提起爲妙。但事實是契訶夫見有天才出現每每忍俊不住地大爲快活。「無才」這一詞，以我想來是他所能用的最壞的貶詞了。他自己的成功和失敗，他只放在肚子裏自己明白。

他寫作了二十五年，而當那時期，他的作品繼續地被攻擊。他是俄國最偉大最敏妙的作家中的一個，然而他從沒用他的藝術來說教。正惟如此，俄國的批評家既不能了解他，也不讚許他了。不是他們曾經力持說萊維丹（Levina）應當「加亮」他的風景——畫上一條牛，一匹鵝，或一個女人的形像麼？這樣的批評大大傷了契訶夫，而且給他的痛苦遠過於俄國人生所已經給他的痛苦。他的痛苦偶然曾流露——只不過偶然一流露。

「我們不久就要慶祝你的五十大壽了，安東·巴芙洛維乞！」

「我知道你們的慶祝。二十五年來。他們不做別的，却只虛笑着取笑着一個人。而於是你們給他一枝鉛製的筆，整整一天朝他流口水，喊着，吻他，激昂慷慨地。」

講到了他的名聲和他的風行一時，他也用同樣口氣回答——用二個字，三個字，或是一句笑話。「你看過了這個沒有，安東·巴芙洛維乞？」有人讀了一篇關於他的文章，這麼說。

那他就怯生生地從他那眼鏡片的上邊望了一眼，滑稽地拉長了面孔，用他那沉重的音調說道：「呵，一千個謝謝！一整板呢，底下是——又有位作家各契訶夫，一個不滿意的人，一個嘮叨家。」

有時則他嚴肅地加着說道：

「當你看見你自己被批評了時，請記起我們這般受罪的人們罷。批評家爲了一點小事打你的耳光，好像我們是小學生。他們中間有一位預言我將來必死於水溝。他以為我是因爲酗酒被學校斥退了的。」

我從沒見過契訶夫發脾氣。他簡直難得有次把暴躁，如果他不免，他就可驚地自己克制住了。例如，我記得有一次他讀到一本書說他是對於道德和社會問題「毫不關心」，而且說他是悲觀者，他可真有點氣了。然而他的氣忿也只用兩個字來表示：「一片廢話！」

我也不覺得他是冷淡的。他說他寫作的時候是冷淡的，而且他唯在他所要表現的思想和形象於他是完全清晰的時候，他這才寫，於是一氣寫下，沒有間斷，直到他結束。

「一個人應當只在他覺得是完全冷靜的時候方可以下筆。」有一次他說。

但這所謂冷靜是一種很特殊的性質。沒有第二個俄國作家有他的敏感和他的複雜。

實在的，須是慧心人方能洞見這深湛而複雜的心靈——這「無比的藝術家」，如托爾斯泰稱呼他。我只能保證他是一個罕有的精神高貴的人，十足的非凡，有教養，是溫柔優雅而兼和完全的率真，和着敏感而兼完全的坦白。

忠實而自然，而又保留着極大的嬌豔，這就成其爲罕有的美、純潔，和有力。我之所以常常講到契訶夫的鎮靜，就因爲他這鎮靜在我看來就是他的性格之堅強的證明。我以為他的性格之堅強是常常在的，即使當他還是年青而意氣軒昂的時候；而也許就是這，使得他如此有獨立精神，使他能夠不斷不驕

然而勇敢地不自欺地開始他的工作。

你記得「冗長的故事」中間那位老教授的話麼？

「我不說法國書是好的，天才的，而且高貴的。但是法國書不像俄國書那樣沉悶，並且在法國書中常常可以找到創作力的第一要素——那個人自由的感覺。」

契訶夫就具有這「個人自由的感覺」到最高度，而且他不能忍受別人的沒有。要是他想到了別人對這並不重視，他就要心裏難過而且排遣不了這悶損。

大家熟知，這「自由」破費了他很多。但他不是那種有兩個不同觀念的人，——一個觀念爲自己，另一個給別人。有很久的時期他的成功比他所應得的，要小得多。但是他一生中從來不稍稍設法去增進他的名望。對於現在那些需要達到成功而採取的一切暗中運動，他是絕對的不染指。

「你還叫他們是作家麼？他們是馬夫！」他刻毒地說。
他不喜歡被人家學去號召，當有時這號召似乎做得過分了的時侯。

「斯考爾賓（出版家）的書廣告做得壞了，」在「北方的花」出版以後，他寫信給我說。「他們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我在『Russkya Vedomosti』日報上看到了那廣告時，我就發誓從此決不再和什麼『斯考爾賓』（蝸），鱷魚，或是蛇之類，發生什麼交涉。」

這是在一九〇〇年冬天，契訶夫對於新出版家斯考爾賓的某種方面發生了興趣，於是因了我的請求，他把他初期小說的一篇「在海上」交給了那出版家。他們把牠印在一本小說集裏，契訶夫後來懊悔了許多次。

「一切這些新的俄羅斯藝術是無意識的，」他說。「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泰梗洛格看見一塊招牌，寫

着：出賣人造的鑛泉！哦，這新藝術就和那個一樣。」

他的矜持是從他的精神的高超來的，而且是從他那不斷地努力要把自己表現得確實來的。將來未必沒有一天人們會知道他不但是一個「無比的藝術家」，不但是一個令人驚愕的語文的大師，並且額外又是一個無比的人。但這總得許多年的工夫人們方能充分把握到他的敏妙，他的力，和他的優雅。

「你怎麼，親愛的伊凡·阿萊格舍維乞？」我在尼斯（Nice）時他寫信給我。「我祝你新年和愛快樂。你的信，我接到了，謝謝。這裏莫斯科，樣樣事是平安的，沒有毛病的，而且死板晦澀。沒有新聞（除了那新年，）也不盼望什麼新聞。我的劇本還沒上演，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上演。說不定二月裏我會到尼斯來……代我問候那可愛的熱的太陽以及那平靜的海。你自己自尋樂趣罷，快快乐樂罷，不要想到病，常常寫信給你的朋友們。……你要好好兒的，高高興興的，並且不要忘記你的淡黃皮色的北國的老鄉，他是被消化不好的毛病，以及心情煩躁所苦惱着。」（一九〇四年正月八日）

「代我問候那可愛的熱的太陽以及那平靜的海。……我難得聽見他說這樣的話。但是我常常覺得他應當說，而於是我的心就悲哀地作痛了。」

我記得初春的一個晚上，已經不早了，突然電話鈴響。我聽得契訶夫的沉着的音調：

「先生，坐了車上我這裏來。我們出去兜一個圈子。」

「兜圈子麼？在晚上這個時光麼！」我回答。「什麼事，安東·巴芙洛維乞？」

「我害着相思病了。」

「那是好的。但現在已經九點過了……你會傷風。」

「年青人，不要噲嚇！」

十分鐘以後，我在恩脫卡了。這房子，契訶夫單獨和他母親在那裏過冬的，是又寂靜又陰暗，只有他母親臥房門上的鑰匙孔裏射出來的一線光，以及他那半黑暗的書房裏兩枝小小的蠟燭。和往常一樣我一見那幽默的書房我的心就縮緊了，這書房，契訶夫曾經在那裏度過很多寂寞的冬夜，在那裏痛苦地想着（也許）命運給他的那麼多而玩弄他那麼酷。

「多麼好的一個晚上！」在門道接住了我時，他對我說，比往常更溫柔，而且更加打起精神來笑樂。「這裏是沉悶不堪呵！唯一的破寂是電話鈴響了時蘇菲亞·巴芙洛芙娜進來問我在做什麼，而我回答她：『在捉小老鼠。』來，我們兜兜風到奧林達去罷。管牠傷風不傷風！」

那晚上是暖和的，平靜的，深藍色的天空有明輝的月亮，一點點雲，和幾點疏星。車子慢慢地沿着白的街道走過，我們，被夜的幽靜所慰撫，默然坐在那裏望着那煥發了暗金色的海……於是來了那陰影籠罩着的林子，可是已經春天樣而且美麗……黑色一隊的大柏樹莊嚴地直指天空。我們停了車，在柏樹下散步，走過了那殘破的古堡，這在月光下是青灰色的。突然契訶夫對我說：

「你知道我的作品還有幾年的壽命？七年。」

「爲什麼是七年呢？」我問。

「那麼，七年又一半。」

「不，」我說。「詩的壽命是長的，而且時間愈長，牠愈變得好——跟酒一樣。」

他不說了，但是當我們坐在一條長凳上，從這裏我們可以看見那海在月光下閃亮，他除下了他的眼鏡，用他的柔和而疲倦的眼睛看着我說道：

「詩人們呢，先生，是用這樣的字句的，例如『銀色的距離』、『契合着』，或是『向前，向前，

用黑暗的力打仗」，——這樣的人呵。」

「你今晚上不快活罷，安東·巴茨洛維乞。」我說，看着他的和氣而美麗的面孔，這在月光下顯得蒼白。

他那時正在心有所思地用他手杖的尖頭掘起一些小小的石卵，他的眼光看在地下。但當我說他是憂悵的，他就轉對面朝我看看，幽默地。

「這是你，不快活，」他回答。「你是不快活，因為你在車上化費了那麼多時光。」

接着他又莊嚴地加着說：
「是的，還：七年工夫我的作品有人讀；我呢，活不到那麼多了——也許能活六年罷。但是請不要將這話告訴報館的員呵。」

這裏他是錯了：他沒有活上六年……

他安然沒有苦痛地在一個他平日所愛的幽靜而美麗的夏天的黎明死了。他斷了氣後，有一種快樂的神氣來在他臉上，而他的臉就像一個很年青人的臉。那時我心頭就來了勒貢德·特·呂司耳 (Lecourte de Lige) 的幾句話：

「我呢，我希望在寧靜而又黑暗的墳墓裏面，
得到生之解放並且不再知道，
思想的慚愧和做着人的憎惡！」

(完)

擬情書

羅馬 渥維德作

〔Publius Ovidius Naso生於公元前四十二年，所著有「變形記」(Metamorphoses)、「愛經」(Amoribus)等作，(「愛經」有戴望舒的譯本)，都很有名。他的「Heroides」(女名人的哀詩)是想像描寫的神話傳說中的女英雄們的情書。然而中間也有男英雄的信。全體共二十一篇，其中一至十五全是女的情書，十六到二十一却是三對男女的去信和覆信。都是男的去信而女的作答。這三組的六封信，以及第十五信——莎弗給法昂的，曾有人懷疑，以為不是Ovid的手筆；但理由不充分，還是作為Ovid的著作罷。〕

〔今譯書名為「擬情書」，庶幾男女兼顧；從中又先選譯第十五信，即有名的「擬莎弗與法昂書」。有謂集中二十一信，以此第十五信為最佳；因為莎弗是實有其人，且有遺作傳世，Ovid此擬信，竭力模彷彿莎弗的風格，(如原第二百行前後數句，此處譯文是末了第二段開頭數語)，而全信的情緒：——絕望而仍作萬一之希望，欲擺脫情網而又擺脫不脫，可謂極盡纏綿哀怨之致。〕

〔譯文以Henry T. Riley的散文直譯本為底子，而參考了Pope的韻文譯本；Pope的譯本其實也並不是意譯，還和Riley的直譯本一對就可以知道的；但當然不似Riley的那樣直。現在既以Riley的散文直譯本為底子，也把Pope的一些較自由的異文摘附於註中。至關於莎弗的身世及她和法昂的故事，(這是絕不可靠的一種傳說)另作解題如下〕。

一、莎菲給法昂的信

〔解題〕莎菲 (Sappho) 是很早的希臘女詩人，是 Aeolian 系抒情詩的兩大作家之一。(又一即是和她同時代的男詩人阿爾栖阿斯 Alcaeus，此信中亦提及)。她的作品大都是戀詩。傳世者有若干斷片。惟「美神頌」一篇可說是全璧。她在當時名聲很大，有許多女弟子，現在還有些名字可以考見。她被尊爲「第十繆司」。按繆司是希臘神話的「文藝女神」的總稱，共九位；尊莎菲爲第十位，可見崇拜到極點。但是關於她的身世，却傳說不一。有說她生於 Mytilene，亦有說她是 Lesbos (列斯堡) 的 Eressos 人。有說她嫁過丈夫，生一女兒；有說她有戀人甚多；亦有說她很規矩，雖然有不少同性愛。而她的戀愛故事最著名的，就是和法昂 (Phaon) 的戀愛。法昂，據說本來是 Lesbos 和 Chios 島間一個搖擺渡船的，老而且醜；有一次，美神維娜絲變形爲爲醜的老婦來乞渡，法昂對她很有禮貌，所以維娜絲就答謝他，使成爲年青的美男子，且具有吸引婦人熱愛的魔力。莎菲也戀愛他。可是不久，法昂就逃避到挨脫那，在西西里島上。莎菲却無論如何不能忘情，她曾經追隨而至西西里，她的「美神頌」據說就在那時作的。但法昂始終不同心。莎菲爲戀情所苦，最後只得出於自殺一途。她到累卡斯海角的高岩上投海而死。渥維德此虛擬的情書，就作爲在法昂逃避後，莎菲寫的；他把關於莎菲的種種傳說以及希臘神話的一些故事凝合而爲此信之骨格，再披以他的美麗的想像的衣，成下一封出色的失戀的哀詩)。

此信得窺寓目之時，不知您尙能立即認出是我的手書否？說不定您竟會茫然於此信之來由，管您未

見到信尾的「莎弗」二字。(一)

也許，他又會詫異道，爲什麼我改了調子；因爲我向來唱真的，是抒情的詩。(二)然而，被戀愛弄憔悴了的我跟七弦琴不相諧和，洒著淚珠悲啼的我只合唱挽歌。(三)我心如焚，——正如狂暴的東風吹送着火焰，把榮茂的田稼燒成一片焦土。我的法昂是遠在挨脫那的炎天；而在我心中，是不亞於挨脫那的烈焰。(四)不安靜的心境流不出婉妙的詩思；我無心歌詠男貪女戀的歡情，我只慚慚地抱着我的萬千

(一) 此開首數句 *Pope*，的有名的韻譯本有「也許沒有了記憶，正如沒有了愛情」一語殿後。此節寫失戀中的莎弗失望而疑懼到不自信她的齊情人還認識她的手蹟，而亦以見被棄之甚。註疏家讚美此信開端之妙，謂「一起手就抓住了讀者的同情和憐憫。」

(二) 莎弗是抒情詩人，但此信，被作爲是用了「輓歌體」寫的。這是七步韻句(*Heptameter*)與五步韻句(*Pentameter*)相間而成章；因其音節緩慢，合於悲哀的內容。

(三) 此處的「七弦琴」，原名爲“*barbitos*”或“*barbiton*”的樂器，或云形似“*lyre*”(七弦琴)。雖然韻更似“*harp*”(豎琴)，然其爲多弦的樂器則大概是無疑的。

(四) 據云法昂既棄了莎弗，遷居於挨脫那(*Aeona*)；地在今西里島，古多火山噴發，故云「不亞於挨脫那的烈焰」。

愁絲。列斯堡的女郎們不再能引起我的一顧，(二)千百的佳麗我都視若無睹；世間的美妙只萃於您一身，我所愛的只是您一人，而您的美，我的愛，直將斷送了我的生命！

舉着七弦琴和箭袋，您就宛然去阿博羅；(三)給您頭上加一個角冠，您就是巴卡斯；(三)阿博羅

(一) 處大體依 Pope 的韻譯本。在 H. T. Riley 的散文譯本中，是這樣說：「不是 Pyrrha 的少女，字」不是 Meta Pyrrha 的少女，更不是那單「Lobos 的女郎，使我覺得驚麗。Anacrotia 是不在我心上」，美說的是「對我也沒有價值，Arctus 也不像從前似的使我眩目」。有人以為「Pyrrha 的少女」是指 Meta (文藝女神)，但也有人以為下面的 Methymne 和 Lesbos 既均是地名而且是同此等地方之女郎，則「Pyrrha 的少女」一句亦當從字面的意義，不必迂曲譯為「文藝女神」。而此句意義無非說「芳心不寧，故世間佳麗本可供她歌吟入詩的，都不足以激她一盼了。Pope 就是這樣激諷了的。但他又把「Lobos 的女郎」獨留，而譯成爲這樣一句：「列斯堡的女郎們也不再能引起我的戀情，雖然她們曾是我的戀愛的所嚮」。至於下邊的「Anacrotia 是不在我心上了……」一句，他却刪掉了。據一位註釋家說：Anacrotia, Cytho, Arctus 三個是和莎翁有過同性愛的女子，也許就是列斯堡人。那末，Pope 大概取了這一說而加以刪削混合，成爲上所譯引之形式，今參酌其意，也自由譯了一下。

(二) 阿博羅 (Apollo) 是希臘神話的太陽神，又是音樂，美術，詩歌之神。他是象徵光明快樂美麗的，是一位俊偉的美男子。

(三) 巴卡斯 (Bacchus) 是希臘神話的酒神，但也是對酒戲劇之神。他被描寫爲戴着葡萄葉的葡萄藤或是春藤的帽冠的。此處「角冠」是說用有刺的藤類枝條做的帽冠。H. T. Riley 的散文譯本作角冠，但 Pope 是譯爲「春藤的帽冠」。押這兩句增飾爲：「舉七弦琴和弓箭，您就似阿博羅；可是一個夏涼涼的阿博羅。其容顏籠住了您的秀髮，您就是巴卡斯了；巴卡斯自顧也如斯」。

愛了達夫尼，而巴卡斯愛過克奴瑣的少女(二)。而這兩個被愛者都不懂弦歌。(三)但是配加瑣諸女(三)却傳授了我甜蜜的曲；我的光榮現在是人人到處在讚揚即使是阿爾栖阿斯，(四)我的同行和同鄉，也不能比我的名氣更響，雖然他唱的是莊嚴喬皇的一調。我固然生得矮小，但是我有充滿各地的名聲，我仗我自己的名譽變成了高大。(五)說是我夠白皙麼，塞非斯的女兒安德洛麥達也是個黑皮膚，然而她這付地土關係的容貌却使得百爾修愛好。(六)白鴿也常常和斑鴿配對，而中意了黑的雉鳩的，常常是綠衣的鳥。(七)噫呀，忽要是除了趕得上您那樣美貌的女人您就不愛，那您就沒有女人可愛了。

(一) 達夫尼(Daphne)是河神之女，為阿博羅所熱愛，但達夫尼畏怯而逃避，神們乃化達夫尼為桂樹。阿博羅哀念不能忘懷，遂以桂樹為他的聖樹。克奴瑣的少女(Goslin maid)指克奴瑣的米諾司王的女兒 Ariadne，據云她曾為 Theseus 所愛，但後被棄，於是為巴卡斯所愛，贈以七星之冠，她死後上天為星座。一說她在被 Theseus 遺棄後即自縊而死。

(二) 此謂達夫尼等雖不解吟詠然尚為神們所愛。言莎弗之才能足以補救她容貌之不足。以下諸句，皆為申說此意。

(三) 配加瑣諸女(Pegasian Maids)指「文藝女神」九姊妹。配加瑣為馬名，即 Pegasus 欲落了 Medusa 的膽後由 Medusa 的血所產生的有翼神馬；據 Ovid，則此馬居於 Helicon 山，以蹄擊地陷一洞，洞中出泉。「文藝女神」們喜居於此山，與配加瑣甚相得。

(四) 阿爾栖阿斯(Alcæus)也是詩人，約生於公元前六百十一年。他的詠讚戰爭的歌曲，最有名，故云「雖然他唱的是莊嚴喬皇的一調」。

(五) 謂美人應當「長身玉立」，莎弗雖不蒙造化賜以碩碩的身材，可是她藉自己的才能所得的廣大名譽足以彌補此「自然之缺陷」。

(六) 安德洛麥達(Andromeda)即斬了妖女 Medusa 的半神英雄百爾修(Pereus)的愛人；據說是 Aethiopia 人，所以因地土關係皮色不白——差不多可說是黑的。

(七) 「綠衣的鳥」指鸚鵡。蓋謂雉鳩常與鸚鵡同籠也。或謂「綠衣的鳥」指孔雀。又雉鳩以「貞鳥」著稱，故莎弗以自喻。

但是從前不是說你讀了我的詩句，就覺得我是更美麼；你不是常常發誓說，我——只有我可說是美麗的麼？(一)我常常歌唱，我記得，(戀人是什麼都記得的)；我歌唱的時候總強抱住了我接吻。(二)慾不也說，和我接吻比聽我歌唱還甜蜜；慾不也說，我什麼都好，但特別是當我們相偎相抱；那時我的愛情之火直使心無上快樂，我的一切動作一切舉動都夠癡魂消，直到我們雙方都盡了興時，我們的手腳軟癱了，我們被狂歡融化。啊，現在哪，是西西里的姑娘們在忘懷抱，做忘的新的俘虜。啊，我還做列斯傑的姑娘幹麼？我但願我也是個西西里的姑娘。可是你們——你們尼薩(三)的太太們，你們尼薩的新婦們，把這我的浪人送還罷。請你們不要聽他的花言巧語，不要上當罷；他跟你們說的，都是早已在我跟前說過的哪。而你——女神愛萊思娜，(四)你常到西西里山野的，也請給你的女詩人，——我是你的歌人，幫忙幫忙罷。(五)

(一) 此節頭上，Pope 譯本有這麼兩句：「然而慾不莎那却被慾愛迫；在她的懷裏，您集注消您的一切快樂」。此下又作：「一切這些快樂仍在我回憶中動盪，因為——啊不是戀愛而回憶永無盡期麼？那時您常傾聽我的歌唱，當以為我的每一句話都是音樂」。亦稍增飾。

(二) 此句 Pope 譯作「慾不也的接吻打斷了我的迷人的歌聲」。

(三) 尼薩 (Nissa) 為西西里一城名，故即指西西里如上文。

(四) 女神愛萊思娜 (Erychia) 即愛與美之女神維那絲 (Venus) 在西西里之名稱。Eryx 山上有她的廟，據說是她的兒子 Aeneas 為奉祀她而建立的。

(五) 因為莎那的詩都寫男女愛戀，故云是愛神維那絲的詩人。

難道殘酷的「命運」還要照着她所開始了的老路走麼？難道她將永遠這樣對我不仁麼？六歲的時候，我就失了父母，父母的骨灰早已滲透了我的眼淚。我的窮困的兄弟，（一）又迷戀着一個驕貨，（二）弄掉了財產，還夾雜着可羞的不光榮。赤貧的他，在蔚藍的海上當一名辛苦的槳夫，於今却在卑賤地打算找回他那已失的財富。（三）而我，——爲的對他忠心規勸過，他也恨我；我的一片好心，我的友於之愛的報應，就是這個。而且，好像還怕我的磨折受得不夠，又加一個小女兒（四）來增添我的勤苦。然而，是心，給我有生以來最後最大的痛心；我生命之船，於今是在逆風裏行。看看呀！我被髮滿頭，首如飛蓬；我手指上再沒有閃光寶石的指環，我只穿了家常舊衫，我不戴金插銀，我謝絕了阿刺伯的香精和粉黛。（五）

我這薄命人還裝飾給誰看，給誰喜歡？我的唯一的使我自惜此身的推動力，已經不在。（六）我的心

（一）據傳說，莎弗有兄弟三人，即 Larychus, Parichus, Chaxus 是也。此處所指，大概是最後那一位。

（二）「驕貨」謂當時的嬌婦 Rhodope。據莎弗的三兄弟曾共存藥。又據 Heroicus 所記，則謂 Rhodope 曾爲僑會家伊索的同伴俘奴，是 Chaxus 花了大筆大錢才贖出來的。但查當公元二三〇年的希臘學者 Athenaeus 則謂與伊索同爲俘奴者名 Daric 以爲 Heroicus 謂將另一名 Rhodope 的人混起來了。然後希臘家則疑 Doria 大概是給 Rhodope 的形容字，從 Doria 一字而來，而 Doria 則爲 Rhodope 的故鄉。

（三）此句說說家所記不同，有謂 Chaxus 喪失了財產以後流爲海賊，（如 Periplus Ahiery），因爲原文只說他「用活動的槳槳着蔚藍的海」，就是暗示做了海賊，也可以。但另一說則謂從字面解。只是在做槳夫而已。現在考實則就說他做槳夫。

（四）據說莎弗前曾有丈夫名 Ceryla 或 Caroda，是 Andros 島上人；莎弗與他生一女，名 Cera，而莎弗作品斷片中亦有提到她這女兒的句子。

（五）屏除一切裝飾是否人所以表示哀痛之極致。

是軟的，丘比德(一)的輕輕的一箭就能容易地損傷了牠的，然而我的愛根永遠不能斷。不知道是當我生下來的时候「運命神姊妹們」那樣決定我的一生，不給我一根避免柔情的線呢，(二)還是我所從事的那一道(三)把我扭捏成這般，——是泰來亞(四)使得我多情多愛？又何怪我見着少年郎——心，就整個兒被捕變；而何況又是正當被人愛慕的嫩蕊似的青年。(五)呵，奧洛刺啊，我生怕你會將他當作了塞法拉斯呢，(六)而你，要不是爲了早有勝利品，你也許會這樣幹。(七)要是，——呵飛勃，要是你看着他啊，(你是看着一切的)那你所命令着長睡不醒的，恐怕就會是他法昂罷。(八)維娜絲也許會將他載在她

(一) 丘比德(Cupid)是愛神，云是維娜絲之子，帶弓箭；人們的心中着了牠的一箭就引起相思病來了。

(二) 希臘神話謂「運命女神」是三姊妹，紡生命之線，世人的運命在她們的手裏決定；但又傳說，紡生命之線而主輪人以生下來時「八字」的，似乎是三姊妹中間最小的一個名爲 Clotho。(織造運命)者所專司。

(三) 「所從事的那一道」是指遊藝的事業——抒情詩的創作。

(四) 泰來亞(Halia)即「文藝女神」九人中之「一」，即第三位，通常是作爲主「喜劇」及悲詩的女神的；主抒情詩實爲第二位的 Eurhpe。此處用泰來亞，大概是代表著詩歌之技術。

(五) 指法昂。與下文「忽還沒成年，可是他也非是童孩……」等語相若。

(六) 奧洛刺(Aurora)是黎明女神；她愛上了塞法拉斯(Cephalus)——Tessaly 的王子而且已要結婚的，就這道美少年搶走。但塞法拉斯不願，於是奧洛刺放他回去，但教他假裝了回去試一試他的妻的忠實。這以後造成了塞法拉斯和妻中間的誤會而成的悲劇。此處不及備述。

(七) 「早有勝利品」——許是指奧洛刺從地上掠去的男「美少年」——Troy 王子 Paris。奧洛刺和他生了兩個孩子。

(八) 飛勃(Phaëto)即月神 Diana 之別稱。月女神巡行天空時，見一牧童少年 Endymion 睡在山中，她愛他的美觀，因令他長睡不醒以便她每晚看他。正說，使 Endymion 長睡不醒的，是神之王宙斯。

淚和舌頭都變成不是我的；我胸口被冰也似的冷氣凍結。到我的悲痛掙出頭來時，我立即捶胸擗髮，發狂地呼喊，只有一個慈母抱着斷了氣的孩子走向火葬場那時的悲狂，才能彷彿。

哈臘瓊斯 (Charles)，我的兄弟，見我悲哀，他却慶幸而得意：在我面前走來走去，他嘲笑我的悲哀道：「幹麼她要哭呢，她的女兒不是還好好好地活在那裏？」(一)戀愛刺痛我，羞辱激怒我；戀愛和羞辱是不相容的，我既爲戀愛的奴隸，羞辱我也不以爲意；我撕開了衣服，我坦露了胸脯；我給全世界看；我的痛苦，您的不義。(二)啊法昂！我什麼都不顧了，我只要你！我白天想您，我晚上和您夢裏相會；夢裏比白天甜蜜了十倍。雖然您是走得遠遠的，夢裏我就找到了您；然而夢裏的歡愛不及半睡半醒時持久。我常常恍惚惚地覺得，我的頸枕着您的臂，而您的頭枕着我的臂；有時我在和您百般綢繆，我嘴裏低呻嬌喚，宛然是和您真真在歡娛。我分明感得您在吻我而我在吻您，跟從前無數次似的……再後，再後的更歡暢，我羞得告訴您，然而我要含羞對您實說，跟真的一般，什麼也不缺少的。

可是白天一到，人們都快樂樂地，我却失掉了這似真似幻迷離的樂趣。我找覓着山澗和幽林，好像山澗和幽林能給我援手，而山澗和幽林也熟悉我和您的恩愛綢繆。我像中了瘋瘋癲癲的萊列克都的魔術，(三)我低垂着頭，我的靈魂就到了那些山澗和幽林中間遨遊。我眼前現出了那些在粗糲小園石作頂

(一) 謂她即使喪失了她的女兒也未必那麼悲苦呢。

(二) 「撕開了衣服，坦露了胸脯」，「不願做她對法昂熱愛。此處譯文，參酌了 H. T. Riley 的散文直譯和 Pope 的韻文譯本，混合而成。其中「戀愛刺痛我，羞辱激怒我」，「我既爲戀愛的奴隸，羞辱我也不以爲意」，以及「我的痛苦您的不義」，等六句皆採自 Pope 的，似乎加了後文義更見顯明。

(三) 萊列克都 (Brioch) 是 Thessaly 的著名的女魔術師，——或女巫。

的山洞，我覺得這跟密度尼亞的雲石相同；(二)我又見了那幽林，那常常給我們當作床鋪，那密層層的樹葉代作了帳篷。但是我不見了這幽林的，——也是我身子的主人公。沒有了他，這地點也就失掉了價值。我又認識那一片草，我熟習的那一片草，曾被我們的身體所壓折。我躺下了，我吻着昔日曾是戀臥着的地點；是我們昔日的歡愛的錦茵，於今却染着我的斑斑淚痕。還有那些樹枝，葉兒凋零了，似乎也在悲哀；也沒有鳥兒唱着甜密的歌曲。只有多利司鳥——這最愛他的母親，曾經殘酷地對她丈夫報復的，在唱着伊斯瑪利亞的易蒂斯(三)牠唱着易蒂斯，而我，莎弗，唱着我的被忘却的戀愛。此外是萬籟無聲，猶如深夜。

(一) 密度尼亞的雲石，算是最好的雲石。其實這石產於密度尼亞 (Myponia) 南邊些的 "Plygia"，故亦稱 Plytia 雲石。

(二) 多利司鳥 (The Daulian Bird) 指由 Progne 變化的夜鶯。昔人的傳說，有謂 Progne 化為燕子，也有說是化為夜鶯。Progne (Frocne) 復仇的故事如下：Antea 王 Pandion 以長女 Progne 給 Thrace 王 (在多利司) Teres 為妻，算是作了他幫他打退姦犯 Antea 的報復的禮酬。Teres 帶了妻回國，生一子，名易蒂斯 (Iris)。後來 Teres 又把妻妹 Philomena 騙到自己國內，要與通姦，幽禁於林中；因 Philomena 不從，Teres 就割掉她的舌頭，而對 Progne 說她的父親和妹妹都已經死了。(為的 Progne 思親及妹，請她的丈夫去探視的)。然而被幽囚的 Philomena 在布上織出字來，把她的不幸通知了她親姊妹 Progne。因樂她丈夫不許時聽往林中，救了她姊妹，定計復仇。她殺了她和 Teres 所生的兒子易蒂斯，煮為肉羹，給 Teres 回來給他吃，而且預定等他吃了再殺他。Teres 果然毫不懷疑吃了，但 Progne 她們要殺他時，反被他捉弄逃了出去。兩姊妹尋林中逃，Teres 在後追，快要追到的時候，神使三人都變為鳥：Progne 為夜鶯，Philomena 為燕，而 Teres 為長喙的 Hoopoe (產於非洲之鳥)。夜鶯的悲賦就是那位不幸的後悔的母親在哀悼她的兒子。

於是我見一道神泉，光亮平滑如鏡；人們會猜想這裏面有神仙居住。泉上有蓮樹，(一)枝葉陰覆，自成爲洞府。泉水映得地面碧綠。我躺在那邊，正因哭泣而疲倦，我見一位「仙」忽站在我眼前。她站着，她對我說：「既然你被無望的情火所銷鑠，你就得去找安布累細亞地方(二)作爲你的歸宿。太陽神高高在上，俯視着那邊的碧海浩瀚，人們稱爲阿克底亞和累卡提亞海。(三)從前熱戀着匹刺的羅拔力溫(四)就在那兒投身入海。你不要遲疑；愛情會擗個頭，匹刺的最冷酷的胸脯也能受感動，而羅拔力溫却醫好了他的情火熊熊。(五)那地方就會貢獻這樣的效果。你立刻收拾了動身到高貴的累卡斯去罷，你不要怕那高岩上的鐘身一躍」。

她這樣指點了我；她的話完了時，她也就不見了。我怕得渾身發抖，我站起來；我的虛腫的雙頰也

(一) 此處的蓮樹(Lotus)就是奧德賽中所說的蓋了蓮子使人忘卻的那種藥草。

(二) 安布累細亞地方(Ambrosian land)指位於安布累細亞海的Aeanania。海岸外就有那累卡提亞(Laestria)島，這島的再古些的名稱是阿克底姆(Actium)。

(三) 阿克底亞海就因阿克底姆島得名，而累卡提亞海亦從此島又名累卡提亞而得名。

(四) 匹刺(Pyria)是女，羅拔力溫(Dardion)是男；他們是「洪水」以後，再造第三個人類的始祖。但他們這般戀愛公案却比較的不普通。

(五) 此處Pala譯本據顯明地說：「在那兒，愛傷的戀人們從高一躍，他們的情火熄滅了，雙頰不再腫了。羅拔力溫也曾爲無窮的戀情所燒灼；他狂自多情，匹刺的冷酷始於此。但當他從那兒跳入了大海，那熱氣到他在冷而匹刺相厚成草」。所以說「那地方就會貢獻這樣的效驗」。這是暗示給匹刺高麗，「愛」的熱氣到他在冷而投海，則法昂又將復燃而痛苦不堪。然而要不得樣，「愛」就不會「掉頭」，所以這戀情是不可免的。

(六) 累卡斯(Laestria)就是累卡編亞島上一斷角。但亦與累卡提亞混雜。

種不住我的眼淚。啊，水仙哪，我願意去，我願意到你所指引的岩礁去；我不怕死，怕懼之心已經被狂熱的戀情所克制。(一)不論如何，總比我現在這樣好些。(二)你清風呀，吹起來呢；我這身體大概也祇有多少重。而你，——溫柔的「戀愛」呀，可否你也權充翅膀，當我下墜的時候在我身底下托一托，免得我的死歸咎於累卡提亞的海波。(三)我於是要將我的七弦琴獻與我的同道菲白斯，(四)附着這樣的兩行字：「菲白斯呀，我——女詩人莎弗，銘感大恩，(五)敬獻我的七弦琴於你；我，獻者，不為越禮，你，受者，受之無愧。」然而法昂，為什麼你要逼我到阿克底亞海邊跳海呢？此時還能挽回。急——

(一) 此句 Dope 作「讓女性的長體屈伏於女性的熱情」。

(二) 言無論水仙的話確實與否，死總比失戀悲痛而生好些。

(三) 據說在累卡提亞島上南端那有名的海角叫 Lade's 或 Lade's Head 的，上有一阿羅漢像，每年祭神時，船隻各將一犯人從海角拋入海中；犯人身上纏着許多鳥兒，(就是給犯人以翅膀)又使他不墜時能與飛鳥共舞，船隻亦隨風而落於海面，就有守在那裏的小舟把他救起來，從中免罪。此處莎弗說「權充翅膀」，即指此風而而言，言莎弗雖決心蹈海，然會宛如被投入海中之犯人幸得不死而又免除了罪，她把自己的失戀的痛苦比之於犯人之罪。

(四) 菲白斯 (Phaon) 即阿博洛之別稱。阿博洛又為音樂之神，且為七弦琴之發明者，而莎弗則為作詩以合七弦琴之弦者，故得為「同道」。

(五) 「銘感大恩」，此有兩重意義，一則因菲白斯以神力定海神而活而不死，二則因菲白斯救了莎弗之病。從開闢至此，已有種種神曲；首言莎弗願死，因死比活受失戀之痛苦為愈；次言她又唯願不向之實情，(即在累卡斯者願死者得將戀愛之火解消)，又贊及祀神之風俗，於是呼祝清風吹舉她，呼祝「戀愛」，「權充翅膀」，則又欲從死得生；——正所謂乘風九轉降魔之至。而下文又呼法昂內心轉意，伴她可以不去死，則又「轉曲」了。

及。也許您此時正要回來罷，也許送行的禮物正搬上您的小船？您爲什麼延挨，您的延挨使我柔腸寸斷！開您的船罷。維娜絲，海裏出身的維娜絲（二），會替我們弄平靜了海波。和風會吹送您一舸飛渡。只要你啓旋揚帆。丘比德（二）會親自坐在舵邊把舵，用他那溫柔的手，他親自張帆和收帆。

如或您所快意者，是和拍臘司吉的莎弗（三）遠離；（然而您將找不出什麼理由來，爲什麼我是直得您的厭棄；）——那麼，至少，至少讓苦惱的我得到您的無情的答覆，以便我去試一試累卡提亞的海波究竟如何。（四）

（一）據一說，維娜絲是從 Cyprus (Cythra) 島相近的海裏出來的。

（二）丘比德，愛神，見前註。

（三）拍臘司吉 (Palaos)，原是最早住在希臘半島一個種族。據公元前六十四年頃的地理學者 Strabo 所說，拍臘司吉的足跡很廣，許多地方都留着他們的名字。「拍臘司吉的莎弗」所以也就是一列斯雲的莎弗」的意義。

（四）此處 Palaos 作「如果我一定不能從這島得到安慰，那就讓我從洶湧的海裏去找罷，不發憐惜的我將從您轉移到這一個：或者停止了戀愛，或者停止了生活！」

（完）

擬情書(二)

羅馬 渥維德作

〔釋題〕這是「擬情書」中三對情人往來信的第一組的去信。這信是假設惹起所謂特洛亞戰爭的男主角巴里出名寫的。特洛亞是古代小亞細亞一強國，巴里是這國家的王子。(巴里亦名亞歷山大。)巴里因美神維娜絲許以當時最美的人——斯巴達王涅雷阿斯的夫人海倫為妻，就由特洛亞到了斯巴達，頗受涅雷阿斯的優禮。不久，涅雷阿斯因事赴克里底島去了，巴里就乘這機會引誘海倫，終於偷了海倫回到特洛亞。這封信就假設是巴里的「戀愛冒險」的發軔。後來涅雷阿斯求助於其兄阿加綿農，起希臘聯軍遠征特洛亞，要索回海倫。十年戰爭以後，特洛亞城破，巴里亦死，海倫仍為涅雷阿斯之妻，回斯巴達。又巴里在未求海倫以前，據說已有一妻，乃女仙 Oceanie，「擬情書」中亦有她給巴里一信，假設她勸巴里返還海倫，——因為她是「不祥的尤物」云。

二、巴里給海倫的信

利達的女兒啊(一)，我，普賴安的儿子(二)，敬以我的一切健康來祝福您：雖然我所有的健康全出您(兩具只有您)所賜。

(一) 據希臘神話，「利達」王的女兒利達(Edda)嫁與斯巴達王 Tyndareus 為妻，但神王宙斯悅利達之美，幻化為

白鶴，誘惑了利達。後利達懷孕，產三卵，其一卵中出來了 Pollux 和 Castor，皆男，又一卵中出來了 Helen (Helē)

n) 弟 (Dyrenneuea, 弟六。

(二) 普賴安 (Priam) 即特洛亞的老王。

我還是說出來罷？或者，如此不言而喻的情火，沒有申說的必要罷？或者，我的愛心已經宜露得比言語更明白罷？當真我是願意把我的愛意隱秘到一個適宜的時機——到我明白了您不討厭我而且願以同樣的熱情回答我，然後向您開口，那我就不會像現在似的裏懷不定了。然而我按捺不下；誰能夠隱匿那忍禁不得的情火呢？然而，如果您當真盼望我在動作的表示而外再加重言語的表示，那我只有一句話：「我心如焚」而已。就是這一句話，——我的感情的通事，——可以告訴您。我懇求您寬恕我的質直與情；我懇求您不要板着脸——但是用那使您更形美麗的笑靨，讀完這封信以下的言詞。

我滿心歡喜地自己在這裏猜想，我這封信將蒙您接受，而且我亦將同樣蒙您垂青接受。我這癡念能不能達到呢？我信任「戀愛之母」(一)所允許我的，我信任她將您允許給我不是一句空話。因為，免得您不知道而違反了神意，我告訴您，我是遵從神諭意旨而到貴地來的。而且幫忙我的那位尊神也不是懦弱之輩。我所要求的錦標，確是個偉大的錦標，但是除了我，別人就不配；錫西來阿。(二)曾經將您允許給我的新婚洞房呢。在她(錫西來阿)的指導之下，我從喜琴海岸上了菲勒克魯司(三)所建造的船，開始遠渡重洋危險的旅程。她(錫西來阿)助我一帆風順，她為我使海不興波；因為，從海中出生的她，在海上是有權力的。(四)願她努力到底罷；願她以平靜海波的法力也使我內心海平靜，願她引送我的願望到歸宿之所。我所帶來的，就是這些愛戀之火，而我在這裏找不見的，也是這些愛戀之火；這些就是

(一) 「戀愛之母」指愛神維娜絲。

(二) 錫西來阿(Cytherea)是維娜絲的尊號。從錫西來(Cythera)一島而來。錫西來為Iacouia沿海一島，相傳維娜絲即從此島附近海中出世，故以錫西來為維娜絲的奉祀島，並因此而維娜絲得了錫西來阿的諱名。

(三) 菲勒克魯司(Phaeracrus)是巴里從特洛亞到希臘的海船建造人，後在特洛亞戰事中被Mycenae所殺。

(四) 因為傳說維娜絲是海的女兒。

我長途跋涉的因來。

屢次險惡的風浪以及屢次的迷路都不能阻止我到此地和您相會。我的海船找遍了大那倫陸地，請不要以爲我的遠涉重洋的船裏帶的是商貨；請神收管了我的財富罷。也請不要以爲我是來觀光希臘的遊客；我自家國內的城市比希臘的城市繁盛得多。我所找來的，是您；——您，光榮的維娜絲曾經許給了我的床。您，是我所找來的，在我沒有見過您之前，我已去找您了。我的心看見過您的面貌，在我的眼睛看見了您以前，我的心已經見過您了；您的大名就是您的面貌的美麗的先導。然而，雖則好像不近情，却也並不是怪，遠遠地我就中了愛神的一箭，我害着相思病了。（一）我這私情，曾受神們獎掖，——是神們的意旨，光景您也不必企圖抗拒罷，——請您傾聽我極端忠實的陳述罷。

當我尚在母腹的時候，我的出生就受到了阻礙；那時我的母親抱着她的大肚子在睡夢中似乎看見她自己肚子裏妊孕的是一個巨大的火把。她吃驚醒來，她把黑夜的惡夢告訴了老年的普賴安，而他就去請教了先知。那位先知預言道。伊利安（二）將因巴里的火焰而燒燬。自然這火把就是現在我胸中的戀愛的火焰了。雖然外表上我似乎出身低，（三）但是我儀容的俊美和心思的玲瓏都表示了我的隱藏着的出身的高貴。伊達（Ida）山中陰翳的深谷內有一個地點，幽靜，充滿了樅樹和橡樹；——一個僻靜的地點，

(一) 這裏一句，有些稿本上在沒有的，因而有些註釋家認爲衍文。

(二) 伊利安（Ilion）即特洛亞——巴里的祖國。先知者預言巴里將顯著顯顯，使特洛亞成爲一片曠土，故老普賴安在巴里出世時即命之。

(三) 據說老普賴安因先知者之警告，命將剛離母體的嬰孩……巴里，棄於伊達山中；但奉命辦這件差役的人（皇家的牧羊人）却被這孩的美麗所感動，將他隱匿留下，作爲自己的兒子。巴里就當作那個牧羊人的兒子在伊達山裏長大的。——雖然在外表上似乎出身低——請即辨此。有些註釋家以爲此句是弄錯了地位，應該放在馬文第九十行以續述。

如茵的芳草既未經善良的綿羊和山羊的啃嚼，也未嘗接觸過牯牛的闊嘴；在那裏，俯瞰着達達尼亞的圍牆，(一)巍峨的房屋，以及浩翰的大洋，我背靠着一棵樹。

嘿！忽然來了脚步聲似乎地層因而震動了，(二)我是對您說實話，雖則那件事好像難以令人相信。在我眼前，站着偉大的亞脫拉斯和普雷哇尼的孫子，(三)他的一雙飛翼在輕輕地拍着。(這件事，既然許我見了，光景也許我說出來罷。)而這位尊神手中拿着一根金杖。同時呢，三位女神——維娜絲，朱諾和拍拉司，(四)也飄然落在草地上。我那時吃驚不小，一陣冷慄使我毛髮直豎，可是那位有翅膀的使者(五)却對我說道：「你不用害怕。要你裁判一件關於美的爭論。要你解決這三位女神中間

(一) 達達尼亞的圍牆 (Walls of Dardania) 借指特洛亞城。據說神王宙斯與赫克特生的兒子名達達奴司 (Dardanus)，初在 Arcadia 為王，再遷至亞細亞，建立達尼亞城，是為特洛亞族的始祖。達達奴司的孫子特羅司 (Tro) 始特洛亞城。所以達達尼亞的圍牆意即特洛亞城所在之地云。

(二) 謂神的步聲如雷，地為之震動。

(三) 亞脫拉斯 (Atlas) 是巨人族 (Titans) 中之良善者，是 Iapetus 和 Clymene 的兒子，神王因亞脫拉斯不力，使他託住了天以及諸星。普雷哇尼 (Peleone) 是海帝的女兒，為亞脫拉斯之妻。他們的孫子，指麥丘立 (Mercury)。據說麥丘立是普雷哇尼的女兒 Neris 和神王宙斯所生的兒子，所以我們的說法是亞脫拉斯和普雷哇尼的外孫。麥丘立是神們的信差，特別是神王宙斯的專用信差。

(四) 朱諾 (Juno) 內神后，即宙斯之正妻，希臘神話謂她是宙斯的姊妹。拍拉司 (Pallas) 是雅典娜 (Athena) 女神的別名，通常稱爲 "Pallas Athena" 或單稱爲 "Pallas"。這位女神是代表著勇武和智慧。她通常被說爲全身武裝的。維娜絲三位女神爭美的故事已見本篇的「解題」中。

(五) 麥丘立據說是足踏上座有一對角子，或說是戴着有翼的帽子，和一根金杖。這金杖稱是爲神先驅的儀仗。

的爭執：三位中間誰是最美。而且爲要使我推辭不得，他申明這是奉了朱匹忒(一)的諭旨；於是他就反身騰空圍到天上去了。我雖然會神，猛然有把握在心，我站起了身。我沒有怕懼地定睛品評着這三位女神，她們全配裝爲最美，而我——評判者，遺憾地覺得她們各人全都沒有奪魁的理由。然而她們中間到底還有一位比別的兩位更着我歡喜——光景總也就猜得到，這就是鼓舞戀愛的那一位。而她們三位各思得勝的欲望是這樣的大，以至她們都要用鉅大的贈品來打動我的決意。

神后朱諾允許我以王位，她的女兒(二)則允許我以大勇大智。我自己呢，疑議不決我還是要權勢呢，還是要勇武智謀。維娜絲溫柔地微笑着，說道：「巴里，莫讓那兩個充滿着焦灼恐懼的禮物打動了你。我願給你一個戀愛的對象，——美麗的利達的女兒，比她母親更美麗的，將奔入你的擁抱裏。」這麼說了，維娜絲；她的贈品被選中，她的勝利亦被判定，於是她就轉着勝利的步武回天上去(四)。

在那時，(我猜想來，命運之神在開始照顧我了，)我因不可疑的表記而被承認爲王子。若普賴安的宮廷充滿了歡喜，他的兒子失去了那麼久却又找回；特洛亞也把這一天加在他的紀念節的一羣裏。而且正和我熱戀您一般，有許多美貌女郎在熱戀着我；然而那麼許多人的目的物，能夠得到的却只

(一) 朱匹忒 (Jupiter) 就是宙斯的羅馬名稱。

(二) 也有說朱匹立傳述了朱匹忒獻妻之律，他後立轉回到天上，却在旁看完了巴里的「評判」的。

(三) 因爲維娜絲是宙斯和 Metis (意即賢明的規範) 所生之女，故亦得稱爲朱諾的女兒。

(四) 這就明一切皆爲神意，所以維娜絲不應該拒絕巴里的求愛；而且又以見巴里不願權位和智勇而只願得美人爲妻。

(五) 此指他在母腹時，命運之神即不願照舊，故一生下來即棄棄。以後命運之神對他無好意，直到他與利達之婚。其詳見前說，繪畫命運之神醫友譯文。

有慾。而且不但一國子的女兒和大酋長的女兒在向我獻媚，甚至女仙們也把我作爲戀愛的對象呢(一)。但是，廷達魯司的令嫂呵(二)，既然有希望和慾結合，那麼所有的榜樣都不值我一顧。我自天墮在那裏的時候，我眼前有慾的幻形，晚上我睡着閉了眼睛，慾的芳影依然在我夢魂中。

那時我還沒見過慾的面呢，我已經那麽迷戀慾了，我真不知道一旦見了慾時，我又怎樣神魂顛倒呀？雖然那時慾下(三)慾這團火(三)離我遠遠得很，可是我已經被燒了。我再不能遷延下去了，我再不能空懷着希望而不在雲水渺茫的路上找我的愛儀的對象。我用弗里吉阿(四)的斧頭砍倒了特洛亞的松林，每一棵特洛亞的松木是飄海的好材料；我奪去了崇峻的伽伽利亞山嶺前廢天的林木(五)，而伊達的峻坂供給無數的板料。橡樹使他彎曲而爲快船的骨架；弧形的龍骨聯結以肋狀的橫木。我們又加了揚帆之場，桅桿上高掛着大帆數幅。樞曲的船尾則繪畫了神像(六)。我對外又帶在船上，一算給娜絲的美妙的

(一) 女仙(Nymph)指 Oceanus，據俄巴羅法伊達山由爲牧羊人之子的時候，曾與女仙結合。海羅德亦載有此女仙給巴里的信，據巴羅木羅倫人之妻而乘絕境。

(二) 廷達魯司(Tyndarus)即宙斯之父，故亦即海倫之父。傳說謂利達一夕既與宙斯交合，又與廷達魯司交合，結果所生子女四人中，Pollux 和海倫皆由斯血所生，然則廷達魯司實屬海倫之父。和一〇一頁註(一)可參看。

(三) 羅馬詩人慣以「一團火」稱美風的女子。

(四) 弗里吉阿(Phrygia)是小亞細亞一國，有古希臘文化關係，特別是笛，是從弗里吉亞來的。羅馬詩人常以弗里吉阿代指特洛亞。此處當亦借指特洛亞。

(五) 伽伽利亞(Gagalaya)是伊達山的一部分，有鎮名亦名伽伽利亞。

(六) 海船尾飾繪以操纜海行的神像，是當時的風俗。

雕像。穿小小的邱匹德（二）侍立在旁。當造船的最後一工完成了時，我就命定地駛進了伊琴海的波浪。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來婉勸我，都反對我這欲望；他們用了戀愛的規勸，阻止我的臨定的海行。我的姊姊卡散德拉（三）當我的船正持揚帆的當兒，也被散了頭髮奔來怒叫道：「你要盲撞到什麼地方去呀？你帶回的，將是火焰了！你不知道這一片大海將引你到怎樣可怕的一團烈火。」這位女預言家的話是靈驗了；她所說的一團烈火，我在這裏找到了，灼熱的戀愛在我胸中燃旺了。我既出了港口，我借着一帆順風，就到了塔——厄巴洛司的女仙（四）的疆土。您的丈夫殷勤招待我；而這，大概也是由於神的默助。他的確把拉栖第芒（Lacedaemon）所有值得觀賞的出色的東西全都引我看過，然而——您只傳傳他的美貌的我，對於您以外的一切都無心附顧。當我看見了您時，我驚喜得發癡，我被您的嬌豔所震擊，我覺得我的心，在您的最深處，跳躍着更猛烈的癡情之火。您這樣的美貌，簡直就是那天來聽我品評的西西來阿。如果您那天和她一同來讓我品評，那麼維娜絲的勝利也就沒有把握。您的名聲誠然傳遍了您的驚人的醜麗，沒有一個地方不知道您是絕代的佳麗，不但是弗里吉亞的任何處沒有您的比並，就是普夫

(一) 言巴里又以維娜絲稱呼比得為他的船中特有的供祀之神，因為他的航海是「戀愛的行軍」。卓比德（Charis）是靈神，據說是維娜絲的兒子，帶了輸入人們的弊，中了他的計，能害神恩賜。

(二) 卡散德拉（Cassandra）是巴里的姊妹，她曾被為 Apollo 所愛，要送她一份厚禮，問她所欲。她說願贈「先知」。於是這位神就給她以「先知」的靈力。但是她既得了 Apollo 這份厚禮，却反悔了諾言，不把她的愛回奉 Apollo。因此 Apollo 怒而宣稱，凡卡散德拉所說的預言，雖然是確實的，可是不能得人信任。後來她的預言果然沒有見效。

(三) 厄巴洛司（Orbitus）的女仙當然指海倫，因為厄巴洛司是海倫的假父。珀達魯司的父親，便叫 Leda，又得合婚，厄巴洛司，始。

之下日光所照的地方也沒有有一個美人有您那樣的聞名。然而，您相信我的一句話麼？我這句話，——您的盛名還不及您的本人；您的盛名還委屈了您的千嬌百媚。我在這裏所見的，百倍於我所懸想。您勝過了您的榮譽。

無怪那見多識廣歐羅巴斯⁽¹⁾為可憐而着迷；而您也正配作那樣偉大的二位英雄的好伴侶。而依着貴國的風俗之想也確會體體地收容於若異的體育小學⁽²⁾。您已長成爲婦人時，也難免親難在裸體的男子中⁽³⁾。而我對於拋棄您的捨了您去，給您讀誦，可是我就愛備着您竟又把您送回；這麼一個可貴的勝利品，應當永久保留在我呢，倘要我讓您從我的進好的洞房中搬去，您願先成墳墳，我的頭也難道我的二鬢平生來，本是要爲了攔住您，難道我這法着得免能讓您離開我的心嗎？即使必須將您送回，我還是先要嚐一嚐戀愛的美味。向我的妻營來，應該過全無結果，不是我的婦女，請您離我，我就是美少年的婦女，的嬌羞應當爲我而放棄，您除了服從我，您沒有別的路；那時您會知道，您里的情精是何的永遠而偉大，只有火葬燒燬，始能狗使我的情焰告一結束。

(一) 提秀斯 (Theos) 是希臘的傳說的英雄。據說他是非凡英雄，所有傳說的英雄的冒險事業他都有份。他還提着了蘇利爾⁽¹⁾，後來作爲他的妻。這其兄弟歐羅巴⁽²⁾，雖亦曾而愛過歐羅巴，但皆接續不過是個個，女孩

的除貞，竟被這蘇利爾除去了，且不談這回話。

(二) 體育小學，是希臘時一見，父母的觀念，這是個無學校的地方，因爲斯巴達倫式，男女孩童受的一教育，就是武術；在希臘，男女孩童都亦身。比這，Palaestra 是教者，名 Gynasieia 則是成年男女武之所。下句以指此。

(三) 這里兩句，上句似在說，海倫是美時時，下句似在說，明又被這海倫來時的年，Helen of Sparta 是美時時，本節第三句，亦美。當美時時，最爲一工家，工新，其生命，其美，其母琴新而美。

爲了您，我拒絕了最有權力的神后米諾斯許我的王位。而且，只要我的臂膀能夠抱住了您的頸項，即柏拉司送給我，勇武我也看不起。我不後悔我的選擇。而且我對永遠不爲我而變遷者不智；我的必永遠是堅決的。只請您莫使我的希望落空，我懇求您，阿爾法，請使神靈經過了這偉大的艱難而離去的。我並不是一個出身微賤的布魯德爾攀玉葉金花，請您相信我，您也愛我，我也愛您，我也不要將聽，您就該知道我的家譜裏有朱匹神和一位星官。您不願聽我，我也不要將聽，您就該知道我的家譜裏有朱匹神和一位星官。亞西亞的君主，沒有一個地方比亞細亞更肥沃，也幾乎沒有一塊土地比這更廣大。您將見那邊有的是無數的城市和黃金的屋頂；(一)您將見宏觀的神廟，您將見那神廟，您將見特洛亞的碉樓高聳的城牆，那是非白斯的七弦琴的妙音所建造；(二)我何必再對您說人民的衆多？多到幾乎住不下了。您一到時，迎接您的將是希特層層的特洛亞主婦們的隊伍，而我的宮殿裏將擠滿了隨勞勞容的弗里吉蘭的新婦。(四)(一)

(一) 朱匹武是特洛亞王族的始祖，已見前註。「一位星官」指金牛星座七原之一，即 Electra，(她是 Atlas 與 Pleione 所生的七個女兒中的一個) 乃朱匹武與 Pleione 生了特洛亞王族的第一代始祖達達尼亞。(本見前註)

(二) 昔東方的風俗常以黃金裝飾主要屋頂的屋頂。

(三) 神說神比 Poseidon (海神) 及 Aiolos (或曰 Phoenos 海風神，又譯氣神)，管轄海神去百神，後兩者皆特洛亞王族之祖。Aiolos 爲海神 Poseidon 之次子，一說是 Poseidon 妻七弦琴之樂神所生。

(四) 以上自然我雖不是一個出身微賤的布魯德爾攀玉葉金花，請使神靈經過了這偉大的艱難而離去的。我並不是一個出身微賤的布魯德爾攀玉葉金花，請使神靈經過了這偉大的艱難而離去的。我並不是一個出身微賤的布魯德爾攀玉葉金花，請使神靈經過了這偉大的艱難而離去的。

舉凡巴里去只有好處，毫無所損失。

那時將不能口地說：「我們那海濱子地方多麼窮苦呀！」(一)這裏一間屋子就有我們那邊整個城所有的財富下(二)——然而我決不因此面看不起你的斯巴達(三)斯巴達因為是極旺生長之邦，所以與我那那地愛他。然而斯巴達到底窮的，而你是顯得養尊處優的；斯巴達這個地方於你的光榮不相配，你是應當享用無窮的珍飾以及奢華的起居，你既然看見了敵國的男子們服裝了，那麼你也總可以猜想到薩摩尼亞女郎的服裝是怎樣漂亮的？請你賜愛能，不要以為一個弗里吉阿的男子做了你的丈夫是辱沒了薩摩尼亞身是生長於忒萊普尼亞地方(四)的(五)位國秀(六)呢。

現在調和着水與蜜酒，給神們飲的，就是弗里吉阿人，而且是我我們的血統(七)與洛赫的丈夫也

(一)「海濱子地方」是「Achaia」一字的譯意。「Achaia」原作「Aegalea」或「Aegialus」有「沿海地方」的意

思，這本指「Aegalea」的北方邊界，從「Aegalea」所來的「Aegalea」字，每當希臘或英荷時，常用「Aegalea」

解釋此處，「海濱子地方」亦從指希臘全境。

(二)這是巴里亞想說論者到「特洛亞」對美其富強，將有這樣的話語。

(三)忒萊普尼亞(Telephonia)是「Laonia」的一地，相近於斯巴達。

(四)那時的希臘人都垂涎於弗里吉阿的財富，巴里此言，微有諷意。

(五)這是指神們的「執爵者」甘尼美(Ganymede)。據說甘尼美是普羅安的青年，他的兒子，因為繼承父業，在伊達山上打獵，被神王宙斯幻化為鷹來取去，他為神們的「執爵者」。希臘古俗，凡執爵者必年有異狀，不

神們不飲烈酒，常飲酒，且亦極稱著。大概當代人酒飲酒常和三分之一的水，所以假想神們也是這樣。

裏，海難後，假想里在替補了自己國家的富強，而後而得未足，影又陳述他家祖先曾有為神所愛者，以見他的

愛他，論者不過分，而海倫應回答他的愛。

是個弗里吉阿人，這就使黑夜告終的女神不困倦是弗里吉阿人而不愛（一）。安俄栖茲也是個弗里吉阿人，有翅勝自愛神的母親，能和他往伊達山岡上好合為快樂（二）。而兩位又是出於我們家的。（三）至於我呢，我自以為我比涅雷阿斯不論在年齡上在容貌上都是值得您中意的（四）。

至少，我不至於使一個殘酷到嚇走了太陽的人依戀的阿翁，（五）而且我的爸爸普賴安的父亲也不是

(一) 奧洛刺 (Aurora) 是黎明女神，故釋為「使黑夜告終的女神」。據說奧洛刺愛了 Tithonus (或言是 Laomedon 之弟。或言是兒子，Tithonus 則是普賴安之父，即巴里之祖)，並使他長生不死，但是可惜不能使他不老，Tithonus 既老而不死，自然生活無味，於是自願化為蚌殼。奧洛刺和 Tithonus 的結合，生一子，名 Memnon，在特洛伊戰爭中來援助他的父族，為 Achilles 所殺。

(二) 安俄栖茲 (Anchises) 是 Cypris 和 Thetis 的兒子，而 Thetis 又是 Iris (也是普賴安的祖父) 的女兒。安俄栖茲為一有翅勝的女神的母親——即奧羅維羅絲所愛，常幽會於伊達山上，維羅絲曾生一子，即烏泥斯 (Ascanius) 是也。安俄栖茲因誇不他和美神的秘密關係，為神所妬；一日，安俄栖茲為電光所擊，斃目遂盲。特洛伊破時，烏泥斯負了盲目的父親逃至西阿里。

(三) 極言他家的男子甚至為女神們所愛，以見海倫非他莫屬。

(四) 涅雷阿斯 (Nereus) 就是海倫的丈夫，斯巴達的國王。在這裏，詩人更假想巴里不但誇愛了自家祖先的贈此，且又舉示海倫的丈夫本人及其家世實在誇辱了海倫的。以下一段就是揭露著涅雷阿斯祖先的不檢點。

(五) 「阿翁」指巴里的父親普賴安。這一句是指涅雷阿斯的父親說的。涅雷阿斯的父親 (或祖父) Aeneas 的妻妻 Aerope 與 Thyestes (即 Aeneas 之) 有姦，是男的先有心引誘成的。Aeneas 生了二孩，實皆 Thyestes 的種子。後來 Aeneas 竊得其姦，便將 Thyestes 趕走。但是 Aeneas 心有未甘，決意要報復地報復一下，因復召回 Thyestes，而殺了他和 Aerope 所生的兩個孩子，沒有餵給 Thyestes 吃。因為太殘酷了，據說那天的太陽為之遮避，——在當時天陰陰然沒有。(日蝕) 此處巴里自顯他的父親不會有過這等殘酷的行事。

手染着岳父的血，而且使得麥忒隆海被永遠記着他的罪惡。(二)我也沒一位長因在地下的幽泉中，渴得要命然而無法使飛泉沾唇，餓得要命然而頂頂的蘋果總是抓不到，——這樣的曾祖，(三)而然而，這些醜德又何足論，如果從這樣醜惡家世出來的一人能佔了忘的肉身？而且如果來匹忒不得不行尊作這樣一

(一)「手染着岳父的血……」指涅雷阿斯的祖父 Pelops (即上註中的 Arvens 之父)，在

「復活」後，(復活的故事見下註)，到了 Pisa 國；Pisa 國王 Oenomaus 有女名 Hippodamia 因為神的詛咒 Oenomaus 將被女婿所誤，故 Oenomaus 要以賽車的方法擇婿。名為擇婿，實要使他女兒終不得婿；因為 Oenomaus 有的是駿馬，每賽必勝。而他所定的規則，勝了他的人可得 Hippodamia 為妻，敗者却連性命都不保。這樣賽過幾次以後，就沒有人敢用性命來作孤注了。Pelops 深知其隱，未賽以前買通 Oenomaus 的管車人 Myrtilus，許以勝利以後分給國土之半。(因為若勝了 Oenomaus，則不似得妻，且得國)。Myrtilus 答應了，私將 Oenomaus 乘車上的車輪拆去。於是在競賽時，Oenomaus 車覆而身死。這是 Pelops 繼了岳父。Pelops 既得 Hippodamia 為妻，且承襲了 Pisa 國王位以後，忽以反悔他和 Myrtilus 的誓約，將 Myrtilus 駕車行於山崖，就把 Myrtilus 推墮於崖下海水中。此 Myrtilus 墮海之處，即得名為「Myrtilan」故巴里謂「麥忒隆的海被永遠記得他的罪惡。」

(二)這是涅雷阿斯的曾祖父 Tanalus 的故事。Tanalus 據說是宙斯和名為 Phio 的一位女仙所生之子。傳說中都以為他是富有的國王。但為何地之王，則不說明，或言是 Lyda 或言是 Argos 或 Corinth。據說他在先頗為神們所喜，所以他常常請神們喝酒。有一次，他忽然想試試神們的眼力，就殺了他自己的兒子 Pelops (即上註所述之 Pelops)，煮為羹肴，請神們來宴飲。當這道人肉菜上時，神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都不喫。編 Pandarus 因為新喪了女兒，心緒混亂，竟不暇辨別，嘗了一些。她嘗的部分，相當於 Pelops 肩胛，所以後來神們使剝碎煮過了的人肉還原復活為 Pelops 的時候，獨肩胛無肉，乃以銀若代之。(這是 Pelops 復活的故事)。神們因

Tanalus 膽敢相試，罰他在地獄中受苦；他站在一道泉水中，永久渴，但不能取飲近在身旁的泉水，永久餓，但不能摘取那永遠掛在他頭頂的蘋果。另據一說，則謂 Tanalus 的受罰，並非因為他殺了兒子以試神們的眼力，而是因為他洩漏了神們的祕密。第三說則謂他偷了神們筵席上的蜜酒和長生不老的珍肴。第四說謂他接受了 Pandarus 偷來的宙斯的金狗。

家的老丈人？(一)呵，這是可怕的命運！夜夜的蠶夜「他」很不配地佔有您，很不配地享受您的萬般春情。而我呢，只得見着您的一面，而我們跟前又隔着個桌子，不能肌膚相親；而且即使在那難得的一面時，又有許多事使我加倍痛苦。這樣的宴會，比和仇人同席還要難受。每逢我看見那「僮夫」的手臂抱住了您的粉頸，我就覺得我來赴宴是活受罪。我氣炸了肺，我嫉妬；當我見他（可是我何必說得那麼絲毫不遺漏呢？）探手在您衣裳裏溫暖着他的手。

但是當您在我面前毫不勉強地和他親嘴，我只能舉起酒杯擋住了我的眼睛。當他緊緊地抱着您的當兒，我的眼光只得朝着地下，而我嘴裏的食物本來就嚼得很慢的，此時簡直吞不下去，我時時歎氣，而我却看見您——害人精呵，並沒忍住了您對於我的歎氣的微哂。我時時想用酒來解消我的熱情，但是酒反增旺了熱情好比火上加油。我又時時想轉身告退，一切付之不見為淨；然而總在我想走的當兒您的美目的一盼又將我拉住。我真是留也不好，走也不對；看着你們的親熱樣子，我痛苦，但是不看見您，我的痛苦還要加倍。我所能做到，所當做到的，只有竭力按捺下我那發狂的戀情，但是我怎地也沒法掩飾。

我這些話不是騙您的；您也知道我的心的創傷，您是一切都了然的；光景只您一個人是心裏明白的！唉！有幾次我的眼淚盈眶將墜，我不得不掉轉臉去，免得他追問我為什麼哭！唉！有幾次仗着酒壯了胆，我講着青年們的豔事，我是每個字都朝着您的面孔說的！而且，捏造着一個假名，我也吐露過我心頭的隱秘。要是您理會得到，您總已知道我說的故事裏的癡情人就是我自己。不但如此呢，我還

(一) 海倫是宙斯(朱匹忒)與利達所生，已見第一〇一頁註(一)及第一〇七頁註(二)。此句及上句，皆有「涅雷阿斯家世」不齒於衆口，然而海倫的嫁給了涅雷阿斯，已足使如此罪惡的一家沾了光榮之意。這是加倍顯現出海倫的高貴，是更進一步的拍馬和離間。這下面幾句及下一段又轉而用極感情的字句來聲嘶力竭的戀愛的痛苦。

不止一次假裝着酒醉把我的心事更加赤裸裸地和盤托出呢。我記得，那時您的衣襟鬆散着，您的胸脯半露；哦——您的半露的胸脯直鑽進我的眼睛裏；您的胸脯，比白雪比牛奶都更美，而且比擁抱您的母親那時的荷木更美。(一)我癡癡地看着您的胸脯，那時我剛好端着酒杯，這該死的酒杯的耳柄竟從我手指間滑過。逢到您給您的小女兒赫邁奧妮(Hermione)親了嘴，我就立即從她那小小的嘴唇上轉吮着您的口脂。(二)有時候，我佯裝着疲倦，我躺着，我假托唱着舊式的情歌我却輕輕哼出我的戀意；我一邊哼，一邊朝您點頭示意。最近，我大胆對您的侍女的班頭克萊美尼和厄忒拉，婉達我的心事；(三)她們沒有話告訴我，可是我的祈訴只到了一半，就把她們嚇得逃走。

呵，神們何不將您作為什麼偉大競賽的獎品呢；誰得勝，誰就得您為妻；(四)例如希波米尼司把瑟納烏斯的女兒帶走，作為他賽跑勝利的錦標；(五)又如喜坡達邁剛落到了那個弗里吉阿人的懷

(一) 荷末(Herme)就是神王宙斯。因為他是幻化為白鷄去引誘海倫的母親利達的，所以這裏是說海倫的胸脯比宙斯幻化的白鷄之白更美。

(二) 曾巴蓮忒方百計思親香澤，見海倫和魯巴的小女兒接吻，便立即假裝着撫愛那小女兒也和她接吻，借此間接得接海倫的口脂。這描寫了他的癡情，也描寫了他的可憐。

(三) 克萊美尼(Clymene)和厄忒拉(Thetis)二人，據說後來海倫跟巴里逃走的時候也一同去的。

(四) 在這裏，巴里又假裝誦令，企圖感動海倫。他要使海倫確信他的愛心之堅，他表示了只要有海倫作為目標，他任何冒險都不辭。他不是專想用花言蜜語來博女人歡心的。

(五) 希波米尼司(Hippomenes)是海神Poseidon的曾孫，與瑟納烏斯(Schoeneus Baeotia 國王)的女兒 Atalanta 賽跑得勝，因得 Atalanta 為妻。Atalanta 以美著名，求婚者甚多，Atalanta 乃定以賽跑為選擇之方法，聽者得她為妻，不勝者必死。Atalanta 善跑，許多求婚者都送了性命。希波米尼司因得美神維娜絲給以三枚金蘋果，在賽跑時逐時拋在地上，Atalanta 為金蘋果所眩惑，俯拾三次，遂為希波米尼司所勝。據另一說，則勝 Atalanta 者非是希波米尼司而為 Melanion，而 Atalanta 亦作為 Zeus 和 Clymene 所生的女兒。

抱；(二)又如那太力的赫爾克利在博取第雅奈拉的當兒力拔了阿岐羅阿斯的巨角。(三)要是以您爲獎品，那麼，不論在何冒險的競賽，我都將證明我的勇敢無可比擬，我將使您明白我的拚命爭戰的結果。然而現在，使我無勇可施，使我只能仰臉入我這自絕世的羞人呀，向您哀求；我哀求您不肯讓我親吻一下您的脚。啊，光榮的您呀！呀，光榮勝過您的兩個兄弟的您呀！(四)啊，您！！直配做荷未的夫人，您要不是他的女兒！(四)我不是得您爲妻帶您回到喜春港口，就是我掌櫃漂泊，埋骨在太那倫的泥土。(五)我的心願中的那罪籠毫不輕容。(六)這奴傷已經深透進了我的骨髓了。

(一) 喜城達邁阿(Hippodamia)的族事已見前註。據傳說，Pelops曾爲弗里吉阿之王，被逐後始至以三而以詐術得娶呂倫(Pisa)國王。故步至下流墮了那個弗里吉阿人的懷抱了。

(二) 第雅奈拉(Daiana)是Arctofa王Orontes的女兒，把婚作爲饋禮的辦法，是求婚者必與互相角力，最後的勝者可以得婚。據希臘最雄健的，是河神阿岐羅阿斯(Achelus)與希臘神話中有名的角力英雄赫刺克利(Hercules)阿岐羅阿斯先與赫刺克利角力不勝，乃化爲水牛，再與赫刺克利角鬥，但仍失敗，被赫刺克利拔去了一角。

(三) 「兩個兄弟」指Castor和Pollux。據傳說，此二人曾參加了來回海倫的戰爭，當海倫尚屬少女時被Thestus搶去。(見上註)後因Castor與人爭妻被殺而Pollux則是不死之身，Pollux請於宙斯，要不是使Castor亦成爲不死之身，則他自願有死。宙斯允其請，但用了執中的辦法，使他們兄弟二人每日各半輪流居於天上和冥土。他們於是爲雙子星座，給水手以便利於放神話中以為他們二人都是水手的保護者。

(四) 見第五頁註(一)及(二)。

(五) 太那倫(Tenarus)是Lacedaemia的海岸。

(六) 「直配」，實爲愛神之箭射中也。

我的姊妹的話是對的。(現在我可想了起來了；)她說我的性命將途在這天意的一箭。呵，海倫！不要藐視天上來的命運。(一)庶幾您的願望可以得到神們的佑護。我還有很多的話要對您說，但那些且留待夜的寂靜中纔在您的床榻上接待我時當面再談。您怕羞麼，您不敢背棄夫妻的情愛麼，您不敢破壞合法婚姻應守的真摯麼？呵，太拘束的海倫呀，您不要把自己弄成了傻子，您難道以為像您那樣的美人能夠始終保守清白？要不是您改變了您的容貌，就是您必然要惹下風流騷債；美貌和貞潔向來是無法兩全。朱匹忒專喜和美人兒，幹那偷偷摸摸的歡愛，光豔逼人的羅娜絲也醉心於偷漢；而且事實上您之所以得爲朱匹忒的女兒也是從偷偷摸摸的。既然您是朱匹忒和利達的女兒，而且如果您的祖先的血液對您有影響，那麼，您的終歸能保持貞實也實在難說呀。(二)

不過，您聽了我的特洛亞以後，您依然可以孤芳自賞；但願只有我一人做了您的白璧微瑕。現在呢，且讓我們放寬一下；這點兒不檢，將來我們的正式婚禮也就彌補過了，——如果維娜絲的允諾不是一句空話。而且我們目前這一步，甚至您的丈夫也在從惠，——他的從惠不用言語，却是行動。他的走

六(一)海倫倫世里的戀愛是死靈。

六(二)從子太拘束的海倫呀！一句起，讀到此句，巴里在用最猛烈的方法攻擊海倫最後的「防線」；對他做過海倫之應以爲嫌，因看見潔淨的，他構舉了維娜絲及海倫自己的母親爲例，方肯一美貌與貞潔向來是無法兩全。中的者，他證明美人夫都風流，而後者，他證明美人無以自保清白。他噴不過，即此海倫能拒絕了巴里的要求，然而神們的狡猾，如朱匹忒引誘羅達的故事，還是終於無法騙過他。他要使海倫相信自已未必能終守清白，則他的誘惑便有顯可乘了。他並且從這傳上更論，使海倫的自信心動搖。

開，光景就是給一個空兒讓您的客人覺愛偷歡。幹麼他剛剛揀這當兒遠赴克里特 (Crete) (一) 呵，他這做丈夫的，真是出奇的慷慨！他臨走的時候，還對您說：「夫人，這位伊達佳賓你代我好兒招待。」我說老實話，您就沒有履行您那出門去的夫君的囑托，您的客人您並沒好好兒招待。而且，廷達魯司的令媛呀，(二) 您難道希望這個疏忍的人能夠充分贊愛您的千嬌百媚的價值？您弄錯了；他是不懂得溫存體貼的。如果他懂得到他的這份臨福是無價之寶，他就不會將牠交托給一個男人而且又是一個生客。難道我的話語以及我的一片癡情都不能得您垂憐；那麼，機緣的巧合也在牽撮我倆了此一段風流債。否則，我倆便是傻子。比他還要傻！(三) 這樣方便的機會，肯輕輕放過。這幾乎是他親手引一個情人來給您呀，求您利用您那沒頭腦的丈夫的粗忽罷。

如今您是獨睡在寂寞的牀榻，我也單身躺在淒涼的客床。我倆同樣守着空房，要是我和您，您和我，吞體共歡，那麼，清冷的長夜就會比白日中天加倍光燦。那時我願對一切神明發誓，只要您一句話，請您在上，我此生是您的。我當面披瀝肝胆給您着，您是我的一切。如果您害羞，如果您怕人家說是您私奔，那麼，一切惡名都由我個人來擔當罷！我決意學取伊久斯的兒子的榜樣，(三) 我決意學取

(一) 克里特，島名；在特洛亞戰爭前，據歐島上的王名 Minos。海倫的丈夫那時到克里特去，據說爲了料理一筆財產，那是他的舅父 (Minos 的兒子) 遺留給他的。

(二) 廷達魯司是海倫的名義上的父親，見前註。

(三) 伊久斯 (Aegaeus) 的兒子就是提秀斯。提秀斯搶走海倫的事，已見前註。

您的兄弟們的榜樣？(二)提秀斯搶走了您，而您的兩位昆仲搶走了琉息帕斯的雙生姑娘，這都是您的親見親受，難道您就忘記了麼？——而我，竊願我將是他們以後的第四位。

特洛亞的戰船是近在眼前，人hand和武器都齊備；榮與順風會使他立刻破浪如飛。您將像一位有權力的大王后經過那些達達尼亞的城市，(二)百姓們將以為您是新封的女神而夾道歡迎。(三)您所到的地方，處處將焚香獻酒，肉桂的芳焰燭天而獻犧的膏血滿地。我的父親和兄弟，我的母親和姊妹，所有特洛亞的主婦，整個特洛亞，都將給您送禮。啊！我這裏說的，還不到將來快樂的一半的一半呢；您將來享愛的，比我這封信裏說的多而又多呢。是不是您又在擔心着您搶了您去就會引起一場惡戰，威武希臘勢必動員他的武士？可是，請告訴我，搶妻的事從前有過那麼多，那一個曾經靠了武力而歸還原主？相信我罷，那個是簡直不用擔心事。

從前色雷斯人托名為北風，強搶了伊勒克條斯的女兒，然而未聞比斯吞地方受了戰禍。(四)拍加塞

(一) 賽倫的兩個兄弟 Castor 和 Pollux 的事蹟，已見前註。據說這兩兄弟曾用武力搶走「琉息帕斯」(Leucippa) 的

已婚親的女兒 Phaedra Elaira。

(二) 達達尼亞已見前註。

(三) 這是古代的風俗，凡有橫勢而好名的女人都被尊稱為「新封的女神」。

(四) 據希臘神話，北風神 Boreas 搶走了伊勒克條斯 (Erictheus, 雅典王) 的女兒 Orithyia。此處說是色雷斯人，(Boreas)，因為他們將自認為 Boreas 的一族。(因為據說北風神的 Boreas 住在色雷斯的 Thracian 山中)。

比斯吞 (Biston) 是 Mars 和 Calirhoe 所生之子，據說曾在色雷斯沿海建立了 Biston 城。被「比斯吞地方」亦即指色雷斯。或謂色雷斯有湖名 Biston，故色雷斯亦得此名。

的耶孫在他那異鄉人的船裏偷載着非息斯的姑娘，然而帖撒利的土地並沒被科爾奇斯人的手所傷。(二)提秀斯，也會搶走過您，也會搶走了邁諾斯的女兒，可是邁諾斯並沒出動克里底大軍。(三)在這種事上，通常是驚懼比危險大，而委屈了受驚的她通常又是事後自慚她那時的胆怯。

況且，即使竟如慮所擔心，不免要惹動刀兵，那麼，我，也不是無勇之徒，我的武器鋒利得很。亞

(一) 耶孫 (Jaon) 是有名的取得金羊毛的英雄。他是帖撒利 (Thessaly) 的 Tolus 的王國兒子，幼時，他的王位被 Pelias 所竊，他性命亦幾遭不測。長大後，他向 Pelias 索回他的國土，Pelias 佯許之，但有一條件，必須耶孫到科爾奇斯國 (Colchis) 取得有名的金羊毛。這金羊毛是有毒龍守護的，而且飄海到科爾奇斯路上危險也很多；Pelias 是想此害了耶孫。但是耶孫和許多少年英雄坐了有名的 Argo 船，居然到了科爾奇斯，又因科爾奇斯國王的女兒 Medea 一見耶孫就愛上了，私相協助，於是耶孫竟取得金羊毛且帶了 Medea 而歸。後來耶孫又遺棄了 Medea，別娶考林斯國王的女兒 Medea 報復的手段極殘酷。渥維德在「擬情書」中亦擬有失戀時的 Medea 給耶孫的信。稱爲「拍加塞的耶孫」者，因爲帖撒利國有城名拍加塞 (Pagasae)，耶孫乘以冒險的大船 Argo 即在此城建造。又科爾奇斯國內有大河曰非息斯 (Phasis)，以此河名代國，故稱 Medea 爲「非息斯姑娘」。

(二) 提秀斯事已見前註。此處則指他曾到克里底島救回雅典所買的七對少年男女。(原來雅典每年須以少男女各七人進貢給克里底島上的牛人半牛的怪物 Minotaur，——這，據說是克里底王邁諾斯「Minos」的后 Pasiphae 與牛牛交合而生，住在迷園中，——供其大嚼，而雅典之必須納貢，則因曾被邁諾斯打敗)。提秀斯是自願作爲逃買的七少年之一而去的，他到了克里底，也像耶孫似的被國王的女兒 Anaxa 一見愛上，她給他一把寶劍並一團線，寶劍殺了牛人半牛的妖怪，線則助他出了迷園。他帶了 Anaxa 而去，也同耶孫一樣，並且擁護 Anaxa 和他生了二子旋即被殺，也和 Medea 一樣，渥維德亦擬有 Anaxa 被殺後給提秀斯的信。

細亞的軍備並不弱於您的鄉邦。亞細亞有的是勇士如雲，亞細亞是富庶，有的是戰馬數不清。亞特魯斯的兒子涅雷阿斯也不比巴里更勇敢，他的武藝也不見得比我高強些。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殺了仇人，我奪回了被搶的羊羣，我因此得了我現在這名稱。(一)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每鬥必勝；我手下的敗將中就有伊里涅諾斯和第易福巴斯二人。(二)而且請您不要以為我在肉搏時不凶狠，我的箭是每發必中。

然而，這些少年時代的功業，您能不能在他(三)身上找得呢？您能不能在亞特魯斯的兒子的身上發見甚麼智巧呢？即使您能說他十全十美，您能不能給他一位像海克托(四)似的哥哥呢？他(五)一個人就抵得整整一軍呢！您不知道我的權力有多麼大，您不知道我的潛勢力有多麼大。您還不很了然於您將委身於他的人是怎樣一種人呢。所以，要不是他們放棄了武力奪回您的念頭，便是他們多立斯族(Darians)的軍隊被我粉碎成灰。而我也並不以為與師動衆來爭奪像您這樣一位非凡的夫人是不值

(一) 巴里又得名為 Alexander，此字之希臘語根為 "Alexan" 有「拯救」之意。

(二) 伊里涅諾斯 (Ilioneus)，此處所指者當為 Phoenix 之子，在特洛亞戰爭中戰死。另有一伊里涅諾斯，則為 Aeneas 的同伴，以智勇出名。第易福巴斯 (Darius) 即在後來巴里死後娶了海倫的那人，但海倫後來又棄了他而仍歸於涅雷阿斯。他也是普賴安的儿子。

(三) 指海倫的丈夫涅雷阿斯。下句的「亞特魯斯的兒子」也是指涅雷阿斯的。

(四) 海克托 (Hector) 是巴里的哥哥，特洛亞第一條好漢，也是世界聞名的勇士。後來特洛亞戰爭中，特洛亞全仗他一次抗拒希臘聯軍至十年之久。

(五) 指海克托。

得的；偉大的鐘標必然要引起劇烈的爭鬥。要是全世界（二）爲了您的緣故而戰爭，那您的謔名亦將永垂不朽。但願——但願您莫再猶豫，從此依順了神的意旨，接受了我的要求，一心一意受用着我所預許您的一切。

（二）在那時，世界的範圍是小的。希臘半島和小亞細亞西端的特洛亞確可代表着全世界。後來特洛亞戰爭（爭奪海倫的戰爭）既起，希臘方面固然是各族的聯軍，而特洛亞方面也有許多與國，所以說「全世界爲了海倫而戰爭」並不算誇張的。

擬情書 (三)

羅馬 渥德維作

三、海倫答巴里信

〔解題〕在「擬情書」中，這一封是婦女戀愛心理的最深刻的分析，也是婦女們的戀愛技術的最毒辣而暴露的。這一半也是題材作成的。因為這裏寫的是一個有夫之婦受誘惑而私奔的前夜的心情。這封信可分為三大段。第一段寫海倫凜然不可犯地責斥巴里的無禮，然而這是拿腔。第二段寫她詳陳種種利害，認為巴里的要求完全不可能。然而在這樣的拒絕中却反面透露了她的「有意」。第三段則簡直赤裸裸地自認她不但對於巴里的要求有反應，而且她自己亦存心已久。可是這樣的無恥的自認却又用了極佔身份的陳說「此事之不可行」的形式出之。全信是針對了巴里來信所有引誘的說詞逐點辯駁，然而每一辯駁實皆為海倫方面的鼓勵和引誘。所以註釋家說此信代表了風流婦人擒縱男子（情人）的技術的最高點。有的些註釋家以為此信大概不是渥德維所作，而出於古詩人 *Sabinus* 之手，因為「擬情書」中後邊的男女贈答的三組書信頗可懷疑是別人偽作。但是另一些註釋家則謂從文字的風格及心理描寫的深刻等方面看來，應認此信是渥德維的著作。

巴里。您這樣的來信，凡屬莊重的婦人，義不寓目；但即使我並沒將您的來信擴而勿闕，我之謹守婦德，仍與未閱時一樣。(一)當您這不檢的書信尚使我清白的眼睛震駭的現今，我給您這封回信，已屬

(一) 此在原義的兩行，大多數稿本上是沒有的，所以註釋家常以為誤衍。又此信亦有人疑非渥德維所作，而出於詩人 *Sabinus* 之手。

不小的寬宥了。您，一個異鄉人，竟敢蔑視主人款待的禮節，(一)而挑動主婦的真心麼？而且，您所以遠涉重洋而到此邦，當真是專爲了這件事麼？雖然您來自番邦，(二)然而我們的宮門未嘗閉拒您，(三)然而您所以報答此殊恩者，竟是想破壞人家的名節麼？這樣闖進來的，您到底是客人呢，抑是敵人呀？

而且，我料想來，您也許會一想情願地認定我這嚴詞峻拒是婦人家的「撒嬌」罷。「撒嬌」麼，我即是「撒嬌」也不妨，只要我並沒有忘記了嫻靜溫淑，而且只要我一生沒有一點兒不清白。雖然我平日的顏色未嘗凜若冰霜，雖然我未嘗蹙緊了眉頭坐着，(四)然而我的名聲依然潔白無瑕，我平生未嘗有過失足，風流之徒從未得我假以讪笑。因此，我更覺得您的大胆妄想是可怪。我不解您憑什麼來由自以爲您能得我的垂愛。難道因爲那位英雄——那涅普條因的後代，(五)曾經對我行使過強暴，因而遂使您以爲一度被劫的我理當再度被劫麼？如果先前這回事是我被引誘而私奔，那誠然是我的不是；但我既是被強搶走的，我除了蒙垢而外還有什麼不德麼？

(一) 古人極重視地主之誼，凡被妻主人之禮遇者，認爲極不可恕的罪惡。

(二) 古希臘最崇以爲除了自己以外，別的民族都是「蠻族」(Barbarians)，而斯巴達人尤爲驕自自高。

(三) 斯巴達有法令，凡屬「外邦人」，不許在城中居住。

(四) 這是說，海倫在推求何以巴里竟敢大膽向她求愛。她想來是自己的常以笑靨迎人及活潑的嬌態足以引起巴里的誤會而起非分之想，所以她有這樣的自己表白。

(五) 此即指提秀斯(Theus)。提秀斯強搶海倫的故事已見巴里給海倫信中。這裏，海倫又從另一方面推測巴里起「撒嬌」之原因。

然而他的行為並沒得到意想中的報酬；我安然回來，我除了受驚，毫無所損。他的暴力不過使他在我的抗拒的當兒強親了我的嘴，——只其變到親嘴，她所得的還不能再多。這一點兒主要是淫浪如您的人，自然不肯滿足。即是幸蒙神罰默佑，他不是您那樣的男人，他讓我先覺而歸，而他這可敬的品行也就抵消了他的罪惡。不用說，他是後悔，是後悔，是後悔了，然而巴里却要再來一回，巴里大概也要後悔的，然而爲什麼我的名姓沒被揭發事之傳言傳聞談的資料呢？

然而我倒也不生氣，（誰能爲有人相愛而生氣呢？）只要您所傾訴的情意不是假裝出來的。（二）因爲，您的甜言蜜語，我也在懷疑；我並非是天生多疑，也並非是不知道我自己長的多麼嬌媚，只因輕信是婦人家之所以乾虧，而你們男人的嘴巴據說是向來靠不住。然而癡心的婦人有的是，很少的幾個有夫之婦能夠清白自持。爲什麼我的名字應該不列入這少數幾個之中呢，可不是？然而儘管您以爲我的母親是合於您的用意的題目，儘管您以爲依我的母親的榜樣看來光景我也是可以勾引，然而我的母親所以失足的情形顯然不同，她的引誘者是幻化了原形，用羽毛來掩蔽了他的真身。（三）要是我失身於您呀，我將何以自解我的淫罪？我將沒有理由來遮掩我的淫行和「一誤會」？（三）我的母親的失

(一) 從這裏起，海倫的口氣就變了。她就巴里來信的名點來和巴里辯論了，她無形中暗示出她的歌計來。

(二) 在這裏，海倫解釋她的母親是納在那裏而宙斯總算她來「一掛誤」，她不知是宙斯，以爲是真鶴，故不作提防，遂上了當。海倫論她母親辯護說她不暴虐要看看淫行，而是「一種「誤會」。宙斯總算與海倫之母交合而生海倫的故事，已見巴里給海倫的信裏。

(三) 這裏「誤會」二字的用意同上註所解。海倫謂巴里明明是入，而且以人形來求愛，故她所接受之，真是失貞。在這一段裏，詩人假想海倫切勿不受誘惑者，但真操觀念及人言可畏使她強自抑制；她因巴里說她母親有過情人，

身，是情有可原的，而況她的引誘者的身份又使得她的失貞不足為罪，然而我可有什麼宙斯來給我遮蓋？您既然自誇您的「族，您的祖先，以及您的出身的高貴，那就讓我來告訴您，我這裏的上代並不比您家差些。

且不說宙斯是我的阿翁的曾祖，也不必提起坦塔拉斯的兒子比羅普斯一系以至廷達魯斯的光榮的家乘；（一）單說我的母系譜，利達受了鴉的欺騙使我是宙斯的親女，——她，利達，毫不疑心地擁抱那怪異的鳥兒在她懷裏。現在您且細算算您的家譜，您的父親普賴安，以及雷奧麥頓——您的先祖；我自然尊敬他們，可是，在您是極大光榮的宙斯已經是您的高高祖，而在我呢，宙斯却是我的本生父。（二）

雖則我可以相信您的特洛亞的玉圭頗有權威，然而我仍舊覺得斯巴達亦不遜於貴處。即或此邦不及

「有其母必有其女」，故為她母親的行爲發譴，假使自己解脫心中的動搖，然而恰在這裏暴露了她的未嘗不動心。勝以在此是寫了三個初次發覺時的心理的第二步。第一步即此信閉頭第一二三段那種凜然不可犯的勇氣。這些是不可少的緊要部份。

（一）坦塔拉斯 (Tantalus) 是宙斯與女仙 Peleus (Peleus) 所生之子，因而排起輩分來，宙斯是海倫的丈夫的父親的曾祖。關於坦塔拉斯及比羅普斯 (Pelops) 的故事已見巴里給海倫的信。廷達魯斯 (Tyndarus) 是海倫的名義上的父親，因為他是利達的丈夫。廷達魯斯的故事亦已見巴里給海倫的信。這裏，海倫說其家的世系以及她父親（雖然他假充）的家世都不相遜，意謂她夫家及父親的光榮的家乘實已勝過巴里的家世，然而她亦不願引以自重，只就她自己的出身發誓，也比巴里差不了許多。

（二）按照巴里的家世說，宙斯生 Dardanus, Dardanus 生 Erichonius, Erichonius 生 Troas, Troas 生 Ilus, Ilus 生 Laomedon (雷奧麥頓), Laomedon 生普賴安，故巴里應是宙斯的七世孫。但詩人實是說廷達魯斯，與傳說較有不同。

您那裏富庶而人民多，然而您的國家畢竟是「番邦」而已。您的洋洋洒洒的詩函誠然預許了那麼多的酬贈享用，甚至女神們聽了也會心動，然而萬一我願意灑灑春情的話，我所取者不是物而是人。

我若不是東身自愛，不有玷污，亦我就真心相托，絕不爲了您的酬贈。並不是我看不起那些酬贈；凡是從值得垂青的人手裏來的酬贈往往是最願意接受的。但更可念的，是您對於我的愛情，是您的有生之樂繫於我一人，是浩浩海波阻不住您的希冀之心——您——討厭的人啊，您每逢宴會時那種舉動，我也都看在眼里，雖則我假作不理會。您——急色兒，您有時用慾火熊熊的眼睛對住我看呢，您這樣的勾引的眼光使我的眼睛幾乎受不住；有時您歎氣，有時您拿起我剛剛用過的酒杯，就在我嘴唇呷過酒杯口邊上您也喝。呵，記不清有好多多次我留心看到您用您的手指您的眉毛來跟我鬼鬼祟祟！而且記不清多少大我生憎我的丈夫看在我眼裏，多少次我爲了您這些大露痕跡的挑逗而臉紅呢。有多少次我極輕聲的或稍稍曼聲地自言自語道：「這人不要臉！」而我這句話不是冤枉了他的。而且在那餐桌的圓面上，我又曾見過在我的名字底下用酒寫的三個字：「我愛你。」然而那時我還是纔一下眉頭不能相信這回事乎。現在我懂得了，我不能照舊是這個意思。

受了這些的引誘，要是我索性輕狂的話，我應當已經被您勾上手了；我也止不住心頭亂跳萬分。實說，您也是無比的美男子，任何女郎都願投入您的懷裏。寧可使別的女人不蒙醜名而快恨伺。我爲了愛一外邦人而玷污我的清白。學我的樣罷，（一）不得佳入配偶也過着日子；守禮。

的神話，然而

（二）海倫自承她的丈夫非她所完全滿意。在道以下，她不但承認了她的丈夫的人材比一個女子的矛盾的心理。

巴黎的。但她尚思「止於禮」，所以勒巴里自認運氣不好，遲到了一步。

他(一)一向是和陸相處。您猜猜，曾經有過多少的少年郎想望過您所想望，而我可有什麼宙斯來給我邁半步呢。難道只是您，巴里，生得有眼晴？您所見的，未必比別人多些，(二)我這裏的上代並不比別人胆大而已，別人的熱情也不亞於您，只不過您更自信有把握而已。要是在于

的處女身的當兒您坐着您的快船來了，那就多麼好呢。(三)要是那時我在一千人中挑出您的光榮的家，中您應當是坐首位的。(四)那麼我的丈夫亦要佩服我的眼力不錯呢。您來得太遲了，您的快馬擁抱那怪得去，已經被人搶先佔定；您的希望出世得遲，您所找的，已經有了主兒。

况且，即使我願意相從而爲特洛亞的媳婦，可是涅雷阿斯一向待我沒有半點錯處。我懇求您(五)不要再繼續的話語來挑動我的容易感觸的心胸；請您不要傷害您說是您所愛的人。讓我安心定意守着，及運一所指定給我的那一位罷。免了我的白璧有玷的額外的獲得罷。但是您說我是維娜絲許給您的「一拜酬一，您說，在崇高的伊達山的幽谷，三位女神裸體在您的面前，而當她們中的一位許您以王位，又一位許您以勇武得勝，那第三位却對您說：「你可以得廷達魯斯的女兒」妻。一說是天上的女神們會炫耀您相請您評判她們中間那一位最美，這話我就有點難以相信呢，(六)使這是真的；那麼至少其餘的部

(一) 他 指她的丈夫。

(二) 謂別人也和巴里一樣能夠充分認識潘倫的經世的事業。

(三) 據雅典的史家及神話學家 Apollodorus (紀元前第二世紀人) 所記，則潘倫的媳，者有許衆可稽者，共二十九人。Ulysses, Diomedes, Nestor, Telemachus, Odysseus, 以及 Philoctetes 等有名人皆在內。在這裏，詩人寫海倫端力

想證明給巴里看，他是沒有希望的，然而她這努力却正使她的心理的動搖愈顯暴露；詩人主要的是一指出一個理知與感情交戰的人愈要抑制感情然而感情愈不可動搖。同時這就是愈加強壯拒絕男人的進攻，然而愈加增強了男人進攻的決心。

分——說我是您的評判的報酬，太不近情理。我自己對於自己就沒有那麼大的自信自負，以為我在一位女神的眼中算得是極大的報酬。世上人誇揚我的嫵媚，我可以受之無愧，至於說維維娜讚美我，那是會引起於我不利的嫉妬的。然而我也並沒什麼不樂意，我甚至也贊許這些保舉；因為人家既然存心要這麼說，我又何必否認呢？（二）

而您也不要因為我的遲遲地信任而不高興；遲遲的信任就因為給的是一件重要的物事。……說起來呢，那麼，我第一高興的，是維維娜的讚美，其次是我承您看作最大的報酬，您不要帕拉斯和朱諾相許的榮耀，您挑中了海倫的嫵媚，而那時您連海倫的面孔還沒見過呢。那麼，當真在您看來我勝似勇武智謀？我勝似尊貴的王位？要是我還不看重這樣的癡情，那我真是鐵鑄的人兒了。請您相信我，我不是鐵鑄的；然而我無意去戀愛一個幾乎使我無從設想他會變成我自己的男子。我何必白費氣力用彎了犁去耕海邊的沙灘，我何必懷着毫無根據的希望呢？我是不懂得偷情送愛的手段的，我從沒用過手段（神們明鑒）欺騙了我的忠實的丈夫。而現在，我的字寫在唾口的紙上，我的手竟做了一件完全是新鮮的差使。（三）有經驗的人是幸福的！我呢，一個不通世故的人，想起那通姦的路就覺得危險萬分。這害怕之心就不是好兆。甚至此刻我就已經心驚得很，我覺得好像有萬萬千千的眼睛在我身邊偵伺。

（一）在這裏，海倫先想努力自持，故從「命運」上說到三女神競美之說而要排斥愛神把她許給巴里的神話，然而

結果又是愈要擺脫情愛的束縛而束縛更緊。詩人是這樣巧妙地在二層進一層地分析一個女子的心態。

（二）此謂她和男人通信而且是回答情書，還是第一次。

然而我這樣心虛，也不是毫無緣故；我已經聽說外間有了穢褻的流言；而且愛淑拉（一）也會把她的觀察報告我。若要人不知，除非自家不做；流言隨牠去罷。然而幹麼你竟然要在半路裏歇手？（二）你儘可以付之不理。這遊戲文繼續串下去得了，不過要幹得機密呢？（三）眼前我有的是比較大的，然而倘非絕對的「自由」，因為涅雷阿斯不在這裏。他確是出門遠去了，事務逼迫他不能不去。他的突然出門去，是急迫而且合理的（四）。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當他遲疑不決該不該去的時候，我對他說：「路上小心，而且快去快回。」他得了這好兆頭就樂得什麼似的，他吻着我，說：「請你照顧我的財產，我的宮廷，和我的特洛亞客人。」我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而當我竭力忍住了笑，我不能有什麼別的話來回答他，除了「自然啦」這麼一句。（五）

（一）愛淑拉（Adra）是海倫的親信的侍女。這裏由海倫說出了外間「對於巴里和她已有流言，而且宮廷中也在傳播

私語；愛淑拉的「觀察」就其屬於宮廷方面的。詩人設想海倫心中彷彿已久，而且不能自持，故對於流言說不

（二）一笑置之，亦不能憤怒，而反心虛。這裏幾行，海倫好意是對自己說，又好像是對巴里說。詩人以此描寫出一個婦人動情而又胆怯時的錯亂心理。

（三）此句以下是寫海倫情不自禁地在鼓勵巴里要幹就幹了。

（四）「急迫的而且合理的」，是海倫推測她丈夫的突然出門並非因為聽得了「流言」而起疑，而故意設計以試海倫和

巴里。而海倫所以有此推測，因為她知道她丈夫之用門，確爲了迫不及待的正事。關於涅雷阿斯出門的原因，已見巴里給海倫信中的註釋。又有一說，則謂他到克里底島去是因爲（Atrous）的遺產正在那邊分派，而他是應得

一份的。這又從海倫口中證明她丈夫的不無疑，以及海倫的實在「有心」已久。詩人在此是進一步將海倫的心裏露出

來。以上海倫的「自由」還帶點將持，但此處她的忍不住笑出來的自由，却終於「湮」了。詩人寫海倫坐聲在那裏等候機會。

裏等候機會。

他，確是飄海去了，一路順風到克里底去了；然而他不要因此遂以為什麼都可以由您稱心如意。我的丈夫的離開是取了「明鬆暗緊」的態度而離開了的。難道您不知道做國王的人，手臂是厚為的麼？（二）而我的豔名太大也是一個障礙；因為您愈加不離口地稱讚我，則他的疑懼就愈加見得應該了。正前一向是於我有利的豔名，於今却於我有害了；（三）但經我得的報告並不真確。而且您也不要把他的甘言，而留我在這裏和您一淘，視為意外；他是相信得過我的品性和我的無瑕的生活呵。他放心不下的，是我的美貌；然而他放心得下的，是我的道德。我的謹願使他安心，然而我的美麗使他害怕。他勸我不應該錯過這樣天從人願的機會，您勸我應當乘我那沒有疑心的丈夫不在跟前的安全的空兒快樂一會兒；我，何嘗不願呢，只是我害怕。而且我也不大能堅定主意，我的心情搖搖不定。（三）

（一）這是希臘的一句俗語，意即「為國王者，耳目衆多」之意。

（二）此謂海倫之出名的美麗，雖然在許多方面對她有利，但因名聲太大同時亦就增加了人們對她的注意，她的一舉一動都有人在窺伺，而且都有人在私語，因此她惟恐她對於巴里的私情被那些惡意的偵伺者或無所謂的好事者所知，而張揚得不可收拾。

（三）不句的「但願」所得的報告並不真確」與上文說的「而且愛淑拉也曾把您的觀察報告我」相呼應。蓋謂愛淑拉「觀察」得的「報告」，即偵伺而審測海倫的心事的人頗多。海倫想着害怕，故言「但願所得的報告並不真確」。此句根據 Helmsius 的意見，則原文 "adhibe"（搖搖不定）應作 "in hivio"（兩端分馳）。因而全句亦當作「我的心，分向着兩個反對的方向」。他以為這兩個反對的方向就指「守貞」與「縱慾」，言海倫自白她的心一半傾向於保守貞操，而一半則又傾向於接受巴里的誘惑。但 Bormann 則謂應作 "in dubis" 的解釋。蓋因海倫此時所願慮者只是被人發覺，「真操」二字早已丟在腦後。從上文語氣一路看來，似乎 Bormann 的說法更合。

我是丈夫離家去了，而您是單身無侶；我愛您美如玉，而您也愛我豔如花。夜又長，寂寞又難解，而您又逼得那麼緊，（啊！可憐的我呵！）而我們相隔只有一間屋！這一切，這一切，我熬着忍着比死還難受呵；然而我被一種自己也莫明其所以然的害怕之心拉住着。我願想相機使用暴力罷，爲的這可以迫令我放浪。暴力將克制了我的忸怩畏怯。強暴的行動，有時對於受者倒是一種方便（一）。至少，我所沒有膽子給的，我能因被強迫而得。啊！我說了些什麼了！哦，我們既然還是年青，還是讓我們跟越來越旺的情焰掙扎一下罷；熊熊的烈焰澆點兒冷水也就熄滅。（二）外邦人沒有久長的愛；外邦人的愛，飄忽不定，正像他們的行蹤一般。你方癡心希望以爲能比什麼都久長，然而已經沒有了。

喜潑息比利（三）是證人，米諾斯的閨女（四）也是證人；她倆都受了薄倖男兒的欺騙。而您，負心人，您也據說是拋去了多年相愛的綺奴尼。（五）您不必否認；也許您還沒知道，我一直用了最大的關心在詳細聽您的過去。況且，即使您願永遠相愛不變心，您也不能夠；您的弗里其阿的水手已在

（一） 意謂在強暴行爲之下，則女子可以失身之罪贖之以無可奈何，既以自安，亦可減免欠之責言。

（二） 這裏的忽然一轉，許多註釋家都釋爲詩人的傑作。因爲從此處起，海倫忽又不顧，而不顧的原因却是恐怕外邦人的愛不久長；反面就是說她自己是死心塌地愛着巴里的。因而這一反，實際上不是拒，而是反在催促巴里大膽進一步的。在這些地方，可見此一海倫各巴里信一分析婦女的戀愛心理，極爲深刻而細密。

（三） 喜潑息比利（Hyaklype）是 Lemnos 島上的女兒。當那班以金羊毛的英雄們路過這島時，島上全是女人，（所有的男人都被島上的女人殺死了，只有喜潑息比利偷偷地放過了她的父親，）於是那些外來人就與島上的女人戀愛。取金羊毛的領袖英雄 Jason 所愛的就是喜潑息比利。不久，Jason 他們全走了，丟下許多懷孕的女人，喜潑息比利也在內。

（四） 米諾斯（Minos）的閨女就是 Ariadne，當提秀斯到她國中要殺那迷宮中的牛怪 Minotaur 時，Ariadne 暗中相助。但提秀斯和她戀愛過了以後，又將她拋棄在 Naxos。提秀斯的故事已見「巴里與海倫信」的註中。

（五） 綺奴尼（Oenone）是巴里尚在伊達山中爲牧羊者時的妻，本是女仙。綺奴尼事亦見「巴里與海倫」信的註中。

準備歸去。他們就只等一帆順風呢。也許正當我們傳書遞過，在當我們約定了幽會的佳期，而忽然颶風帆鳴就把您吹送回了故鄉呢。在那時，舟行如箭，您這這一時好奇的願情去得遠遠，您的愛早就被海風吹散。

至於聰慧的德恩跟您一同走，跟您到這所那麼誇耀的帽房裏呢？做了偉大的雷奧麥頓的孫媳婦麼？(二)我可不能把那顯赫着我的駭名的世界各處，笑罵付之充耳不聞呢。

斯巴達，請如何批評我。金希羅，全亞細亞的民衆，乃至您自己的特洛亞，對我的批評又將如何？老普賴安，您的父親，請以為我是何等樣的人呢？普賴安的夫人又是怎樣的想法？還有您的弟兄眾呢，——那樣多的弟兄呢？還有達達尼亞(三)的主婦們呢？甚至您自己罷，您想着自己做下的榜樣又如何能夠信得過我不會也欺騙了您呢？每個外邦人都可以進特洛亞的港口，您也要同樣的擔心事呢！那時，就是您也要和我嗔氣，您會常常罵我：「你這偷漢子的賤胚！」那時，您會忘記了我原來是極可誘壞了的！同是這個人，今日引誘我憎惡我不輕狂，異日却要痛罵我的輕狂呢！那時我已不得有個地洞讓我鑽下去，還說什麼享用特洛亞的財富，特洛亞的錦繡，還說什麼您給我的禮物將比您現在允許的還要多，還說什麼貴重的紫衫常賞給我，而且我將有金銀成堆！

請您聽我直說，您的禮物並不如何可貴；而我所寶愛得什麼似的，却都在此地。要是我在弗里其阿受了侮辱，誰給我援手？我何從乞援於兄弟，乞援於父母？那欺詐的耶森，會許米第亞以一切，(四)然

(一) 補加新到特洛亞。巴見「巴里奧海倫」的註中。
(二) 雷奧麥頓巴兒水第亞五節。
(三) 達達尼亞，特洛亞，亦見「巴里奧海倫」。
(四) 米第亞，Cecilia 國生的女兒，因愛慕特洛亞，助他脫離了金希羅，並自願了特洛亞，但後來被耶森殺害。

正因此担心着不得僥倖的那兩位(二)要是心裏不服就會從中破壞。

而且我深信不疑，要是我跟從了您，就要引起戰禍；我們的戀愛的路——啊！——一定得從刀尖下經過。亞特拉西阿(三)的喜坡達邁亞就是曾經逼起拉匹提人和那些森泰烏爾們惡鬥了一場。(三)您以為爲這雷阿斯忍得下那麼正當的一口怒氣麼？您以為我的兩個弟兄，(四)以為廷達魯斯都忍得下麼？雖然您

(一) 即指米諾與帕拉斯二女神。

(二) 亞特拉西阿(Arcadia)是 Theaaly 的一個鎮的名兒，本爲 Panax 的兒子 Antax 所築。因此凡是 Theaaly 的土著亦被稱爲「亞特拉西阿的」。又有一說，則謂亞特拉西阿(亦作亞特拉柴 Arca)原爲 Theaaly 地方一河名，而喜坡達邁亞(Hippodamia)即河神之女。

(三) 拉匹提人(Laetidae)或拉匹提族，爲居於 Theaaly 山中的神話上的民族。他們的國王即德歐中有名的 Pithonius 亦即喜坡達邁亞的丈夫。森泰烏爾(Oceanus)是上半身爲人形而下半身爲馬形的神話人物，他們這一族亦居於 Theaaly 山中，與拉匹提族爲鄰，且此二族爲半兄弟的血統關係。森泰烏爾族在神話中以勇武多技能著稱，有些希臘的傳說的英雄幼年遭難常得森泰烏爾族人收養而教習了本領。拉匹提族和森泰烏爾族的戰爭也是希臘神話中著名事件。據云，拉匹提族之國王 Pithonius 與喜坡達邁亞結婚時，請了神們，英雄們，以及鄰居的森泰烏爾族吃喜酒。不料森泰烏爾族中有名爲 Eurycos 者，見新婦美貌，遂乘醉劫之，擬行強暴，但立即被來賓中的提秀斯所阻，且當場被殺。這件事就激怒了森泰烏爾全族，一場惡戰開始。拉匹提族一方因得提秀斯及 Hercules 之助，打了勝仗，將森泰烏爾族趕到了 Epidaurus 邊界的 Pindus 山中。不久，這場戰禍的引起者，——美貌的喜坡達邁亞謝世，於是 Pithonius 和他的好友提秀斯發野心，要取得一宙斯之女爲妻，提秀斯因劫奪了海倫，(四)此歷見這裏的兩封信中，)而 Pithonius 則擬劫奪冥王之妻 Proserpina，然而失敗，他和提秀斯全被冥王幽禁於地獄下，後得 Hercules 援救，始脫身。

(四) 兩個兄弟是 Castor 和 Pollux，已見「巴里與海倫信」註中。但此兩人中之 Castor 此時已因奪妻而被殺。所以註釋家謂照如上文海倫說「我何從乞援於兄弟」之例只作一人。

高吹法螺，誇耀了您的豪勇的故事，(二)但是您那嬌美的體態就證明了您那些話靠不住。(三)您的身體倒是更適合於維娜絲而不是馬茲。(四)讓那些勇士們去耀武揚威罷；至於您，巴里，您只合永遠做一個偷香竊玉的花花公子。請您所誇讚的海克托(五)代您去打仗罷；至於您，您的用武之地不是戰場，配您獻本領的，另是一回事。如果我不傻，而且稍稍胆大一點，那我就領教您那些本領了；凡是婦人——只要她是知情識趣的，誰也要試試您的本領呢。或者，也許我也將試一試，我將擺脫一切的矜持；將來，過些時，——過些時就得啦。

至於您要求我單獨見您作一次談話，我懂得您這所謂「談話」另有怎樣的目的。可是您太性急了，您的收穫還在剛剛開頭呢，所以我的拒絕大概不至於被認為對於您的願望不友意罷。寫到這裏，我手也酸了，我這封吐露衷情的書信就在這裏為止。餘事悉由我的侍女克利曼尼和愛淑拉居間罷，這兩個，是我的貼身伴侶，也是我的心腹。(五)

(一) 巴里自誇他的勇武已見「巴里給海倫信」。

(二) 言只要看您的體態容貌就知道您沒有勇力。

(三) 維娜絲是愛神，而馬茲是戰神，這是說巴里的拿手本事應是與人戀愛而不是與勇士們打仗。

(四) 海克托(Hector)是巴里的哥哥，為特洛亞第一勇將。

(五) 克利曼尼(Clymene)和愛淑拉(Aethra)後來跟了海倫到特洛亞。又據Hydrius，則係海倫到特洛亞的二侍女，則一為愛淑拉，另一為Hylas，非克利曼尼。而且說是本來亦係什麼國王的妻，被海倫的哥哥擄來為奴，「後來了」

海倫的。

記雜·簡書·憶回

著作者：腦威·別倫·別爾生等
翻譯者：茅盾

印行者：學藝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七十三號內

印數：一——三〇〇〇冊

出版期：三十三年十二月

定價：每冊國幣一百四十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臘威·別倫·別爾生等著 茅盾譯

回憶·書簡·雜記

定價每冊 \$ 140.00

裝 幀： 曹 筠



腦威·別倫·別爾生等著 茅盾譯

回憶·書簡·雜記

定價每冊 \$ 140.00

裝 幀： 曹 筠
